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1n0024

起世經

隋　闍那崛多等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　閻浮洲品
  - 2　鬱單越洲品
  - 3　轉輪聖王品
  - 4　地獄品
    - 1
    - 2
    - 3
  - 5　諸龍金翅鳥品
  - 6　阿修羅品
  - 7　四天王品
  - 8　三十三天品
    - 1
    - 2
  - 9　鬥戰品
  - 10　劫住品
  - 11　世住品
  - 12　最勝品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  - 004
  - 005
  - 006
  - 007
  - 008
  - 009
  - 010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4 [No. 1(30), Nos. 23, 25]
起世經卷第一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

閻浮洲品第一

如是我聞：
一時，婆伽婆在舍婆提城迦利羅石室。時，諸比丘食後皆集常說法堂。一時坐已，各各生念，便共議言：「是諸長老，未曾有也。今此世間，眾生所居國土天地，云何成立？云何散壞？云何壞已而復成立？云何立已而得安住？」
爾時，世尊獨在靜室，天耳徹聽，清淨過人。聞諸比丘食後皆集常說法堂，共作如是希有言論。世尊聞已，晡時出禪，從石室起，往法堂上，在諸比丘大眾之前，依常敷座，儼然端坐。於是世尊知而故問：「汝等比丘！於此集坐，向來議論有何所說？」
時，諸比丘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！我等比丘，於此法堂，食後共集。大眾詳議作如是言：『是諸長老，未曾有也。云何世間如是成立？云何世間如是散壞？云何世間壞已復立？云何世間立已安住？』大德世尊！我等向來集坐言論，正議斯事。」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諸比丘！乃能如是，如法信行。諸善男子！汝以信故，捨家出家。汝等若能共集一處，作如是等如法語者，不可思議。汝等比丘！若集坐時，應當修此二種法行，各為己業，不生怠慢，所謂論說法義及聖默然。若能爾者，汝等當聽如來所說如是之義，世間成立，世間散壞，世間壞已而復成立，世間立已而得安住。」
時，諸比丘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！今正是時。修伽多！今正是時。若佛世尊，為諸比丘說此義者，我諸比丘聞世尊說，當如是持。」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汝等比丘，諦聽，諦聽。善思念之，我當為汝次第演說。」時，諸比丘同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願樂欲聞。」
佛言：「比丘！如一日月所行之處照四天下，如是等類，四天世界有千日月所照之處，此則名為一千世界。諸比丘！千世界中，千月千日千須彌山王，四千小洲、四千大洲、四千小海、四千大海、四千龍種姓、四千大龍種姓、四千金翅鳥種姓、四千大金翅鳥種姓、四千惡道處種姓、四千大惡道處種姓、四千小王、四千大王，七千種種大樹，八千種種大山，十千種種大泥犁，千閻摩王、千閻浮

洲、千瞿陀尼、千弗婆提、千欝單越、千四天王天、千三十三天、千夜摩天、千兜率陀天、千化樂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、千摩羅天、千梵世天。諸比丘！於梵世中，有一梵王，威力最強，無能降伏，統攝千梵自在王領，云：『我能作能化能幻。』云：『我如父。』於諸事中，自作如是憍大語已，即生我慢。如來不爾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世間，各隨業力，現起成立。諸比丘！此千世界，猶如周羅(周羅者隋言髻)，名小千世界。諸比丘！爾所周羅一千世界，是名第二中千世界。諸比丘！如此第二中千世界以為一數，復滿千界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。諸比丘！此三千大千世界同時成立，同時成已而復散壞，同時壞已而復還立，同時立已而得安住。如是世界，周遍燒已，名為散壞。周遍起已，名為成立。周遍住已，名為安住。是為無畏一佛剎土，眾生所居。

「諸比丘！今此大地，厚四十八萬由旬，周闊無量。如是大地，住於水上，水住風上，風依虛空。諸比丘！此大地下，所有水聚，厚六十萬由旬，周闊無量。彼水聚下，所有風聚，厚三十六萬由旬，周闊無量。諸比丘！此大海水，最極深處，深八萬四千由旬，周闊無量。諸比丘！須彌山王，下入海水，八萬四千由旬，上出海水，亦八萬四千由旬。須彌山王，其底平正，下根連住大金輪上。諸比丘！須彌山王，在大海中，下狹上闊，漸漸寬大，端直不曲，大身牢固，佳妙殊特，最勝可觀，四寶合成，所謂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。須彌山上，生種種樹，其樹鬱茂，出種種香，其香遠熏，遍滿諸山，多眾聖賢，最大威德，勝妙天神之所止住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王，上分有峯，四面挺出，曲臨海上，各高七百由旬，殊妙可愛，七寶合成，所謂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、真珠、車璩、瑪瑙之所莊挍。諸比丘！須彌山下，別有三級，諸神住處。其最下級，縱廣正等，六十由旬，七重牆院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復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端嚴可愛，其樹皆以金銀琉璃頗梨赤珠車璩瑪瑙七寶所成。一一牆院，各有四門，於一一門，有諸壘堞重閣、輦軒却敵樓櫓、臺殿房廊、苑園池沼，具足莊嚴。一一池中，竝出妙華，散眾香氣。有諸樹林，種種莖葉，種種花果悉皆具足，亦出種種殊妙香氣。復有諸鳥，各出妙音，鳴聲間雜，和雅清暢。其第二級，縱廣正等，四十由旬，七重牆院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多羅行樹亦有七重，周匝齊平，端嚴可愛，亦為七寶，金銀琉璃頗梨赤珠車璩瑪瑙之所挍飾。所有莊嚴，門觀樓閣臺殿、園池果樹眾鳥，皆悉具足。其最上級，縱廣正等，二十由旬，七重牆院，乃至諸鳥，各出妙音，莫不具足。諸比丘！於下級中，有夜叉住，名曰鉢手；第二級中，有夜叉住，名曰持鬘；於上級中，有夜叉住，名曰常醉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半，高四萬二千由旬，有四大天王所居宮殿；須彌山上，有三十三天宮殿，帝釋所居；三十三天已上一倍，有夜摩諸天所居宮殿；夜摩天上，又更一倍，有兜率陀天所居宮殿；兜率天上，又更一倍，有化樂諸天所居宮殿；化樂天上，又更一倍，有他化自在諸天宮殿；他化天上，又更一倍，有梵身諸天所居宮殿；他化天上，梵身天下，於其中間，有摩羅波旬諸天宮殿；倍梵身上，有光音天；倍光音上，有遍淨天；倍遍淨上，有廣果天；倍廣果上，有不麤天；廣果天上，不麤天下；其間別有諸天宮殿所居之處，名無想眾生；倍不麤上，有不惱天；倍不惱上，有善見天；倍善見上，有善現天；倍善現上，有阿迦尼吒諸天宮殿。諸比丘！阿迦尼吒已上，更有諸天，名無邊空處、無邊識處、無所有處、非想非非想處，此等皆名諸天住處。諸比丘！如是處所，如是界分，眾生居住；是諸眾生，若來若去，若生若滅，邊際所極。此世界中，所有眾生，有生老死，墮在如是生道中住，至此不過，是名娑婆世界無畏剎土。諸餘十方一切世界，亦復如是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王，北面有洲，名欝單越，其地縱廣，十千由旬，四方正等，彼洲人面，還似地形。諸比丘！須彌山王，東面有洲，名弗婆提，其地縱廣，九千由旬，圓如滿月，彼洲人面，還似地形。諸比丘！須彌山王，西面有洲，名瞿陀尼，其地縱廣，八千由旬，形如半月，彼洲人面，還似地形。諸比丘！須彌山王，南面有洲，名閻浮提，其地縱廣，七千由旬，北闊南狹，如婆羅門車，其中人面，還似地形。諸比丘！須彌山王北面，天金所成，照欝單越洲。東面天銀所成，照弗婆提洲。西面天頗梨所成，照瞿陀尼洲。南面天青琉璃所成，照閻浮提洲。

「諸比丘！欝單越洲，有一大樹，名菴婆羅，其本縱廣有七由旬，下入於地二十一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葉垂覆五十由旬。諸比丘！弗婆提洲，有一大樹，名迦曇婆，其本縱廣亦七由旬，下入於地二十一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葉垂覆五十由旬。諸比丘！瞿陀尼洲有一大樹，名鎮頭迦，其本縱廣亦七由旬，乃至枝葉垂覆五十由旬。於彼樹下，有一石牛，高一由旬，以此因緣，名瞿陀尼(隋言牛施)。諸比丘！此閻浮洲，有一大樹，名曰閻浮，其本縱廣亦七由旬，乃至枝葉垂覆五十由旬。於此樹下，有閻浮那檀金聚，高二十由旬，以此勝金出閻浮樹下，是故名為閻浮那檀，閻浮那檀金者，因此得名。諸比丘！諸龍金翅所居之處，有一大樹，名曰拘吒賒摩利，其本縱廣亦七由旬，乃至枝葉垂覆五十由旬。諸比丘！阿修羅處，有一大樹，名善晝華，其本縱廣亦七由旬，乃至枝葉垂覆五十由旬。諸比丘！三十三天、有一大樹，名曰天遊，其本縱廣亦七由旬，下入於地二十一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葉垂覆五十由旬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下，次復有山，名佉提羅，高四萬二千由旬，上闊亦爾，端嚴可愛，七寶合成，所謂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車璩瑪瑙。諸比丘！其須彌山、佉提羅山二山之間，闊八萬四千由旬，周匝無量優鉢羅華、鉢頭摩華、拘牟陀華、奔茶利迦華等，諸妙香物，遍覆水上。諸比丘！佉提羅外有山，名曰伊沙陀羅，高二萬一千由旬，上闊亦爾，端嚴可愛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佉提羅山、伊沙陀羅二山之間，闊四萬二千由旬，周匝無量優鉢羅華、鉢頭摩華、拘牟陀華、奔茶利迦華等，諸妙香物，遍覆水上。伊沙陀羅山外有山，名曰遊乾陀羅，高一萬二千由旬，上闊亦爾，端嚴可愛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伊沙陀羅、遊乾陀羅二山之間，闊二萬一千由旬，周匝無量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茶利迦花等，諸妙香物，遍覆諸水。遊乾陀羅山外有山，名曰善見，高六千由旬，上闊亦爾，端嚴可愛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遊乾陀羅，與善見山，中間相去一萬二千由旬，周匝無量優鉢羅華、鉢頭摩華、拘牟陀華、奔茶利迦華等，諸妙香物，遍覆諸水。善見山外有山，名曰馬半頭，高三千由旬，上闊亦爾，端嚴可愛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其善見山，與馬半頭，二山之間闊六千由旬，周匝無量優鉢羅華、鉢頭摩華、拘牟陀華、奔茶利迦華等，諸妙香物，遍諸水上。馬半頭外有山，名曰尼民陀羅，高一千二百由旬，上闊亦爾，端嚴可愛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其馬半頭、尼民陀羅二山之間，闊二千四百由旬，周匝無量優鉢羅華、鉢頭摩華、拘牟陀華、奔茶利迦華等，諸妙香物，遍覆於水。尼民陀羅山外有山，名毘那耶迦，高六百由旬，上闊亦爾，端嚴可愛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尼民陀羅、毘那耶迦二山之間，闊一千二百由旬，周匝無量四種雜華，乃至諸妙香物，遍覆諸水。毘那耶迦山外有山，名斫迦羅(隋言輪圓，即是鐵圍山也)，高三百由旬，上闊亦爾，端嚴可愛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毘那耶迦，及斫迦羅，二山之間，闊六百由旬，周匝無量四種雜花，及諸妙香物，遍覆於水。去斫迦羅山其間不遠，亦有空地，青草遍布，即是大海。於大海北，有大樹王，名曰閻浮樹，身周圍有七由旬，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，高百由旬，乃至枝葉，四面垂覆五十由旬，邊有空地，青草遍布。次有菴婆羅樹林、閻浮樹林、多羅樹林、那多樹林，亦各縱廣五十由旬，間有空地，生諸青草。次有男名樹林、女名樹林、刪陀那林、真陀那林，亦各縱廣五十由旬，邊有空地，青草彌覆。次有呵梨勒果林、鞞醯勒果林、阿摩勒果林、菴婆羅多迦果林，亦各縱廣五十由旬，邊有空地，青草彌覆。次有可殊羅樹林、毘羅果林、婆那婆果林、石榴果林，亦各縱廣五十由旬，邊有空地，青草彌覆。次有烏勃樹林、柰樹林、甘蔗林、細竹林、大竹林，亦各縱廣五十由旬，邊有空地，青草彌

覆。次有荻林、葦林、割羅林、大割羅林，迦奢文陀林，亦各縱廣五十由旬，邊有空地，青草彌覆。次有阿提目多迦華林、瞻波華林、波吒羅華林、薔薇華林，亦各縱廣五十由旬，邊有空地，青草遍覆。復有諸池，優鉢羅華、鉢頭摩華、拘牟陀華、奔荼利迦華等，彌覆池上。復有諸池，毒蛇充滿，亦各縱廣五十由旬，間有空地，青草遍覆。次復有海，名烏禪那迦，闊十二由旬。其水清冷，味甚甘美，輕軟澄淨。七重砌壘、七寶間錯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外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殊妙端嚴，以瑪瑙等七寶莊飾。周遍四方，有諸階道，悉皆端嚴，亦以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車璩瑪瑙等之所合成。復有無量優鉢羅華、鉢頭摩華、拘牟陀華、奔荼利迦華等，遍覆水上，其華火色，即現火光；有金色者，即現金光；有青色者，即現青光；有赤色者，即現赤光；有白色者，即現白光；婆無陀色，現婆無陀光。華如車輪，根如車軸，其根出汁，色白如乳，味甘若蜜。

「諸比丘！烏禪那迦海中，有轉輪聖王所行之道，亦闊十二由旬。閻浮提中，轉輪聖王出現世時，此中海道，自然涌現，與水齊平。諸比丘！次烏禪那迦海有山，名曰烏承伽羅。諸比丘！此烏承伽羅山，莊嚴端正，殊妙可觀，一切樹、一切葉、一切華、一切果、一切香，種種草、種種鳥獸，但是世間所出之物，於彼山中，無不悉備。諸比丘！烏承伽羅山，如是端正，殊妙可觀，汝等應當善持此也。

「諸比丘！次復有山，名曰金脇。於此山中，有八萬窟，有八萬龍象在中居住，竝皆白色，如拘牟陀華，七支拄地，悉有神通，乘空而行。其頂赤色，似因陀羅瞿波迦蟲，六牙具足，其牙纖利，雜色金填。諸比丘！過金脇已，即有雪山，高五百由旬，闊厚亦爾。其山殊妙，四寶所成，謂金銀琉璃頗梨。其山四面，有四金峯挺出山外，各高二十由旬。復有高峯，眾寶間雜，迥然秀出，高百由旬。於山頂上有池，名曰阿耨達多，阿耨達多龍王，在中居住。其池縱廣五十由旬，其水涼冷，味甘輕美，清淨不濁。七重塼壘、七重板砌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周匝圍遶，端嚴殊妙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復有諸華，優鉢羅華、鉢頭摩華、拘牟陀華、奔荼利迦華，其華雜色青黃赤白，大如車輪，下有藕根，麤如車軸，汁白如乳，味甘如蜜。諸比丘！此阿耨達多池中，有阿耨達多龍王宮，其殿五柱，殊妙可愛。阿耨達多龍王與其眷屬，在中遊戲，受天五欲，快樂自在。

「諸比丘！阿耨達多池東有恒伽河，從象口出，與五百河俱流入東海。阿耨達多池南有辛頭河，從牛口出，與五百河俱流入南海。阿

耨達多池西有薄叉河，從馬口出，與五百河俱流入西海。阿耨達多池北有斯陀河，從師子口出，與五百河俱流入北海。

「諸比丘！以何因緣，此龍名為阿耨達多？諸比丘！有三因緣。何等為三？諸比丘！閻浮洲中有諸龍住處，唯除阿耨達多龍王，其餘諸龍受快樂時，便有熱沙墮其身上，諸龍爾時即失天形，現蛇形相。諸龍時時受斯等苦，阿耨達多龍王無如此事，是名第一因緣。諸比丘！閻浮洲中，除阿耨達多龍王，其餘諸龍遊戲樂時，有熱風來吹其身體，即失天形，現蛇形相，有如是苦。阿耨達多龍王，無如此事，是名第二因緣。諸比丘！閻浮洲中所有諸龍遊戲樂時，金翅鳥王飛入其宮，諸龍既見金翅鳥王，心生恐怖，以恐怖故，即失天形，現蛇形相，具受眾苦。阿耨達多龍王，無如此事。若金翅鳥王，生如是心：『我今欲入阿耨達多龍王宮內。』彼金翅鳥，以報劣故，即自受苦，永不能入阿耨達多龍王宮殿。諸比丘！此是第三因緣。是故說名阿耨達多。

「諸比丘！雪山南面，不遠有城，名毘舍離。毘舍離北，有七黑山，七黑山北，有香山。於香山中，有無量無邊緊那羅住，常有歌舞音樂之聲。其山多有種種諸樹，其樹各出種種香熏，大威德神之所居止。諸比丘！彼香山中有二寶窟，一名雜色、二名善雜色，殊妙可愛，乃至瑪瑙七寶所成，各皆縱廣五十由旬，柔軟滑澤，觸之猶若迦旃連提迦衣。諸比丘！有一乾闥婆王，名無比喻，與五百緊那羅女，在雜色、善雜色二窟中住，具受五欲，娛樂遊戲，行住坐起。諸比丘！二窟之北，有大娑羅樹王，名為善住，別有八千娑羅樹林，周匝圍遶。彼善住娑羅林下，有一龍象，亦名善住，遊止其中。色甚鮮白，如拘牟陀華，七支拄地，騰空而行，頂骨隆高，如因陀羅瞿波迦蟲。其頭赤色，具足六牙，其牙纖利，金沙廁填。復有八千諸餘龍象，以為眷屬，其色悉白，如拘牟陀華，七支拄地，乃至悉以金填其牙。於善住娑羅林北，為善住大龍象王出生一池，名曼陀吉尼，縱廣正等五十由旬，其水涼冷，甘美澄清無諸濁穢，乃至藕根大如車軸，破之汁出，色白如乳，味甘若蜜。諸比丘！曼陀吉尼池側，周匝更有八千諸池，四面圍遶，一一皆如曼陀吉尼，無有異也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住龍象王，意若欲入曼陀吉尼池中遊戲之時，即念八千龍象眷屬。時，彼八千諸龍象等，亦起是心：『善住象王心念我等，今者當往善住王處。』諸象到已，皆在善住龍象王前，低頭而立。爾時，善住大龍象王知諸象集，即便發引，向曼陀吉尼池。八千龍象，前後圍遶隨從而行。善住象王從容安步，諸龍象中，有持白蓋覆其上者；有以鼻持白摩尼拂拂其背者；有諸樂神，歌舞作倡，在前引導。爾時，善住大龍象王到已便入曼陀吉尼池，出沒洗

浴，歡娛遊戲，從心適意，受諸快樂。中有龍象洗其鼻者，或有龍象磨其牙者、或有龍象揩其耳者、或有龍象灌其頭者、或有龍象淋其背者、或有龍象摩其脇者、或有龍象洗其髀者、或有龍象洗其足者、或有龍象浴其尾者；或有龍象拔取藕根淨洗鼻擎內其口者；或有龍象，拔優鉢羅華、鉢頭摩華、拘牟陀華、奔荼利迦華等，繫於善住象王頭者。

「爾時，善住大龍象王，於曼陀吉尼池中，恣意洗浴，遊戲歡娛，自在受樂，噉諸龍象所奉藕根，頭上莊飾優鉢羅等種種雜華。是事訖已，從彼池出，上岸停住。八千龍象，然後散入八千池中，隨意洗浴，遊戲自在受快樂已，各食藕根，食竟亦以優鉢羅等種種雜華，繫其頭上，用自莊嚴，復共集會善住王所，四面圍遶，恭敬而住。爾時，善住大龍象王，與彼八千諸龍象等，前後導從，還詣善住娑羅樹林所。象王行時，諸龍象等，或擎白蓋，或執白拂，隨從如前，諸神作樂，導引亦爾。爾時，善住大龍象王，到善住娑羅大林已，在樹王下，隨意臥起受諸安樂，八千龍象亦各詣彼八千樹下，行住臥起自在安樂。於彼林中有娑羅樹，其本或復周圍六尋，有娑羅樹，其本或復周圍七尋八尋九尋十尋，有娑羅樹其本周圍十二尋者，唯此善住娑羅樹王，其本周圍十有六尋。彼八千娑羅樹林之中，若有萎黃及所落葉，即有風來，吹令外出，不穢其林；八千龍象，所有便利穢汙之物，有諸夜叉隨掃擲棄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提中，有轉輪聖王出現世時，八千象中一最小者，日日晨旦至輪王前供給承事，調善象寶因此得名。彼善住大龍象王，每十五日晨旦，往詣天帝釋所，在前住立，承奉駈使。諸比丘！善住象王有此神通，有此威德，雖復生於象畜之中，然是龍輩，乃有如是大威神力。汝等比丘，應當念持。

起世經欝單越洲品第二之一

「諸比丘！欝單越洲有無量山，彼諸山中，有種種樹，其樹欝茂，出種種香，其香普熏，遍彼洲處。生種種草，皆紺青色，右旋宛轉，如孔雀毛，香氣猶如婆師迦華，觸之柔軟，如迦旃連提迦衣，長齊四指，下足則偃，舉足還復。別有種種雜色果樹，樹有種種莖葉華果，出種種香，其香普熏。種種諸鳥，各各自鳴，其聲和雅，其音微妙。彼諸山中，有種種河，百道流散，平順向下，漸漸安行，不緩不急，無有波浪；其岸不深，平淺易涉，其水清澄，眾華覆上，闊半由旬，水流遍滿。諸河兩岸，有種種林，隨水而生，枝葉映覆，種種香華，種種雜果，青草彌布，眾鳥和鳴。又彼河岸，

有諸妙船，雜色莊嚴，殊妙可愛，並是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車璩瑪瑙等，七寶所成。

「諸比丘！欝單越洲，其地平正，無諸荊棘、深邃稠林、坑坎屏廁、糞穢不淨、礓石瓦礫，純是金銀，不寒不熱，時節調和；地常潤澤，青草彌覆，諸雜林樹，枝葉恒榮，華果成就。諸比丘！欝單越洲，復有樹林，名曰安住，其樹皆高六拘盧奢(一拘盧奢五里)，葉密重布，次第相接，如草覆屋，雨滴不漏，彼諸人等，樹下居住。有諸香樹，亦高六拘盧奢，或復有高五拘盧奢，四三二一拘盧奢者，其最小樹，高半拘盧奢，悉有種種枝葉華果，此諸樹上，隨心流出種種香氣。復有劫波娑樹，亦高六拘盧奢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奢，如是最小，半拘盧奢，悉有種種枝葉華果，從其果邊自然而出種種雜衣，懸置樹間。復有種種瓔珞之樹，其樹亦高六拘盧奢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奢者，如是最小半拘盧奢，悉有種種枝葉華果，從其果邊，隨心流出種種瓔珞，懸垂而住。復有鬘樹，其樹亦高六拘盧奢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奢者，如是最小半拘盧奢，亦有種種枝葉華果，從其果邊，隨心而出種種鬘形，懸著於樹。復有器樹，其樹亦高六拘盧奢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奢者，如是最小半拘盧奢，亦有種種枝葉華果，從其果邊，隨心而出種種器形，懸著於樹。復有種種眾雜果樹，其樹亦高六拘盧奢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奢，如是最小半拘盧奢，皆有種種枝葉華果，從其樹枝，隨心而出種種眾果，在於樹上。又有樂樹，其樹亦高六拘盧奢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奢者，如是最小半拘盧奢，亦有種種枝葉華果，從其果邊，隨心而出種種樂器，懸在樹間。其地又有自然杭米，不藉耕種，鮮潔白淨，無有皮糠。欲熟食時，別有諸果，名曰敦持，用作鎗釜，燒以火珠，不假薪炭，自然出焰，隨意所欲，熟諸飲食；食既熟已，珠焰乃息。

「諸比丘！欝單越洲，周匝四面有四池水，其池皆名阿耨達多，並各縱廣五十由旬，其水涼冷，柔軟甘輕，香潔不濁。七重塼壘、七重板砌、七重欄楯，周匝圍繞，七重鈴網周匝懸垂；復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四面周圍，雜色可愛，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車璩瑪瑙等，七寶所成。於池四方各有階道，一一階道亦七寶成，雜色綺錯；復有諸華，優鉢羅花，鉢頭摩華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等，青黃赤白，及縹碧色，一一花量，大如車輪，香氣氛氳微妙最勝；復有諸藕，大如車軸，破之汁出，其色如乳，食之甘美，其味如蜜。

「諸比丘！阿耨達多池之四面，有四大河，闊一由旬，雜華彌覆，其水平順，直流無曲，不急不緩，無有波浪，奔逸衝擊，其岸不高，平淺易入。諸河兩岸，有種種林，交柯映覆，出眾妙香。有種種草生於其側，色青柔軟，宛轉右旋，略說乃至，高齊四指，下足

隨下，舉足還復；亦有諸鳥出種種聲。於河兩岸又有諸船，雜色可樂，乃至車璩瑪瑙等七寶之所合成，觸之柔軟，如迦旃隣提迦衣。「諸比丘！欝單越洲，恒於半夜，從阿耨達多四池之中，起大密雲，周匝遍布，欝單越洲及諸山海，悉彌覆已，然後乃雨，八功德水，如搆牛乳頃，雨深四指，當下之處，即沒地中，更不滂流。還於半夜，雨止雲除，虛空清淨，從海起風，吹此甘澤，清涼柔軟，觸之安樂，潤彼欝單越洲，普令調適肥膩滋濃。如巧鬘師及鬘師弟子作鬘既成，以水灑散，彼鬘被灑，光澤鮮明。諸比丘！欝單越洲，其地恒潤，悅澤光膩，亦復如是，常如有人以酥油塗。諸比丘！欝單越洲，復有一池，名曰善現，其池縱廣一百由旬，涼冷柔軟，清淨無濁，七寶塼砌，乃至藕根味甘如蜜。諸比丘！善現池東，復有一苑，亦名善現，其苑縱廣一百由旬，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多羅行樹亦有七重，周匝圍繞，雜色可樂，乃至悉是車璩瑪瑙七寶所成。一一方面，各有諸門，於一一門悉有却敵，雜色可樂，亦是金銀琉璃、珊瑚赤珠、車璩瑪瑙等七寶所成。諸比丘！彼善現苑，平正端嚴，無諸荊棘、丘陵坑坎、礓石瓦礫，及屏廁等諸雜穢物，唯多金銀種種異寶；節氣調和，不寒不熱；常有泉流四面彌滿，樹葉敷榮，華果成就。有種種香，隨風芬馥；復有種種異類眾鳥，常出妙聲，和雅清暢；有草青色，右旋宛轉，柔軟細滑，如孔雀毛，香氣皆似婆利師華，觸之如觸迦旃隣提迦衣，以足蹈之，隨足上下；復有諸樹，其樹各有種種根莖華葉果實，咸出眾香，普熏彼地。諸比丘！善現苑中，亦有樹林，名為安住，樹並舉高六拘盧奢，葉密重布，雨滴不下，更相鱗次，如草覆舍，諸人於下居住止宿；復有香樹、劫波娑樹、瓔樹、鬘樹、器樹、果樹，又有自然杭米熟飯，清淨美妙。諸比丘！彼善現苑，無我無主，亦無守護，欝單越人欲入此苑，自在遊戲，受諸樂時，於其四門，隨意所趣，入彼苑已遊戲澡浴，恣情受樂，欲去即去欲留即留，隨心自在。

「諸比丘！為欝單越人故，於善現池南復有一苑，名曰普賢，其苑縱廣一百由旬，七重欄楯，周匝圍繞，乃至熟飯清淨美妙。諸比丘！此普賢苑亦無守護，欝單越人，若欲須入普賢苑中澡浴遊戲受快樂時，從其四門隨意而入，入已澡浴遊戲受樂，既受樂已，欲去即去欲留即留。

「諸比丘！為欝單越人故，善現池西復有一苑，名曰善華，其苑縱廣一百由旬，七重欄楯周匝圍繞，略說乃至，如善現苑等無有異，亦復無有守護之者。欝單越人若欲須入善華苑中澡浴遊戲受快樂時，從其四門隨意而入，入已澡浴遊戲受樂，既受樂已，欲去即去欲留即留。

「諸比丘！為鬱單越人故，於善現池北復有一苑，名曰喜樂，縱廣正等一百由旬，乃至無有守護之者。鬱單越人若欲須入喜樂苑中澡浴遊戲受快樂時，從其四門隨意而入，入已澡浴遊戲受樂，既受樂已，欲去即去欲留即留，略說如前善現苑等。

「諸比丘！為鬱單越人故，於善現池東接善現苑，其間有河，名易入道，漸次下流，無有波浪，不緩不急，雜華遍覆，闊二由旬半。諸比丘！易入道河，於兩岸上有種種樹，枝葉映覆，出種種香，普熏其處，生種種草，略說乃至觸之柔軟，如迦旃隣提迦衣，高齊四指，以足蹈之，隨足上下或舉或伏；又有種種雜色果樹，枝葉華果，悉皆具足；亦有種種香氣普熏；種種異鳥各各和鳴。其河兩岸有諸妙船，雜色可樂，七寶所成，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車璩瑪瑙等，莊嚴挍飾。

「諸比丘！為鬱單越人故，於善現池南有一大河，名曰善體，漸次下流，略說皆如易入道河。此處所有種種樹林，與彼無異，乃至諸船，雜色所成，柔軟猶若迦旃隣提迦衣。諸比丘！於善現池西，為鬱單越人故，有一大河，名曰等車，乃至略說，漸次而下。諸比丘！於善現池北，為鬱單越人故，有一大河，名曰威主，漸次而下，略說乃至兩岸有船，七寶莊飾，柔軟猶若迦旃隣提迦衣。此中有鬱陀那偈：

「『善現普賢等，　善華及喜樂，
易入并善體，　等車威主河。』

「諸比丘！鬱單越人，若欲入彼易入道河、善體、等車、威主等河，澡浴遊戲受諸樂時，即皆至彼河之兩岸，脫其衣裳，置於岸側，各坐諸船，乘至水中，澡浴身體，遊戲受樂。既澡浴已，隨有何人在前出者，即取上衣著已而去，亦不求覓所服本衣。何以故？鬱單越人無我我所、無守護故。是諸人等，又復往詣眾香樹下，到樹下已，其樹自然低枝垂屈，為彼諸人出眾妙香，令其自手攀擘得及。彼人於樹取種種香，用塗身已，復各往詣劫波娑樹，到已其樹亦復如前低枝垂下，出種種衣，令彼諸人手所擘及。彼人於樹復取種種上妙衣服，著已而去，轉更往詣瓔珞樹下，既到彼已，瓔珞樹枝亦皆垂屈，為彼諸人流出種種上妙瓔珞，手所擘及。彼人於樹牽取種種瓔珞之具，繫著身已，更轉往詣諸鬘樹下，既到樹已，鬘樹自然為彼諸人垂枝下曲，流出種種上妙寶鬘，令彼人等手所擘及；便於樹枝取諸妙鬘，繫頭上已，轉更往詣諸器物樹，既到樹已，器樹自然枝亦垂下，令其手及，隨意所欲取彼器已，持詣果樹。時彼果樹，亦為諸人枝垂下曲，出生種種勝妙甘果，令手擘及，彼人於

樹，隨心所欲取其熟果適意食之，於中或有搦取其汁，器盛而飲。食飲既訖，乃復往詣音樂樹林，到彼林已，為諸人故，音樂樹枝亦皆垂下，為出種種音樂之器，手所擎及。彼人於樹，各隨所須取眾樂器，其形殊妙其音和雅，取已抱持，東西遊戲，欲彈則彈，欲舞則舞，欲歌則歌，隨情所樂，受種種樂。其事訖已，各隨所好，或去或留。」

起世經卷第一

此經，宋藏題為起世因本經，闍那崛多譯，却之為後經，編入取函，丹藏題為起世經，進之為前經。今檢《開元錄》，丹藏為正，故今題中除因本二字，進之為澄函焉。

起世經卷第二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

鬱單越洲品第二之餘

「諸比丘！鬱單越人，髮紺青色，長齊八指，人皆一類，一形一色，無別形色可知其異。諸比丘！鬱單越人，悉有衣服，無有裸形及半露者，親疎平等無所適莫，齒皆齊密，不缺不疎，美妙淨潔，色白如珂，鮮明可愛。諸比丘！鬱單越人，若有飢渴須飲食時，便自收取，不耕不種，自然粳米，清淨鮮白，無有糠糂，取已盛置敦持果中，復取火珠，置敦持下，眾生福力，火珠應時，忽然出焰，飲食熟已，焰還自滅。彼人得飯欲食之時，施設器物，就座而坐。爾時，若有四方人來，欲共同食，即為諸人具設飯食，飯終不盡，乃至食人，坐食未竟，所設之飯器常盈滿。彼人食此無有糠糂自然粳米成熟飯時，清淨香美，眾味備具，不須羹臛，其飯形色，猶若諸天蘇陀之味，又如華叢潔白鮮明。彼人食已，身分充盈無減無缺，湛然不改無老無變，是食乃至資益彼人，色力安辯無不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鬱單越人，若於女人生染著時，隨心所愛，迴目觀視，彼女知情即來隨逐，其人將行至於樹下，所將之女，若是此人母姨姊妹親戚類者，樹枝如本不為下垂，其葉應時萎黃枯落，不相覆苫，不出華果，亦不為出牀敷臥具。若非母姨姊妹等者，樹即低枝垂條覆蔭，柯葉鬱茂，華果鮮榮，亦為彼人出百千種牀敷臥具，便共相將入於樹下，隨意所為歡娛受樂。

「諸比丘！鬱單越人，住於母胎，唯經七日，至第八日即便產生。其母產訖，隨所生子若男若女，皆將置於四衢道中，捨之而去。於彼道上東西南北行人往來，見此男女心生憐念，為養育故，各以手指內其口中，於彼指端，自然流出上妙甘乳，飲彼男女，令得全活。如是飲乳，經於七日，彼諸男女還自成就一色類身，與彼舊人形量無異，男還逐男，女還逐女，各依伴侶相隨而去。

「諸比丘！鬱單越人壽命一定，無有中夭，命若終時，皆得上生。何因緣故，鬱單越人得此定壽，命終已後皆復上生？諸比丘！世或有人，專事殺生、偷盜、邪婬、妄言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瞋、邪見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，墜墮惡道，生地獄中。或復有人，不曾殺生、不盜他物，不行邪婬、不妄言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、不貪、不瞋、亦不邪見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趣向善道，生人天中。何因緣故，向下生者？以其殺生、邪見等故。何因緣故，向上生者？以不殺生、正見等故。或復有人作如是念：『我於今者應行

十善，以是因緣，我身壞時，當得往生欝單越中。彼處生已，住壽千年不增不減。』彼人既作如是願已，行十善業，身壞得生欝單越中，既於彼處復得定壽，滿足千年不增不減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欝單越人得定壽命。

「諸比丘！何因緣故皆得上生？諸比丘！閻浮洲人以於他邊受十善業，是故命終即得往生欝單越界。欝單越人以其舊有具十善業，欝單越中如法行故，身壞命終皆當上生諸天善處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欝單越人上生勝處。諸比丘！欝單越人命行終盡捨壽之時，無有一人憂戀悲哭，唯共輿置四衢道中，捨之而去。

「諸比丘！欝單越人中有如是法，若有眾生，壽命盡時，即有一鳥，名憂承伽摩(隋言高逝)，從大山中疾飛而至，銜死人髮，將其尸骸，擲置餘方洲渚之上。何以故？欝單越人業行清淨，樂淨潔故。樂意喜故，不令風吹臭穢之氣來至其所。諸比丘！欝單越人大小便利將下之時，為彼人故地即開裂，便利畢已地合如故。何以故？欝單越人樂淨潔故，樂意喜故。

「復次，彼處有何因緣而得說名欝單越洲？諸比丘！彼欝單越洲，於四天下中比餘三洲，最上最妙最高最勝，故說彼洲為欝單越也(欝單越，正音欝怛羅究溜，隋言高上作，謂高上於餘方也)。

起世經轉輪聖王品第三

「諸比丘！閻浮洲內，轉輪聖王出現世時，此閻浮洲，自然具有七種瑞寶，轉輪王身復有四種神通德力。何者七寶？一金輪寶、二白象寶、三紺馬寶、四神珠寶、五玉女寶、六主藏寶、七兵將寶，是為七寶。諸比丘！云何名為轉輪聖王輪寶具足？諸比丘！轉輪聖王出閻浮洲，以水灌頂作剎利主，於十五日月盛圓滿受齋之晨，洗沐清淨，不擣白氎以為衣服，解髮垂下，飾以摩尼及諸瓔珞，在樓閣上，親屬群臣前後圍遶。是時，王前有金輪寶忽然來應，輪徑七肘，千輻轂輞眾相滿足，自然成就非工匠造。爾時，灌頂剎利轉輪聖王，即作是念：『我昔曾聞有如是說：「若灌頂剎利王，於十五日月盛圓滿受齋之晨，洗沐清淨，身著不擣白氎之衣服諸瓔珞，在樓閣上，親屬群臣前後圍遶，是時王前忽然而有天金輪寶，千輻轂輞眾相滿足，自然來應非工匠成，輪徑七肘，內外金色，得是瑞時，彼則成就轉輪王德。」我今得此，亦應定是轉輪聖王。』

「爾時，灌頂剎利轉輪聖王，意欲試彼天輪寶故，勅令嚴備四種力兵，所謂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。四種力兵既嚴備已，王即往詣天金輪所，偏露右髆在金輪前，右膝著地，申其右手捫摸輪寶，作如是言：『汝天輪寶，我身定是轉輪王者，未降伏處為我降伏。』

彼天輪寶應聲即轉，為欲降伏未伏者故。諸比丘！是時，灌頂剎利王既見輪寶如是轉已，即命嚴駕行向東方，於是輪寶及四種兵一時皆從。諸比丘！於輪寶前，復有四大天身引導而行，彼天輪寶所到諸方住止之處，轉輪聖王及四種兵，悉於彼處停住止宿。

「爾時，東方一切國土所有諸王，各取金器盛滿銀粟，又取銀器盛滿金粟，既辦具已，皆共持詣轉輪王前，啟言：『天王善來！善來！今此奉獻是天王物，東方人民豐樂安隱無所怖畏，民戶殷多甚可愛樂。惟願大天、垂哀納受，憐愍臣等細小諸王，臣等今日承奉天王，一心無二。』爾時，輪王告諸王曰：『汝等誠心能如是者，汝當各各於自境界，如法治化攝養群生，莫令國內有不如法。所以者何？汝等，若有令我國內非法惡事顯現流行，我當治汝罪無所捨。今教汝等，自斷殺生，教人不殺，不與勿取，邪婬妄語，乃至邪見，皆不應為。汝等，若能斷於殺生，教人不殺，不與勿取，不行邪婬，實語正見者，我即信知，汝等諸王合國降伏。』

「爾時，東方諸國王等，聞轉輪王如是誡勅，一時皆受十善業行。受已遵承，各於國土如法治化。轉輪聖王自在力故，所向之處輪寶隨行，如是聖王天金輪寶，降伏東方一切國已，盡東海岸，周遍遊行，然後迴旋，次第巡歷南方西方乃至北方，依於古昔轉輪聖王所行之道引導而去。轉輪聖王及四種兵次第行時，其前復有四大天身，先輪寶行，若此輪寶所住之處，隨其方面，轉輪聖王及四種兵，即皆停宿。

「爾時，北方一切國土所有諸王，亦各齎持天真金器盛滿銀粟，天真銀器盛滿金粟，俱共來詣轉輪王所。到已長跪作如是言：『善哉天來！善哉天來！我等北方蒙天王力，人民熾盛豐樂安隱，無諸怖畏甚可愛樂，願天留此施行治化，臣等隨順無敢二心。』時，轉輪王勅諸王言：『若能爾者，汝等各於自境治化，一依教命，莫令國界有不如法。所以者何？若令我境有非法人及諸惡行，我當治汝。又復汝等，莫自殺生，教人莫殺，不與勿取，邪婬妄語，乃至邪見，汝等皆斷。若離殺生，乃至自他修行正見，能如是者，我當信知，汝等國土已善降伏。』爾時，諸王同聲共啟轉輪王言：『如天誡勅，臣等奉行。』爾時，北方諸國王等，聞轉輪王如是誡勅，各各遵受十善業行。受已奉持皆令如法，各於國土依律治化。轉輪聖王自在力故，所行之處輪寶隨逐，此金輪寶，如是次第，降伏北方，盡北方海際所有諸國，既周遍已還來本處。爾時，輪寶乃於閻浮提中，選擇最上威德形勝極妙之地，當於其上，東西經度闊七由旬，南北規畫十二由旬，如是規度為界分已，爾時諸天即於其夜從空來下，為轉輪王造立宮殿，應時成就。既成就已，妙色端嚴四寶莊挍，所謂天金天銀頗梨琉璃。此金輪寶為聖王故，當宮內門，於

上空中嶷然停住，如輪在軸不搖不動。轉輪聖王當於是時，生大歡喜踊躍無量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今已得金輪寶耶！』諸比丘！轉輪聖王有如是等天金輪寶，自然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轉輪聖王復有何等白色象寶，應當具足？諸比丘！是轉輪王，於日初分坐正殿時，即當王前出生象寶，名烏逋沙他(隋言潔齊)，形體勝妙，其色純白，如拘物頭華，七枝拄地，有大神力，騰空而行，頭色紅赤，如因陀羅瞿波迦虫，具有六牙，並皆纖利，一一牙上，具足莊嚴，雜色廁鈿，猶如金粟。轉輪聖王見象寶已，作如是念：『白象雖現，未知調時，堪受諸事，成賢乘不？』爾時，象寶一日之間即善調伏，一切事中悉堪駕馭，猶如餘象無量千歲極調伏已，端嚴賢善，適意隨順。如是如是，此白象寶，於一日中暫受調伏堪任眾事，亦復如是。時，轉輪王為試象故，於其晨朝日初出時，乘此象寶，周迴巡歷，遍諸海岸盡大地際。既周遍已，是轉輪王還至本宮，乃進小食。以是因緣，彼王爾時內心自慶，歡喜踊躍：『為我故，生如此象寶。』諸比丘！轉輪聖王，有如是等白色象寶，自然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名為轉輪聖王馬寶具足？諸比丘！是轉輪王日初分時，坐正殿上，即於王前，出紺馬寶，名婆羅訶(隋言長毛)，色青體潤，毛尾悅澤，頭黑鬚披，有神通力，騰空而行。時，轉輪王見馬寶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馬雖現，未知調時堪受諸事，可得為我作善乘不？』是時，馬寶一日之中即善調伏堪受諸事，猶如餘馬無量千歲極調熟已，賢善閑習。如是如是，調此馬時，一日之內堪任受行一切諸事，亦復如是。時，轉輪王欲試馬故，於其晨朝日初出時，乘此馬寶，周歷大地，還至本宮，轉輪聖王乃始進食。以是因緣生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：『我今已得紺馬之寶！』諸比丘！轉輪聖王有如是等馬寶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名為轉輪聖王珠寶具足？諸比丘！轉輪聖王有摩尼寶，毘琉璃色，具足八楞，非工匠造，端嚴特妙，自然流出清淨光明。時，轉輪王見珠寶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摩尼寶眾相滿足，我今應當懸置宮內令現光明。』時，轉輪王為欲試此摩尼寶故，嚴備四兵，所謂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具四兵已，即於夜半，天降微雨，重雲黑闇，電光出時，轉輪聖王取此珠寶，懸置幢上，出遊苑中。何以故？意欲遊觀驗珠德故。諸比丘！此摩尼寶在高幢上，普照四方，及四種兵悉皆明了，光明周遍如日照世。爾時，彼地所有一切婆羅門居士等，皆謂天明日光已出，並即驚起，作諸事業。以是因緣，轉輪聖王，受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念言：『此寶為我出生！』諸比丘！轉輪聖王，有如是等珠寶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名為轉輪聖王女寶具足？諸比丘！轉輪王世出生女寶，不麁不細，不長不短，不白不黑，最勝最妙，進止姝妍，色貌具足，令人見之樂觀無厭。又此女寶，熱時身涼，寒時身煖，於其體上出妙香氣，猶若栴檀，口中恒出優鉢羅香。為輪王故，晚臥早起，勤謹恭敬，凡有所作無失王心，此女意中尚無惡念，況其身口而有過失。以是因緣，轉輪聖王受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心自念言：『此已為我生女寶耶！』諸比丘！轉輪聖王有如是等女寶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名為轉輪聖王主藏臣寶威力具足？諸比丘！轉輪王出世生主藏臣寶，大富饒財多有功德，報得天眼，洞見地中有主無主一切伏藏，皆為其眼之所鑒識，若水若陸若遠若近，於中所有珍奇寶物，此主藏臣皆為作護，如法守視不令毀失，無主之物應時收取，擬為輪王資須受用。爾時，藏臣即自往詣轉輪王所，到已啟言：『大聖天王！若天所須資財寶物，惟願勿憂，臣力能辦，天所用者皆令具足。』時，轉輪王為欲驗試主藏臣寶，乘船入水中流而住，勅藏臣曰：『汝藏臣來，我須財寶，宜速備具！宜速備具！』藏臣啟言：『惟願大天，假臣須臾，待船至岸，當於水側收取財寶，以供天用。』王告藏臣：『我今不須岸上財物，但當於此為我辦之。』藏臣啟言：『謹奉天勅不敢有違。』爾時，藏臣受王勅已，偏袒右臂，右膝著船，手托大水，指如蟹鼈，撮聚金銀，滿諸器內，即於船上，持用奉獻，啟言：『大王，此諸金銀，皆是天寶，天以此物，供給於王，以為財用。』時，轉輪王告藏臣言：『我不須財，但試汝耳！』時，主藏臣，聞王語已，還收金銀，置於水內。以是因緣，轉輪聖王，受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心自念言：『我今已得藏臣寶耶！』諸比丘！轉輪聖王，有如是等藏臣具足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名為轉輪聖王主兵臣寶威力具足？諸比丘！由轉輪王福德力故，自然出生兵將之寶，巧智多能，善諸謀策，洞識軍機，神慧成就。轉輪聖王所須兵力，悉能備具，欲走即走，欲行即行，欲散即散，欲集即集。爾時，兵將便自往詣轉輪王所，到已啟言：『王若須兵，教習駈役，惟願勿慮，臣當為王教習兵馬，皆令如心，調柔隨順。』時，轉輪王，為欲試此主兵寶故，便勅所司，嚴備四兵，所謂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。王知四兵悉嚴備已，告將寶言：『汝兵將來，當善為我惣領四兵，教令隨順，善走善行，善集善散，如法勿違。』時，兵將寶，聞轉輪王如是勅已，啟言：『大王，謹奉天勅，臣不敢違。』便惣四兵，莊嚴器仗，教走教行，教集教散。如王所勅，欲走即走、欲行即行、欲集即集、欲散即散，隨意自在。以是因緣，轉輪聖王，生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心自念言：『我今已得主兵將寶！』諸比丘！轉輪聖王，有如是等主

兵將寶，威力具足。諸比丘！若有如是七寶現者，然後得名轉輪聖王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名為轉輪聖王四種自在神通具足？諸比丘！轉輪聖王，壽命長遠，久住在世；於一切時一切世間，無有人類能得如是安隱久住，與轉輪王壽命等者。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一壽命神通具足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轉輪聖王，所受身體，少病少惱，眾相具足，其腹平滿，不小不大，寒熱冷煖，隨時調適，進止輕便，食飲消化，安隱快樂；於一切時一切世間，無有餘人世間受生少病少惱能如是者。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二身力神通具足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轉輪聖王，報生形貌端正殊特，常為世間樂觀無厭，色身清淨，具足莊嚴，最勝最妙，無有倫匹；於一切時一切世間，人中受生，無有如是端正殊特，為諸世間樂觀無厭，如轉輪王形相備者。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三色貌神通具足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轉輪聖王，業力因緣，有大福報，世間種種，資產豐饒，珍奇眾寶，無不具足；於一切時一切世間，人中受生，無有如是富樂自在，資財服玩眾妙寶物充溢府庫比輪王者。是則名為轉輪聖王第四果報神通具足。諸比丘！若具如是四種神通無缺減者，然後得名轉輪聖王。

「諸比丘！又此福德轉輪聖王，為諸人民之所愛敬，心常喜樂，如子愛父；又諸人民，亦得輪王之所憐念，意恒慈育，如父愛子。

「諸比丘！轉輪聖王，或於一時，乘大寶車，出宮遊觀，歷諸勝地，爰及林苑。當於是時，一切人民，悉得面見轉輪聖王，皆大歡喜，咸共同聲告馭者曰：『汝善馭者，惟願持轡從容徐行，勿令速疾。所以者何？汝若持車，徐徐緩進，則令我等多時得見轉輪聖王。』爾時，輪王聞此語已，亦復如是勅馭者言：『汝善馭者，徐徐緩步，慎勿速疾。所以者何？汝若持車，安詳漸進，則亦令我多時遊歷周遍觀視一切人民。』諸比丘！時，諸民眾見輪王已，各各自持所有寶物，車前胡跪，奉獻輪王，啟言：『大王，民等今者以此奉天，此物屬天，願天受取，隨意所用。何以故？如此寶物，唯應天用故。』

「諸比丘！轉輪聖王出現世時，此閻浮洲清淨平正，無有荊棘，及諸稠林、丘墟坑坎、廁溷雜穢臭處不淨、礓石瓦礫沙鹵等物，悉皆無有。金銀七寶自然具足，不寒不熱，節候均調。諸比丘！又轉輪王出現世時，此閻浮洲自然安置八萬城邑，皆悉快樂，無諸怖畏，人民熾盛，穀食豐饒，聚落殷多，甚可愛樂。諸比丘！又轉輪王出現世時，此閻浮洲王所治處，聚落城邑，比屋連村，鷄飛相到，人民安樂，不可思議。諸比丘！又轉輪王出現世時，此閻浮洲常於夜

半，從阿那婆達多池中興大雲氣，遍閻浮洲及諸山海，應時雨注，亦遍閻浮，如搆牛乳間，雨深四指。其水甘美具八功德，下處即沒，更不滂流，浸潤地中，水滂不現，至夜後分，雲霧消除。有清涼風，從大海出，吹其潤澤流散，閻浮人民，觸之皆受安樂，又彼甘澤潤漬，此洲普使肥良鮮明光膩；譬如世間善作鬘師鬘師弟子造鬘既成，以水灑散，令其悅澤花色光鮮，此亦如是。又轉輪王出現世時，此閻浮洲一切土地，自然沃壤欝茂滋液；譬如有人以蘇油塗物，其地肥美膏腴津潤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轉輪聖王既出現已，住世久遠，經無量年，於此時間，亦復雜受人中苦觸。譬如細軟丈夫其體柔弱，食美食已，運動施為，受少疲觸，乃得消化。如是如是，彼轉輪王，處世久遠，於生死中，受少苦觸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轉輪聖王壽命終時，捨此身已，必生天上，與三十三天，同處共生。

「諸比丘！轉輪聖王當命終時，為供養輪王故，於虛空中，自然普雨優鉢羅華、鉢頭摩華、拘物頭華、分陀利華等種種香華，亦雨天沈水末、多伽羅末、栴檀香末，及天曼陀羅等種種諸華。復有天樂，其音微妙，不鼓自鳴，亦有諸天歌讚之聲，在虛空中，為供養此轉輪王身，作福利故。

「諸比丘！爾時，女寶、主藏臣寶、主兵將寶等，則以種種淨妙香湯，洗輪王身。香汁洗已，先用劫波娑氎，偎身裹之；然後乃以不擣氎衣，於上重裹；次復更以殊妙細氎足五百段，就二氎上次第纏之。裹纏畢已，又取金棺，滿盛蘇油，持輪王身，置之棺內；又以銀槨，盛此金棺，內銀槨已，從上下釘，令其牢固。又復集聚一切香木積成大[廾/積]，然後闍毘轉輪王身。既闍毘已，收其灰骨，於四衢道中，為轉輪王作蘇偷婆(隋言大聚，舊云塔者訛略也)，高一由旬，闊半由旬，雜色莊挍，四寶所成，所謂金銀琉璃頗梨。其蘇偷婆，四院周圍，五十由旬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，略說如上，乃至眾鳥各各自鳴。時，彼女寶及主藏主、兵寶等，為轉輪王作蘇偷婆，既成就已，然後施設上妙供具，諸來求者，種種供給，所謂須食與食、須飲與飲、須乘與乘、須衣與衣、須財與財、須寶與寶，盡給施之，悉令滿足。

「諸比丘！轉輪聖王命終已後，始經七日，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珠寶，皆即自然隱沒不現。女寶、主藏、主兵將等，悉亦命終。四種寶城，稍稍改變，還為塼土。所有人民，亦皆隨時，漸次減少。諸比丘！一切諸行，有為無常，如是遷改，無有常住，破壞離散，不得自在。是磨滅法，暫須臾間，非久停住。諸比丘！應當捨於有為諸行，應當遠離、應當厭惡、應當速求解脫之道。

起世經地獄品第四之一

「諸比丘！於四大洲、八萬小洲，諸餘大山及須彌山王之外，別有一山，名斫迦羅(前代舊譯云鐵圍山)，高六百八十萬由旬，縱廣亦六百八十萬由旬，彌密牢固，金剛所成，難可破壞。諸比丘！此鐵圍外，復有一重大鐵圍山，高廣正等，如前由旬。兩山之間，極大黑暗無有光明，日月有如是大威神大力大德，不能照彼令見光明。諸比丘！於兩山間，有八大地獄。何等為八？所謂活大地獄、黑大地獄、合大地獄、叫喚大地獄、大叫喚大地獄、熱惱大地獄、大熱惱大地獄、阿毘至大地獄。

「諸比丘！此八大地獄，各各復有十六小地獄，周匝圍遶而為眷屬。是十六獄，悉皆縱廣五百由旬。何等十六！所謂黑雲沙地獄、糞屎泥地獄、五叉地獄、飢餓地獄、燋渴地獄、膿血地獄、一銅釜地獄、多銅釜地獄、鐵碓地獄、函量地獄、雞地獄、灰河地獄、斫截地獄、劒葉地獄、狐狼地獄、寒氷地獄。

「諸比丘！何因緣故，名活大地獄？諸比丘！此活大地獄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出者住者，手指自然皆有鐵爪，長而纖利，悉若鋒錍。彼諸眾生，既相見已，心意濁亂，心濁亂故，各以鐵爪，自鼈其身，令皆破裂，或自擘身擘已復擘，乃至大擘；裂已復裂，乃至大裂；割已復割，乃至大割。諸比丘！彼諸眾生，自割裂已，作如是知：『我今已傷，我今已死。』以業報故，即於是時，復有冷風，來吹其身，須臾復生肌體皮肉、筋骨血髓，生已還活。既得活已，業力因緣，復起東西，更相謂言：『汝諸眾生，願欲得活已勝我耶！』諸比丘！當知此中少分說故，名為活耳。然於其中，更有別業，受極重苦，痛惱逼迫，楚毒難堪，乃至先世，或於人身、或非人身，所起所造，惡不善業，未盡未滅、未除未轉、未少分現、未全分現，於其中間，命報未盡，求死不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活大地獄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手指復生純鐵刀子、半鐵刀子，極長纖利。各各相看，心意濁亂，既濁亂已，乃至各各鼈裂擘割，破截而死，冷風來吹，須臾還活。諸比丘！如是如是，少分說故，名為活耳。諸比丘！復有別業，而於其中，極受苦惱，苦未畢故，求死不得。乃至往昔，或於人身、或非人身，所作所造，惡不善業，未盡未滅、未除未離，如是一切次第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活大地獄所有眾生，於無量時，苦報盡已，從此獄出，東西馳走，更求餘處屋舍室宅，求救護處、求歸依處。如是求時，以罪業故，即自往入黑雲沙小地獄中，其獄縱廣五百由旬。既入獄已，上虛空中，起大黑雲，雨諸飛沙，其焰熾燃，極大猛

熱，墮於地獄眾生身上，至皮燒皮、至肉燒肉、至筋燒筋、至骨燒骨、至髓燒髓，出大烟焰，洞徹熾燃，受極苦惱，以其苦報未畢盡故，求死不得。乃至往昔人非人身，所作所造惡不善業，不滅不除、不轉不變、不離不失，次第而受，經無量時。

「諸比丘！彼諸眾生，如是受苦，經無量時已，從黑雲沙地獄出，更復馳走，求屋求宅、求救求覆、求歸依處。如是求時，又復自入熱糞屎泥小地獄中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罪人入已，自咽已下在糞泥中，其糞熱沸，烟焰俱出，燒彼罪人手足耳鼻頭目身體，一時燋燃。乃至往昔若人非人，所起所造惡不善業，未盡未滅、未除未轉、不離不失，次第而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於糞屎小地獄中，有諸鐵蟲，名為針口，在糞泥中，鑽諸眾生，一切身分，悉令穿破。先鑽其皮，既破皮已，次鑽其肉，既破肉已，次鑽其筋，既破筋已，次鑽其骨，既破骨已住於髓中，食諸眾生一切精髓，令其遍身受嚴劇苦。然彼壽命，亦未終畢，乃至是人惡不善業，未滅未盡，如是次第具足受之。

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於無量時受苦痛已，從糞屎泥小地獄出，又復奔走，求室求宅、求護求洲、求歸依處。爾時，即入五叉小地獄中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彼諸罪人入此獄已，時守獄卒執取罪人，高舉撲之，置於熾燃熱鐵地上，烟焰洞起，罪人在中，悶絕仰臥。獄卒乃以兩熱鐵釘，釘其二脚，熱焰熾燃；又以二釘，釘其兩手，焰亦熾燃；於臍輪中，下一鐵釘，焰轉猛熾。獄卒於是，復以五叉，磔其五體，極受苦毒。乃至彼處，壽命未終，惡業未盡，往昔所造人非人身一切惡業，於此獄中，次第而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諸眾生，受此苦痛，經無量時，從於五叉小地獄出，還復馳走，求救求室、求洲求依、求覆求護，即更來詣飢餓地獄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罪人入已，時守獄卒，遙見彼人從外而來，即前問言：『汝等今者來至此中，有何所欲？』彼諸眾生，皆共答言：『仁者！我等飢餓！』時，守獄卒即執罪人，撲置熾燃熱鐵地上——爾時罪人，悶絕仰臥——便以鐵鉗，坼開其口，取熱鐵丸，擲置口中，彼人脣口，應時燒燃；既燒脣已，即燒其舌；既燒舌已，即燒其脣；既燒脣已，即燒其咽；既燒咽已，即燒其心；既燒心已，即燒其胸；既燒胸已，即燒其腸；既燒腸已，即燒其胃；既燒胃已，經過小腸，從下部出。其丸猛熱，尚赤如初。彼諸眾生，當於是時，極受苦毒，命亦未終。略說乃至，若人非人先世所作，如是次第，此地獄中，種種具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諸眾生，於無量時，受是苦已，從此飢餓小地獄出，復更馳走，略說如前，求守護處。然後來詣燋渴地獄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入此獄已，時守獄卒，遙見彼人從外而來，即前問言：

『汝等今者何所求須？』罪人答言：『仁者！我今甚渴。』時，守獄卒即捉罪人，撲置熾燃熱鐵地上，在猛焰中，仰臥悶絕，便取鐵鉗磔開其口，融赤銅汁，灌其口中。彼諸眾生，脣口應時悉皆燋爛。唇口爛已，次燒其舌，如是燒腭燒喉、燒心燒胸、燒腸燒胃，直過小腸，從下部出。彼諸眾生，各於是時，受極重苦、受極重痛，其苦特異，難可思議，然彼壽命，未終未盡。略說如前，乃至若人非人所造惡業，未滅未離，如是次第，具足受之。

起世經卷第二

起世經卷第三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

地獄品第四之二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受極苦已，然後從此五百由旬燋渴獄出，奔走如前，略說乃至，求救護處。即復往詣膿血地獄，其地獄亦廣五百由旬，膿血遍滿，深至咽喉，悉皆熱沸。地獄眾生入其中已，東西南北，交橫馳走。彼諸眾生，如是走時，燒手燒足、燒耳燒鼻；手足耳鼻，既被燒已，一切支節，皆亦燒燃；其身支節，被燒燃時，諸罪人等，受大苦惱，嚴酷重切，不可思議。乃至人非人身所造所作惡不善業，未畢已來，命亦不盡。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膿血地獄復有諸蟲，名最猛勝，此諸蟲等，為彼地獄受罪眾生，大作惱害。從身外入，先破其皮；既破皮已，次破其肉；既破肉已，次破其筋；既破筋已，次破其骨；既破骨已，拔出其髓，隨而食之。彼諸眾生，當於是時受極重苦。乃至若人非人所造所作惡不善業，未盡未滅，壽命不盡，皆悉具受。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膿血地獄所有眾生，飢渴逼急，或時以手掬取如是熱沸膿血，置於口中，置口中已，彼人脣口，應時燒燃；燒脣口時，即燒其腭；既燒腭已，即燒其喉；如是燒胸，燒心燒腸燒胃；既燒胃已，直過小腸，從下分出。彼諸眾生，於此地獄，受如是等嚴切重苦，命報未終。乃至未盡人非人身，曾所造作惡不善業，如是次第，具足受之。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受極苦已，然後從此五百由旬膿血獄出，如前馳走，乃至追求救護之處。即復來入一銅釜獄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罪人入已，獄卒見之，即前捉取，擲置釜內，頭皆向下，腳皆在上。是諸眾生在湯中時，地獄猛火極相煎迫。逐沸上時，亦煎亦煮；逐沸下時，亦煎亦煮；在中間時，亦煎亦煮；交橫往來，隨轉動時，亦煎亦煮；湯沫覆時，亦煎亦煮；若見不見，一切時煮。譬如世間或煮小豆大豆豌豆，置之釜內，著水令滿，下燃大火，於是涌沸，湯豆和合。浮向上時，亦煎亦煮；沈向下時，亦煎亦煮；住於中時，亦煎亦煮；交橫動時，亦煎亦煮；為沫覆時，亦煎亦煮；若見不見，一切時煮。諸比丘！如是如是，一銅釜獄，其中守卒，取彼罪人，以頭向下，以腳向上，擲置銅釜。在釜中時，地獄猛火之所煎逼，熱沸既盛，罪人逐沸或上或下，隨煮隨煎，略說乃至若見不見，一切時煮，亦復如是。彼諸眾

生，於此獄中，受嚴劇苦。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惡業，如是次第，於此地獄，具足而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受此苦已，從一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出，奔走如前，乃至欲求救護之處。爾時，即入眾多銅釜小地獄中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罪人入已，時守獄者即來執之，捉取罪人，以脚向上，以頭向下，擲銅釜中，地獄猛火，熾燃煎逼，湯沸上時，亦煎亦煮；湯沸下時，亦煎亦煮；在中間時，亦煎亦煮；縱橫掩覆，若見不見，一切煎煮。譬如煮豆，以火煎逼，涌沸上時，亦煎亦煮，略說乃至，若見不見，一切煎煮。諸比丘！如是如是，此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中，諸眾生等，為守獄卒，捉其兩脚，到竪其身，以頭向下，擲銅釜內。彼人于時被地獄火之所煎逼，或上或下，縱橫轉動，略說乃至若見不見，一切煎煮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此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中，諸眾生等，又為獄卒，以其鐵爪，漉取罪人，從釜至釜，次第煮之。從此釜出，詣餘釜時，膿血皮肉，縱橫流散，於是皆盡，唯餘骸骨。罪人爾時，受極重苦，仍未命終。乃至若人非人一切身中所作惡業，不盡不滅，於此獄中，一切悉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受此苦已，從多銅釜五百由旬小地獄出，馳走如前，乃至欲求救護之處。爾時，即入鐵碹地獄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既入中已，時守獄卒即前捉取受罪眾生，仰撲置於鐵砧之上，熾燃猛焰，一時洞燃，於是罪人，悶絕仰臥。時，守獄卒更取大石，從上壓之；壓已復壓，因更研之；研已復研，遂成碎末；成碎末已，又更重末，末已復末，轉成細末；取其細末，又更研之，研已復研，於是乃成末中之末，最微細末。當於爾時，罪人身體，膏血腦髓，一邊橫流，微細骨末，猶尚存在，而於其間，命報未終，一切時中，受極重苦。乃至人非人身，所作惡業，未失未滅，如是次第具足受之。

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受此苦已，乃從鐵碹五百由旬小地獄出，馳走如前，欲求室宅，欲求歸依覆護之處。爾時，即入函量地獄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既入中已，時守獄卒執取罪人，付以鐵函，令其量火，其函猛熱，光焰熾燃，地獄罪人，量彼火時，燒手燒脚、燒耳燒鼻、燒諸支節，乃至遍燒一切身分。於被燒時，此諸罪人，受極重苦、受重痛苦，然其壽命，未得終盡。乃至往昔若人非人一切身中，有所造作惡不善業，不滅不沒、不離不失，如是次第，具足受之。

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經無量時受此苦已，得從函量五百由旬小地獄出，馳走如前，求室求覆、求救求洲、求歸依處。爾時，即入雞小地獄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彼地獄中，純生諸雞，遍

滿彼獄，其雞身分，乃至膝脛，一切猛熱，光焰熾燃。是諸眾生，處在其中，東西馳走，足蹈熱焰，四向顧望，無處可依，大火熾燃，燒手燒脚、燒耳燒鼻，如是次第，燒諸支節，大小身分，一時洞燃。罪人爾時，受極重苦，痛切荼毒，然於其處，命報未終。乃至人非人身所造惡業，未滅未盡，如是次第，一切具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受此苦已，得從如是雞地獄出，馳走如前，乃至欲求救護之處。爾時，即入灰河地獄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諸比丘！時彼灰河，流注漂疾，波浪騰涌，其聲吼震，灰水沸溢，彌盈兩岸。罪人入已，隨流出沒，灰河之底，悉是鐵刺，其鋒纖利，皆若新磨。於河兩岸，復有刀林，森竦稠密，極可怖畏。刀林之中，復有諸狗，其形烟黑，皮毛垢汙，又甚可畏。岸上復有眾多獄卒，守彼地獄。又其兩岸，別生無量奢摩羅樹，其樹多刺，並皆纖長，其鋒若磨。爾時，地獄諸眾生等，既入河中，欲趣彼岸。當於是時，便為大波之所淪沒，遂至河底，即為河中所有鐵刺，仰刺其身，舉體周遍，不得移動，罪人在中，受大重苦、受嚴毒苦；受之既久，方得浮出，從沸灰河，渡至彼岸。既上岸已，復入刀林，其林甚闊，枝莖稠密，經歷林間，覓突利刀，處處經過，去去不已，割手割脚、割耳割鼻、割支割節，遍割身體，無處不破。爾時，彼人受荼毒苦、受極重苦，乃至未盡人非人身往昔所作一切惡業，命亦未終，於此林中，皆悉受之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灰河兩岸，諸守獄者，見彼罪人，即前問言：『汝等今者欲得何物？』時，彼罪人，同聲答言：『我等甚飢！我等甚飢！』時，守獄者即捉罪人，撲置地上，其地猛熱，光焰熾燃，罪人在中，悶絕仰臥。又以鐵鉗，開張其口，持熱鐵丸，置其口內，應時燒爍，彼諸眾生，脣口燋破，略說乃至從咽喉下，徑至小腸，直過無礙。彼人爾時，受嚴切苦、受極重苦，命亦未終。乃至未盡往昔所作人非人身惡不善業，即於此中，具足皆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此灰河兩岸之上，所有諸狗其身烟黑，垢汙可畏，睚眥嗥吠，出大惡聲，噉彼地獄眾生身分，舉體支節，所有肌肉，段段齧食，不令遺餘。彼人在中，受嚴切苦，乃至受於最極重苦，未得命終。乃至未盡惡不善業，往昔人身及非人身有所作者，一切具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既為如是熱沸灰河之所逼切，又復困於纖利鐵刺刀刃稠林、諸守獄者、烟黑垢汙惡狗之類，種種厄急，無處隱藏。乃復走上奢摩羅樹，彼樹枝莖，純是鐵刺，其鋒纖利，皆若新磨，頭悉向下，劘刺其身。欲下樹時，是諸鐵刺，頭則向上。彼諸眾生，在奢摩羅樹上時，復有諸烏，名為鐵[此/束]，飛來樹上，啄彼罪人。先啄其頭，破陷頂骨，唼食其腦。彼人爾時

受極重苦、受痛切苦，不堪忍故，即還墮落沸灰河中。彼人於是，還為波浪之所漂沒，直至河底。至河底已，復為鐵刺之所劘刺。既被刺已，鐵刺遍身，不能復去，還於其中，受極重苦、大猛酷苦，不能堪忍。困苦多時，力極得起，從灰河渡，走趣此岸。到此岸已，得入刀林。入刀林時，復為刀刃，割其身體，割手割脚，乃至遍割一切支節，復於其中，具足受苦，命亦未終。略說乃至，從於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惡業，未滅未盡，次第悉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灰河此岸諸守獄者，既見地獄受罪眾生從彼岸來，即前問言：『汝等今者何為遠來？欲得何物？』彼諸眾生，各各答言：『我等渴乏。』時，守獄者即復捉取彼諸眾生，撲置熾燃熱鐵地上，推令仰臥。於仰臥時，彼人身上，火焰洞起，便以鐵鉗，開張其口，融赤銅汁，灌其口中。時，彼地獄諸眾生等，既飲銅汁，即燒唇口乃至小腸，直過無礙，從下部出。彼人爾時受極重苦，乃至壽命，未盡未滅，彼於過去人非人身，所作惡業未滅盡者，悉皆受之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受此罪報經無量時，苦惱長遠，乃有風來，名為和合，吹彼地獄諸眾生等，至於岸邊，如是次第，乃得從彼灰河獄出，出已馳走，乃至求於救護之處。爾時，即入斫截地獄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罪人入已，其守獄者即取罪人，撲置熾燃熱鐵地上，乃至推令仰臥於地，執大鐵鈇，熾燃猛熱，炎赫可畏，斫彼地獄受罪眾生，斫手斫脚，并斫手脚，斫耳斫鼻，并斫耳鼻，斫支斫節，并斫支節，如是次第，舉身皆斫。彼諸眾生，當於爾時，受極重苦，命亦未終。乃至未盡惡不善業，人非人身所造作者，如是次第，一切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受此苦已，得從斫截小地獄出，出已馳走，求歸依處，乃至求室求宅、求覆求洲、求救護處。爾時，即入劍葉地獄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入其中已，惡業果故，忽有風來，吹諸鐵葉，猶如利劍，從空而墮，割截罪人一切身分，所謂截手截脚、并截手脚，截耳截鼻、并截耳鼻，截支截節、并截支節。爾時罪人，受極重苦、受嚴切苦，命亦未終，略說如上。乃至人非人身所作惡業，未滅未盡，於此地獄，一切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彼劍葉小地獄中諸眾生等，惡業果故，有鐵[此/束]烏忽然飛來，在彼眾生兩膊之上，足蹈其膊，翅覆其頭，便以鐵[此/束]啄彼罪人兩眼之睛，口銜而去。爾時，罪人受極重苦，痛惱嚴切，不可思議，然其壽命，亦未終盡，略說如上。乃至人非人身，所作惡業，如是次第，一切悉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受此苦已，乃從劍葉小地獄出，出已馳走，欲求室宅、求覆求洲、求歸依處、求救護

處。爾時，復入狐狼地獄，亦廣五百由旬。是諸眾生入此獄已，惡業果故，於地獄中出生狐狼，嚴熾猛惡，睚眥號吼，所出音聲，甚可怖畏，齶齧地獄諸眾生身，所有肌肉及諸筋脈，脚蹋口掣，臠而食之。爾時罪人，受極重苦，痛惱酸切，命亦未終，略說如前。人非人身所作惡業，如是次第，皆於其中，一切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受此苦已，得從狐狼小地獄出，出已馳走，乃至求室求宅、求覆求洲、求救護處、求歸依處。爾時，復入寒氷地獄，其獄亦廣五百由旬。是諸罪人入彼獄已，惡業果故，忽有冷風從四面來，吹大寒氣，麤澁嚴毒，觸彼地獄眾生身分。隨觸著處，皮即破裂；皮破裂已，次破其肉；破裂肉已，次破其筋；破裂筋已，次破其骨；破裂骨已，次破其髓。破裂髓時，彼諸眾生，受極重苦、最嚴切苦，乃至大苦，不可堪耐，便於彼中，壽命終盡。是為第一活大地獄及餘十六諸小地獄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第二黑繩大地獄者，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諸小地獄而相圍繞，從黑雲沙，乃至最後第十六者，名寒氷獄，為一眷屬。諸比丘！如是地獄，有何因緣，名為黑繩大地獄也？

「諸比丘！於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出者住者，以其往昔不善之業，得果報故，於虛空中忽然出生麤大黑繩，熾燃猛熱，譬如黑雲，從空中出，黿鼉充塞，下接於地。如是如是，於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以其宿世不善之業得果報故，從虛空中出大黑繩，熾燃猛熱，亦復如是。此諸黑繩，墮在地獄眾生身上，墮身上時，即燒罪人，一切身分。先燒其皮；既燒皮已，次燒其肉；既燒肉已，次燒其筋；既燒筋已，次燒其骨；於燒骨時，徹至其髓；髓即流出，為火所燃，骨髓燃時，出大猛焰。爾時罪人，受嚴切苦、受極重苦，以罪業故，命亦未終。乃至往昔人非人身，所有造作惡不善業，未滅未變、未除未畢，於此獄中，一切悉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住者化者，以其宿世不善果故，諸守獄者執取罪人，撲置熾燃熱鐵地上，光焰猛盛，舉身燋熱，推令仰臥，以熱鐵繩，處處拼度，拼度訖已，以熱鐵鈇熾燃赫奕，交橫而斫彼地獄中眾生身分，或作二分，或作三分，四分五分乃至十分，或二十分或五十分，或復百分。譬如世間善巧木匠、若木匠弟子，取諸材木，安置平地，便用墨繩縱橫拼度，拼度既訖，即以利鈇，隨而斫之，或作二分，或作三分，四分五分乃至十分，或二十分，或復百分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於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亦復如是，諸守獄者執取罪人，撲置熾燃熱鐵地上，推令仰臥，以黑鐵繩，拼度開解，即以鐵鈇，斫破其身，作諸分段，亦復如是。爾時罪人，乃至痛惱酸切，受極重苦，

命亦未終。若未盡彼人非人身，往昔所造不善諸業，於此獄中，一切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有者化者乃至住者，諸守獄卒執取彼人，撲置熾燃熱鐵地上，乃至推令仰臥於地，以黑鐵繩拼度其身，既拼度已，又以鐵鋸熾燃猛熱，依所拼處鋸解其身，鋸已復鋸，乃至大鋸，次更破已復破，乃至大破，或割或截，既割截已，復更割截，極細割截。譬如世間善巧鋸師、若鋸師弟子，取諸材木，安置平地，即以黑繩，縱橫拼度，拼度訖已，便以利鋸，隨而鋸之，鋸已復鋸，乃至大鋸，次復細破，破已復破，乃至大破，又更割截，既割截已，復重割截，極細割截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於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諸守獄卒執取彼人，撲置熾燃熱鐵地上，乃至推令仰臥於地，以黑鐵繩拼度開解，即以鐵鋸熾燃猛焰，鋸解其身，鋸已復鋸，乃至大鋸，破已復破，乃至大破，割已復割，乃至大割，截已復截，乃至大截。彼人爾時乃至具受極嚴重苦，命亦未終。略說如上，乃至人非人身所作惡業，於中備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諸守獄卒，以大鐵椎熾燃猛熱光焰暉赫，付諸罪人，令其各各自相椎打。於相打時，燒手燒脚，遍燒手脚；燒耳燒鼻，遍燒耳鼻；燒支燒節，遍燒支節。彼人爾時乃至受於極嚴重苦，命亦未終。略說如上，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之業，一切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彼黑繩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惡業果故，於虛空中有大黑繩從空而出，烟焰熾燃，極大猛熱，乃至墮在地獄眾生身分之上。黑繩著時，隨即絞縛罪人身體，絞已復絞，乃至大絞；縛已復縛，乃至大縛。既絞縛已，復有風來吹令開解。繩開解時，彼諸眾生身皮皆剝；皮既剝已肉亦隨剝；肉既剝已，次抽其筋，乃至破骨；筋骨破已，吹其精髓，隨風而去。罪人爾時，乃至受於極嚴重苦，命亦未終。略說如上，乃至未盡惡不善業，如是次第，一切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經無量時受長遠苦，乃從黑繩大地獄出，出已馳走，乃至求室求宅、求覆求洲、求歸依處、求救護處。爾時，復入黑雲沙獄，其獄縱廣五百由旬。罪人入已，略說如上，乃至次第入第十六寒冰地獄。入諸獄已，乃至命終，受種種苦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合大地獄，亦有十六諸小地獄，並皆縱廣五百由旬，自相圍遶，從黑雲沙，略說乃至最後，名為寒氷地獄。諸比丘！有何因緣，彼大地獄說名為合？諸比丘！彼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出者化者，乃至住者，由彼眾生惡業果故。有兩大山，名

白羊口，熾燃猛熱，光焰炎赫。爾時，獄卒驅逼罪人入此山內，入山間已兩山遂合，更互相突，更互相打，更互相磨。時彼二山如是共合，相突相打，相揩磨已，還住本處。譬如毘佉㝹與囉毘佉㝹(此二是閃電之名)，相合相突，相打相磨；彼既相合相突相打磨已，各還本處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彼之二山，相合相突，相打相磨，極揩磨已，各還本處，亦復如是。彼地獄中所有眾生，被山合突打磨之時，身體一切膿血流迸，唯碎骨在。彼人爾時乃至受於極嚴重苦，命亦未終。略說如上，次第皆受，當如是知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彼眾合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住者，其守獄卒，取彼地獄諸眾生等，撲置熾燃大熱鐵上，其焰猛盛，暉赫可畏。推令仰臥，更取大鐵，亦甚猛熾，以覆其上，猶如世間磑磨之法，如是磨之。磨已復磨，又更大磨；末已復末，又更大末；研已復研，又更細研，遂成塵末；既作塵已，又復細塵，如是展轉，成極微塵。作塵末時，一切身分，皆為膿血，流迸出盡，唯有骨塵，猶在彼處。爾時彼人，乃至受於極嚴重苦，命亦未終。略說如上，次第應知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彼眾合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獄卒取彼眾生，撲置猛熱大鐵槽中，其槽熾燃，一向炎赫。置槽中已，猶如世間壓諸甘蔗及胡麻法，如是壓時，壓已復壓，遂至大壓。既被壓已，唯見膿血流在一邊，所有骸骨皆為末滓。罪人爾時乃至受於極嚴重苦。略說如上，命亦未終，隨其所作，一切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彼眾合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獄卒，取彼眾生擲鐵臼中，其臼熾燃，猛焰赫奕，又熱鐵杵，亦甚猛熾，擣彼罪人。擣已復擣，乃至大擣；研已復研，乃至大研。既擣研已，遂成研末。如是等末，末已復末，更為微末。於研末時，唯見膿血一畔滂流，一邊猶有碎骨末在。爾時，罪人乃至極受嚴切重苦。略說如上，乃至爾時命亦未終，具受眾苦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彼眾合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爾時於上虛空之中，有大鐵象自然出生，熾燃猛壯，乃至光焰一向赫奕。以其兩脚，蹋彼地獄諸眾生身，從頭至足，次第蹋之。先蹋髑髏，後蹋餘處，蹋已復蹋，乃至大蹋。於象蹋時，彼地獄中眾生身分，膿血迸流，散在諸處，唯有碎骨獨在一邊。爾時，罪人受大重苦。略說如上，命亦未終。如是次第，於中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彼眾合大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受長遠苦。此苦畢已，乃從眾合大地獄出，出已一向馳奔而走，乃至求於救護之處。爾時，復入彼黑雲沙五百由旬小地獄中，入已復入諸餘小獄，如是乃至寒氷地獄，具足受苦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又更入於叫喚地獄，此地獄中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諸小地獄以為眷屬，從黑雲沙，乃至最後寒氷地獄。諸比丘！如是地獄有何因緣，名為叫喚？諸比丘！如是叫喚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獄卒，一時驅逼是諸眾生，令入鐵城，其城熾燃，熱鐵猛焰，光甚炎赫。爾時，罪人在鐵城中，乃至受於極嚴重苦，眾苦逼切，不堪忍故，恒常叫喚，是故名為叫喚地獄。又彼獄中以鐵為屋，房室輦輿亦皆是鐵，樓觀園池，一切皆是猛熱炭火，熾燃光曜，上下洞徹，獄卒駈逐受罪眾生，令入其中，諸苦逼切，不可忍耐，即便叫喚，是故名為叫喚地獄。罪人在中，受大重苦，略說如上，命亦未終。若未盡彼惡不善業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受苦長遠經無量時，乃得從此叫喚獄出，出已馳走，略說如前，乃至求於救護之處。即復往詣黑雲沙等五百由旬諸小地獄，入已如前，具受諸罪，略說乃至最後方入寒氷地獄，具受眾苦，乃得命終。」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大叫喚大地獄中，亦有十六諸小地獄、以為眷屬，皆悉縱廣五百由旬，從黑雲沙，乃至最後寒氷地獄。諸比丘！如是地獄有何因緣，而得名為大叫喚也？諸比丘！彼大叫喚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諸守獄卒取彼眾生，亦皆擲置鐵城之中，熾燃大熱，乃至上下光焰猛徹，罪人在中受極重苦，眾惱逼切不堪忍故，遂大叫喚。以是因緣，名彼地獄為大叫喚。彼地獄中亦以熱鐵為屋宇，房舍輦閣樓觀悉皆是鐵，炭火熾燃，充滿炎赫，罪人在中，受極重苦，略說如前，命亦未盡。如是次第，具足受之。

「諸比丘！又彼地獄諸眾生等，受長遠苦經無量時，乃得從此大叫喚大地獄出，出已馳走，乃至略說，求救護處。於是復詣黑雲沙等小地獄中，入已受苦，乃至最後寒氷地獄，具受眾苦，乃得命終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於彼熱惱大地獄中，亦有十六諸小地獄以為眷屬，其獄各各如前，縱廣五百由旬，從黑雲沙乃至最後寒氷地獄。諸比丘！如是地獄有何因緣，名為熱惱大地獄耶？」

「諸比丘！於此熱惱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諸守獄卒取彼眾生，擲置熾燃熱鐵鑊中，頭皆向下，脚皆向上，騰波沸涌，一向猛熱。罪人於中，被煎被煮，極受熱惱，是故名為熱惱地獄。又彼獄中，多諸鐵釜鐵甕、鐵盆鐵瓦、鐵鑊鐵鼎，及諸鐵鏊，並皆熾燃，一向猛熱。罪人在中，被燒被煑，是故名為熱惱地獄。於此獄中，乃至受於極嚴重苦，命亦未終。未盡彼人惡不善業，如是次第，一切悉受。

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受長遠苦，乃從熱惱大地獄出，出已乃至馳奔而走，欲求救護歸依之處。爾時，復入黑雲沙等小地獄中，略說乃至寒氷地獄，具受眾苦，乃得命終。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大熱惱大地獄中，亦有十六諸小地獄，各各縱廣五百由旬，從黑雲沙小地獄為始，乃至最後寒氷地獄。諸比丘！如是地獄，有何因緣，名大熱惱大地獄耶？諸比丘！彼大熱惱大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諸守獄卒取彼眾生，以頭向下，以脚向上，到擲釜中。其釜猛熱，湯火俱熾，衝擊罪人，隨沸上下。當於是時，受極熱惱、極大熱惱、大大熱惱，是故名為大熱惱獄。又彼獄中，所有鐵甕鐵盆鐵鑊鐵鼎鐵鐺，亦皆熾燃，極大猛熱，又以罪人擲置其中。罪人爾時，為地獄火或煮或煎，受諸苦惱，惱已復惱，極大逼惱，是故名為最熾猛熱極惱地獄。罪人於中受極重苦，略說如前。乃至命終，如是次第具受眾苦。
「諸比丘！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長遠道中。受諸苦已，乃從如是熾燃猛盛極大熱惱大地獄出，出已馳走，乃至略說，欲求救護歸依之處。於是復詣黑雲沙等小地獄中，乃至最後寒氷地獄，命若未盡，受諸苦惱，次第如前。
起世經卷第三

起世經卷第四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

地獄品第四之三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阿毘至大地獄中，亦有十六諸小地獄而為眷屬，以自圍繞，其獄各廣五百由旬，初黑雲沙乃至最後寒氷地獄。諸比丘！如是地獄有何因緣，名阿毘至耶？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出者住者，是諸眾生惡業果故，自然出生諸守獄卒，各以兩手執彼地獄諸眾生身，撲置熾燃熱鐵地上，火焰直上一向猛盛，覆面於地，便持利刀，從脚踝上，破出其筋，手捉挽之，乃至項筋，皆相連引，貫徹心髓，痛苦難論。如是挽已，令駕鐵車，馳奔而走，其車甚熱，光焰熾燃，一向猛盛，將其經歷無量由旬。所行之處，純是洞然熱鐵險道，去已復去，隨獄卒意無暫停時，欲向何方，稱意即去。隨所去處，隨所到處，獄卒挽之，未曾捨離。如是去時，隨所經歷，銷鑠罪人身諸肉血無復遺餘。以是因緣，受嚴切苦、極重劇苦、意不憙苦，命亦未終。乃至未盡惡不善業，未滅未散、未變未移，若於往昔人非人身，所作來者，一切悉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生者有者化者住者，以其不善業果報故，從於東方，有大火聚忽爾出生，熾燃赤色，極大猛焰，一向炎赫；如是次第，南西北方、四維上下，各各皆有極大火聚，熾燃出生，光焰炎赫。罪人爾時，以此四方諸大火聚之所圍繞，漸漸逼近，觸其身故，受諸痛苦，乃至受於大嚴切苦，命亦未終。略說如上，於彼獄中，一切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惡業果故，從於東壁出大光焰，直射西壁，到已而住；從於西壁出大光焰，直射東壁，到已而住；從於南壁出大光焰，直射北壁；從於北壁出大光焰，直射南壁；從下射上，自上射下；縱橫相接，上下交射，熱光赫奕，騰焰相衝。爾時，獄卒以諸罪人，擲置六種大火聚內。是諸罪人，乃至受於極嚴切苦，命亦未終。略說乃至彼不善業，未畢未盡，於其中間，具足而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惡業果故，經無量時受長遠苦。爾時，即見地獄東門忽然自開，是諸眾生既聞開聲，復見門開，便走趣之，走已復走，大速疾走，各言：『我等至彼處已，決應得脫。我等今者若到彼處，應大吉祥。』彼諸眾生如是走時、走復走時、速疾走時，其身轉更熾燃

光焰。譬如世間有力壯夫，將大火炬逆風而走，而彼火炬，更復轉燃，焰熾猛盛。如是如是，彼諸眾生，如是走時，速疾走時，身諸支節，轉復熾燃，舉足之時肉血離散，下足之時肉血還生。又彼眾生，如是奔走，欲近門時，罪業力故，門還自閉。罪人爾時，於彼獄中，熾燃光焰熱鐵地上，悶絕倒臥，覆面而踣。既覆倒已，即燒其皮；既燒皮已，次燒其肉；既燒肉已，次燒其筋；既燒筋已，次燒其骨；既燒骨已，徹至其髓。徹至髓時，唯見烟出；出已復出，烟燧火出。罪人於中，乃至次第受極嚴苦，命亦未終。略說如前，未盡彼人惡不善業，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來者，於中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以諸不善業果報故，經無量時，長遠道中受諸苦已，地獄四門還復更開。於門開時，彼地獄中諸眾生等，聞聲見開，向門而走。走已復走，乃至大走，作如是念：『我等今者當於此處必應得脫，我等於今定當訖了。』彼人如是大馳走時，其身轉復熾燃猛烈。譬如壯夫執乾草炬逆風而走，彼炬既燃轉復熾盛。如是如是，彼諸眾生走已復走，乃至大走，如是走時，彼人身分，轉更熾燃。欲舉足時肉血俱散，欲下足時肉血還生。及到獄門，其門還閉。彼諸眾生於此熾燃熱鐵地上，一向馳走，既不得出，其心悶亂，覆面倒地。既倒地已，遍燒身皮；既燒皮已，次燒其肉；既燒肉已，復燒其骨，乃至徹髓，烟焰洞燃，其烟燡煙，其焰炎赫，烟焰相雜，熱惱復倍，彼人於中受極嚴苦。略說如前，乃至壽命未得終盡，惡不善業，未滅未離、未變未散，乃至往昔人非人身，所造作者，一切悉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獄中所有眾生，乃至住者，以不善業果報力故，為地獄火熾燃燒之。爾時，眼所見色，皆是意所不憙，有意憙者皆不現前，非意所好、不可愛色、不善之色，而恒逼惱，耳所聞聲、鼻所聞香、舌所知味、身所覺觸、意所念法，皆是心意所不喜者。非意所喜、非可愛法，恒來現前，凡有境界，皆是不善。彼人於中以是因緣，恒受極重麤澁苦惱，其色惡故，其觸亦然，乃至壽命，未得終盡。惡不善業，未沒未滅，若於往昔人非人身，有所造作，一切惡業，悉皆具受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有何因緣，阿毘至獄名阿毘至耶？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獄中，於一切時，無有須臾暫受安樂，乃至得如一彈指頃，是故名此大地獄者為阿毘至。如是次第，具足受苦。諸比丘！此大地獄諸眾生等，經無量時受長遠苦，乃至得從此阿毘至大地獄出，出已馳走，走已復走，乃至大走，欲求屋宅、求覆求洲、求歸依處、求救護處。爾時，復入黑雲沙等五百由旬諸小地獄，入已乃至略說最後到第十六寒氷地獄，具受眾苦，然後乃於彼處命終。」

此中世尊說如是偈：

「若人身口意造業，　作已入於惡道中，
如是當生活地獄，　最為可畏毛豎處。
經歷無數千億歲，　死已須臾還復活，
怨讎各各相報對，　由此眾生更相殺。
若於父母起惡心，　或佛菩薩聲聞眾，
此等皆墮黑繩獄，　其處受苦極嚴熾。
教他正行令邪曲，　見人友善必破壞，
此等亦墮黑繩獄。　兩舌惡口多妄語，
樂作三種惡重業，　不修三種善根芽，
此等癡人必當入，　合大地獄久受苦。
或殺羊馬及諸牛，　種種雜獸雞猪等，
并殺諸餘蟲蟻類，　彼人當墮合地獄。
世間怖畏相多種，　以此逼迫惱眾生，
當墮碬山地獄中，　受於堆壓舂擣苦。
貪欲恚癡結使故，　迴轉正理令別異，
判是作非乖法律，　彼為刀劍輪所傷。
倚恃強勢劫奪他，　有力無力皆悉取，
若作如是諸逼惱，　當為鐵象所蹴蹋。
若樂殺害諸眾生，　身手血塗心嚴惡，
常行如是不淨業，　彼等當生叫喚處。
種種觸惱眾生故，　於叫喚獄被燒煮，
其中復有大叫喚，　此由諂曲弊猾心。
諸見稠林所覆蔽，　愛網彌密所沈淪，
常行如是最下業，　彼則墮於大叫喚。
若至如是大叫喚，　熾燃鐵城毛豎處，
其中鐵堂及鐵屋，　諸來入者悉燒燃。
若作世間諸事業，　恒當惱亂諸眾生，
彼等當生熱惱獄，　於無量時受熱惱。
世間沙門婆羅門，　父母尊長諸耆舊，
若恒觸惱令不喜，　彼等皆墮熱惱獄。
生天淨業不樂修，　所愛至親常遠離，
憙作如是諸事者，　彼人當入熱惱獄。
惡向沙門婆羅門，　并諸善人父母等，
或復害於餘尊者，　彼墮熱惱常熾燃。
恒多造作諸惡業，　不曾發起一善心，
是人直趣阿毘獄，　當受無量眾苦惱。

若說正法為非法，　說諸非法為正法，
既無增益於善事，　彼人當入阿毘獄。
活及黑繩此兩獄，　合會叫喚等為五，
熱惱大熱共成七，　阿毘至獄為第八。
此八名為大地獄，　嚴熾苦切難忍受，
惡業之人所作故，　其中小獄有十六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此偈已，告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「汝諸比丘！應當知彼世界中間，別更復有十地獄處。何等為十？所謂頞浮陀地獄、泥羅浮陀地獄、阿呼地獄、呼呼婆地獄、阿吒吒地獄、搔揵提迦地獄、優鉢羅地獄、波頭摩地獄、奔荼梨地獄、拘牟陀地獄。諸比丘！於彼中間有如是等十種地獄。諸比丘！何因何緣，頞浮陀地獄名頞浮陀耶？諸比丘！頞浮陀獄諸眾生等，所有身形，猶如泡沫，是故名為頞浮陀也。

「復次，於中有何因緣，泥羅浮陀地獄名泥羅浮陀耶？諸比丘！彼泥羅浮陀地獄中諸眾生等，所有身形，譬如肉段，是故名為泥羅浮陀。

「復次，於中何因何緣，阿呼地獄名為阿呼？諸比丘！阿呼地獄諸眾生等，受嚴切苦逼迫之時，叫喚而言：『阿呼阿呼，甚大苦也。』是故名為阿呼地獄。

「復次，於中何因何緣，呼呼婆獄名呼呼婆耶？諸比丘！彼呼呼婆地獄中諸眾生等，為彼地獄極苦逼時，叫喚而言：『呼呼婆，呼呼婆。』是故名為呼呼婆也。

「復次，於中何因何緣，阿吒吒獄名阿吒吒耶？諸比丘！彼阿吒吒地獄中諸眾生等，以極苦惱逼切其身，但得唱言：『阿吒吒，阿吒吒。』然其舌聲不能出口，是故名為阿吒吒也。

「復次，於中何因何緣，搔揵提迦名搔揵提迦耶？諸比丘！搔揵提迦地獄之中，猛火焰色如搔揵提迦花，是故名為搔揵提迦。

「復次，於中何因何緣，優鉢羅獄名優鉢羅耶？諸比丘！彼優鉢羅地獄之中，猛火焰色如優鉢羅華，是故名為優鉢羅也。

「復次，於中何因何緣，拘牟陀獄名拘牟陀耶？諸比丘！彼拘牟陀地獄之中，猛火焰色如拘牟陀花，是故名為拘牟陀也。

「復次，於中何因何緣，奔荼梨迦獄名奔荼梨迦耶？諸比丘！奔荼梨迦地獄之中，猛火焰色如奔荼梨迦花，是故名為奔荼梨迦。

「復次，於中何因何緣，波頭摩獄名波頭摩耶？諸比丘！彼波頭摩地獄之中，猛火焰色如波頭摩花，是故名為波頭摩也。

「諸比丘！如憍薩羅國斛量如是胡麻滿二十斛，高盛不槩，而於其間，有一丈夫，滿百年已取一胡麻。如是次第，滿百年已復取一

粒，擲置餘處。諸比丘！如是擲彼憍薩羅國滿二十斛胡麻盡已，爾所時節，頻浮陀獄，我說其壽猶未畢盡。且以此數，略而計之，如是二十頻浮陀壽，為一泥羅浮陀壽；二十泥羅浮陀壽，為一阿呼壽；二十阿呼壽，為一呼呼婆壽；二十呼呼婆壽，為一阿吒吒壽；二十阿吒吒壽，為一搔揵提迦壽；二十搔揵提迦壽，為一優鉢羅壽；二十優鉢羅壽，為一拘牟陀壽；二十拘牟陀壽，為一奔茶梨迦壽；二十奔茶梨迦壽，為一波頭摩壽；二十波頭摩壽，為一中劫。「諸比丘！波頭摩地獄所住之處，若諸眾生離其處所一百由旬，便為彼獄火焰所及；若離五十由旬所住眾生，為彼火熏皆盲無眼；若離二十五由旬所住眾生，身之肉血燋燃破散。諸比丘！瞿迦梨比丘，為於舍利弗、目揵連所起誹謗心，濁心惡心故，死後即生波頭摩獄。生彼處已，從其口中出大熱焰，長餘十肘，於其舌上自然而有五百鐵犁，恒常耕之。諸比丘！我於餘處，未曾見有如是色類自損害也，所謂於梵行人邊生垢濁心故、損惱心故、毒惡心故、不利益心故、無慈心故、無淨心故。諸比丘！是故汝等應於一切梵行人所，起慈身口意業。如我所見，晝夜起慈身口意者，常受安樂。是故汝等，一切比丘，皆當如我所見所說，應於晝夜常起慈心，汝等常當如是習學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此伽他曰：

「世間諸人在世時，　舌上自然生斤鈇，
所謂口說諸毒惡，　還自衰損害其身。
應讚歎者不稱譽，　不應讚者反談美，
如是名為口中諍，　以此諍故無樂受。
若人博戲得資財，　是為世間微諍事，
於淨行人起濁心，　是名口中大鬪諍。
如是三十六百千，　泥羅浮陀地獄數，
五頻浮陀諸地獄，　及墮波頭摩獄中；
以毀聖人致如是，　由口意業作惡故。

「諸比丘！世界中間，復有諸風，名曰熱惱。諸比丘！彼等諸風，若來至此四洲界者，此四洲界所有眾生，生者住者，一切身分，悉皆散壞消滅無餘。譬如葦荻若被刈已，不得水灌，皆當乾壞，無有遺餘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世界中間，所有諸風，名熱惱者，若來至此四洲界時，此四洲界所有眾生，一時皆悉乾壞無餘，亦復如是。但以內鐵圍山、大鐵圍山二山所障，是故彼風不來到此。

「諸比丘！彼鐵圍山、大鐵圍山，能作如是最大利益，為此四洲四世界中諸眾生等作依止業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世界中間，所有諸風，吹彼地獄燒煮眾生，身肉脂髓，種種不淨，臭穢之氣，甚可畏惡。諸比丘！其風若來至此四洲世界中者，四洲世界所有眾生，乃至住者，一切盲冥無復眼目，以其臭氣極猛盛故。然由鐵圍及大鐵圍二山為障，遮礙彼故不來至此。

「諸比丘！彼內鐵圍及大鐵圍二種大山，乃能為此四洲世界諸眾生等，作如是比最大利益，成諸眾生依止業故。復次，諸比丘！世界中間，更有大風，名僧伽多。諸比丘！彼風若來至此世界，則此世界四種大洲及八萬四千諸餘小洲，并餘大山、須彌山王，悉能吹舉去地或高一俱盧奢，舉已能令分散破壞；乃至二三四五六七俱盧奢，既擎舉已，悉能令其星散破壞；乃至擎舉高一由旬，星散破壞，亦如前說。如是二三四五六七由旬，擎舉破壞，悉令分散；乃至一百由旬，既擎舉已，分散破壞；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，既擎舉已，分散破壞，亦復如前。乃至一千由旬，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，擎舉之已，分散破壞。諸比丘！譬如壯夫手把麥麩，把已高舉，末令粉碎，於虛空中，分散棄擲，令無遺餘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彼世界中間最大猛風，名僧伽多，其風若來至此四洲，爾時此界四種大洲，及八萬四千諸餘小洲，一切諸山、并須彌山王，悉能高舉，至一俱盧奢，分散破壞，略說如前；乃至舉高七千由旬，分散破壞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但由內鐵圍山、大鐵圍山二山障故，不來至此。諸比丘！彼內鐵圍山、大鐵圍山二山威德，有大利益，乃能如是，為此四洲四世界中諸眾生等作依止業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當閻浮洲南二鐵圍山外，有閻魔王宮殿住處，縱廣正等六千由旬，七重牆壁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其外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。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所謂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車璩瑪瑙等之所成就。於其四方各有諸門，一一諸門，皆有却敵樓櫓臺殿、園苑花池。是諸花池及園苑內，有種種樹，其樹各有種種眾葉、種種妙花、種種美果，彌滿遍布。種種諸香，隨風遠熏。種種眾鳥，各各和鳴。復次，諸比丘！彼閻魔王，以其惡業不善果故，於夜三時及晝三時，自然而有赤融銅汁，在前出生。當於是時，其王宮殿，即變為鐵，於先所有五欲功德在目前者，皆沒不現。若在宮內，即於宮內如是出生。時，閻魔王見此事已，怖畏不安，諸毛皆豎，即便出外。若在宮外，即復於外如是出生。時，閻魔王心生怖畏，顫動不安，身有諸毛，一時皆豎，即走入內。時，守獄者取閻摩王，高舉撲之，置熱鐵地上，其地熾燃，極大猛盛，光焰炎赫，撲令臥已，即以鐵鉗，開張其口，以融銅汁，瀉置口中。時，閻摩王被燒脣口；燒脣口已，次燒其舌；既燒舌已，復燒咽喉；燒咽喉已，復燒大腸及小腸等，次第燋燃，從下而出。當於

爾時，彼閻摩王，作如是念：『一切眾生，以於往昔身作惡行、口作惡行、意作惡行，是故彼等皆受如是種種異色無量苦惱心不憙事。如地獄中諸眾生等，今我此身并餘眾生，與閻摩王同作業者，亦復如是。嗚呼！願我從今捨此身已，更得身時，俱於人間相逢受生，令我爾時於如來法中當得信解，得信解已，我於彼處復當更得信解具足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得正信解，從家出家。我於爾時，既出家已，和合不久，便於善男子為何事故，得正信解，從家出家，無上梵行所盡之處、現見法中，自得通證。具足證已，願我當言：「我今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應作者，皆已作訖，更不復於後世受生。」』

「諸比丘！彼閻摩王，復於是時，發如是等熏習善念。即於爾時，彼閻摩王所住宮殿，還成七寶，種種出生，猶如諸天五欲功德現前具足。爾時，閻摩王復作是念：『一切眾生，以身善行口意善行，便得快樂，唯願彼等各各皆受如是安樂。譬如空居諸夜叉輩，所謂我身及餘閻摩王，諸有眾生，同集業者。』

「諸比丘！有三天使在於世間。何等為三？所謂老、病、死也。諸比丘！有一種人，以自放逸，身行惡行、口行惡行、意行惡行，如是等人，身口及意皆行於惡。以此因緣，身壞命終，趣於惡道，生地獄中。諸守獄者，應時即來，驅彼眾生，至閻摩王前白言：『天王，此等眾生昔在人間，縱逸自在，不善和合，恣身口意行於惡行。以其身口及意行惡行故，今來生此。唯願天王，善教示之，善呵責之。』

「時閻摩王問罪人言：『汝善丈夫！昔在人間，第一天使，善教示汝、善呵責汝，豈得不見彼初天使出現生耶？』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實不見。』時，閻摩王重復告言：『丈夫！汝豈不見，昔在世間為人身時，或作婦女、或作丈夫，衰老相現，摩訶羅時，齒落髮白，皮膚緩皺，黑黶遍體，狀若胡麻，膊傴背曲，行步跛蹇，足不依身，左右傾側，頸細皮寬，兩邊垂緩，猶若牛[古*頁]，脣口乾枯，喉舌燥澁，身體屈弱，氣力綿微，喘息出聲，猶如挽鋸，向前欲倒，恃杖而行，盛年衰損，血肉消竭，羸瘦尪弱，趣來世路，舉動沈滯，無復壯形，乃至身心，恒常顫掉，一切支節，疲懈難攝。汝見之不？』彼人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實見之。』時，閻摩王復告之言：『汝愚癡人，無有智慧。昔日既見如是相貌，云何不作如是思惟：「我今此身，亦有是法，亦有是事，我亦未離如是等法。我今具有如是老法，未得遠離。我當於身口意，亦可造作微妙善業，使我當有長夜利益安樂之報？」』

「爾時，彼人復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實不作如是思惟。何以故？以心縱蕩行放逸故。』時，閻摩王又更告言：『汝愚癡人，若如是者，

汝自懈怠行放逸故，不修身口及意善業。以是因緣汝當長夜得大苦惱，無有安樂，是故汝當具足受此放逸之罪，得如是等惡業果報，亦如諸餘放逸眾生受此罪報。又汝諸人，此之苦報惡業果者，非汝母作、非汝父作、非汝兄弟作、非姊妹作、非國王作、非諸天作，亦非往昔先人所作，是汝自身作此惡業，今還聚集受此報也。』

「爾時，閻摩王，具以如是第一天使，善加教示，呵責彼已，復以第二天使，善教示之，善呵責之。告言：『諸人，汝豈不見第二天使世間出耶？』答言：『大天，我實不見。』王復告言：『汝豈不見，昔在世間作人身時，若婦女身、若丈夫身，四大和合，忽爾乖違，病苦所侵，纏綿困篤，或臥小床、或臥大床，以自糞屎汙穢於身，宛轉其中，不得自在。眠臥起坐，仰人扶侍，洗拭抱持，與飲與食，一切須人，汝見之不？』

「彼人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實見之。』王復告言：『癡人！汝見如是；若巧智者，云何不作如是思惟：「我今亦有如是之法，我今亦有如是之事，我亦未離如是之患法，我亦自有如是患事。既未免脫，應自覺知，我今亦可作諸善業，若身若口若意善業，令我當來長夜得於大利益事大安樂事？」』彼人答言：『不也，大天！我實不作如是思惟。以懈怠心行放逸故。』

「王復告言：『癡人！汝今既是行放逸者，懶惰懈怠不作善業，若身、若口、若意善業，汝何能得長夜利益及安樂報？是故汝當修行善事。若行放逸，隨放逸故，汝此惡業，非父母作、非兄弟作、非姊妹作、非王非天，亦非往昔先人所作、非諸沙門及婆羅門等之所造作。此之惡業汝既自作，汝還自受此果報也。』

「時，閻摩王次以如是第二天使，善加教示，呵責彼已，更以第三天使，善教示之，善呵責之。語言：『汝愚癡人！汝昔人間作人身時，豈可不見第三天使世間出耶？』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實不見。』時，閻摩王復告之言：『汝愚癡人！在世間時，豈復不見，若婦女身、若丈夫身，隨時命終，置於床上，以雜色衣，而蒙覆之，將出聚落，又作種種斗帳軒蓋，周匝莊嚴。眷屬圍遶，絕棄瓔珞，舉手散髮，灰土坌頭，極大悲惱，號咷哭泣，或言：「嗚呼。」或言：「多多。」或言：「養育。」舉聲大叫，搥胷哀慟，種種語言，酸哽楚切。汝悉見不？』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實見之。』時，閻摩王復告之言：『癡人！汝昔既見如此等事，何不自作如是思惟：「我今亦有如是之法，我身亦有如是之事。我既未脫如是事者，我亦有死，亦有死法，未得免離。我今宜可作諸善業，若身若口若意善業，為我長夜得大利益得安樂故。」』爾時，彼人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實不作如是思惟。何以故？以放逸故。』

「時，閻摩王復告之言：『癡人！汝今既是放逸行者，以放逸故，不作善業，亦不為汝長夜利益！長夜安樂故，聚集其餘身口意善。是故汝今有如是事，謂放逸行，以放逸故，汝自造此惡不善業。汝此惡業，非父母作、非兄弟作、非姊妹作、非王非天，亦非往昔先人所作，又非沙門婆羅門作。汝此惡業是汝自作，自聚集故，得此果報，汝還自受。』時，閻摩王，具足以此第三天使，教示呵責彼諸罪人，呵責訖已，勅令將去。時，守獄者，即執罪人兩足兩臂，以頭向下，以足向上，遙擲置於諸地獄中。」爾時，世尊說此偈言：

「眾生造作惡業已，　死後墮於惡趣中，
時閻摩王見彼來，　以悲愍心而呵責：
『汝昔在於人間時，　可不見於老病死？
此是天使來告示，　云何放逸不覺知？
縱身口意染諸塵，　不行施戒自調伏，
如此云何名有識，　而不造作利益因？』
爾時如法閻摩王，　作是呵責罪人已，
彼人喘息心驚怖，　舉身顫掉白王言：
『我昔由隨惡朋友，　聞諸善法心不喜，
貪欲瞋恚所纏覆，　不作自利故損身。』
王言：『汝不修善因，　唯造種種諸惡業，
癡人今日當得果，　受彼業故來地獄。
如此一切諸惡業，　非父非母之所作，
亦非沙門婆羅門，　又非國王諸天造。
此但是汝自所作，　諸惡業種不淨故，
自既作此諸惡業，　今當分受此惡果。』
彼王以是三天使，　次第教示呵責已，
於是獄主閻摩王，　棄捨罪人令將去。
閻摩世中居住者，　即前執取諸罪人，
牽將趣於地獄所，　極大可畏毛豎處。
四邊相向有四門，　四方四維皆齊整，
周迴院牆悉是鐵，　四面復以鐵為欄。
熾燃熱鐵以為地，　光焰猛盛烟火合，
遙見可畏心破裂，　嚴熾炎赫不可向。
猶如一百由旬內，　大火熾燃悉彌滿，
其中所燒眾生類，　皆由往昔作惡因。
被三天使之所訶，　而心放逸無覺察，
彼等於今長夜悔，　皆由往昔下劣心。
諸有智慧眾生等，　若見天使來開導，

應當精勤莫放逸，　此聖法王善巧說。
既見聞已當驚恐，　諸有生死窮盡處，
一切無過於涅槃，　種種患盡無有餘。
至彼安隱則快樂，　如是見法得寂滅，
所謂已度諸恐怖，　自然清淨得涅槃。

起世經卷第四

起世經卷第五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

諸龍金翅鳥品第五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一切龍類有四種生。何等為四？一者卵生、二者胎生、三者濕生、四者化生，此等名為四生龍也。諸比丘！金翅鳥類亦四種生，所謂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此名四生。諸比丘！大海水下，有娑伽羅龍王宮殿，縱廣正等八萬由旬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，周匝嚴飾，七重珠網，寶鈴間錯。復有七重多羅行樹，扶踈蔭映，周迴圍繞，妙色樓觀，眾寶莊挍，所謂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碑璩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其四方各有諸門，一一諸門，並有重閣樓觀却敵，復有園苑及諸泉池。園池之內，各各皆有眾雜花草，行伍相當。復有諸樹，種種枝葉、種種花果、種種妙香，隨風遠熏。種種諸鳥，和鳴清亮。諸比丘！須彌山王、佉低羅山，二山中間，復有難陀、優波難陀二大龍王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六千由旬，七重垣牆，七重欄楯，略說如上，乃至眾鳥各各和鳴。

「諸比丘！大海之北，為諸龍王及一切金翅鳥王故，生一大樹，名曰居吒奢摩離(隋言鹿聚)。其樹根本周七由旬，下入地中二十由旬，其身出高一百由旬，枝葉遍覆五十由旬。樹外園院，縱廣正等五百由旬，七重牆塹，乃至眾鳥各各和鳴，略說如上。

「諸比丘！居吒奢摩離大樹東面，有卵生龍及卵生金翅鳥等宮殿住處。其宮縱廣各六百由旬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眾鳥各各和鳴，略說如上。居吒奢摩離大樹南，有胎生龍及胎生金翅鳥等宮殿住處，亦各縱廣六百由旬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眾鳥各各和鳴，略說如上。居吒奢摩離大樹西面，有濕生龍及濕生金翅鳥等宮殿住處，亦各縱廣六百由旬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眾鳥各各和鳴，略說如上。居吒奢摩離大樹北面，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鳥等宮殿住處，亦各縱廣六百由旬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眾鳥各各和鳴，略說如上。

「諸比丘！彼卵生金翅鳥王，若欲搏取卵生龍時，便即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，觀大海已，乃更飛下，以其兩翅扇大海水，令水自開二百由旬，即於其中，銜卵生龍，將出海外，隨意而食。諸比丘！卵生金翅鳥王，唯能取得卵生龍等隨意食之，則不能取胎生、濕生、化生龍等。

「諸比丘！胎生金翅鳥王，若欲搏取卵生龍者，即便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，下觀大海，亦以兩翅扇大海水，令水自開二百由旬，因而銜取卵生諸龍，將出海外，隨意而食；又胎生金翅鳥王，

若欲搏取胎生龍者，即便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南枝之上，下觀大海，以其兩翅扇大海水，水為之開四百由旬，遂於其中，銜胎生龍，將出海外，隨意而食。諸比丘！此胎生金翅鳥王，唯能取得卵生諸龍及胎生龍，隨其所用，則不能取濕生、化生二種龍也。

「諸比丘！濕生金翅鳥王，若欲搏取卵生龍時，即便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，以其兩翅扇大海水，水為之開二百由旬，開已銜取卵生諸龍，隨意而食；又濕生金翅鳥王，若欲搏取胎生龍時，即便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南枝之上，以其兩翅扇大海水，水為之開四百由旬，開已銜取胎生諸龍，隨意所用；又濕生金翅鳥王，若欲搏取濕生龍者，即便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西枝之上，以其兩翅扇大海水，水為之開八百由旬，即便銜取濕生諸龍，隨意而食。諸比丘！諸濕生金翅鳥王，唯能取得卵生、胎生、濕生龍等，恣其所用，隨意而食，則不能取化生諸龍。

「諸比丘！其化生金翅鳥王，若欲搏取卵生龍者，即時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，以其兩翅扇大海水，水為之開二百由旬，即便銜取卵生諸龍，隨意而食；又此化生金翅鳥王，若欲搏取胎生龍者，即時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南枝之上，以翅扇海，水為之開四百由旬，海既開已，化生鳥王，即便銜取胎生諸龍，隨意而食；又此化生金翅鳥王，若欲搏取濕生龍者，即便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西枝之上，以翅扇海，水為之開八百由旬，即時銜取濕生諸龍，隨意而食；又此化生金翅鳥王，若欲搏取化生龍者，即復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北枝之上，下觀大海，便以兩翅飛扇大海，水為之開一千六百由旬，即便銜取化生諸龍，隨意而食。諸比丘！彼諸龍等，悉皆為此金翅鳥王之所食噉。

「諸比丘！別有諸龍，金翅鳥王所不能取，謂娑伽羅龍王，未曾為彼金翅鳥王之所驚動；復有難陀龍王、優波難陀龍王，此二龍王，亦不為彼金翅鳥王之所能取；復有提頭賴吒龍王、阿那婆達多龍王，金翅鳥王亦不能取。諸比丘！其餘龍王，亦有不為金翅鳥王搏取食者，謂摩多車迦龍王、德叉迦龍王、羯勒拏橋多摩伽龍王、熾婆陀弗知梨迦龍王、商居波陀迦龍王、甘婆羅龍王、阿濕婆多羅龍王等。諸比丘！更有餘龍，於其住處境界之中，亦復不為諸金翅鳥之所食噉。

「諸比丘！此等眾生有何因緣，在如是趣，生於龍中？諸比丘！有諸眾生，熏修龍因、受持龍戒、發起龍心、分別龍意，作是業已，為彼因緣所成熟故，生在龍中。復有眾生，熏修金翅鳥因、受持金翅鳥戒、發起金翅鳥心、分別金翅鳥意，以是因緣身壞命盡，生在如是金翅鳥中。復有眾生，熏修野獸因、受持野獸戒、發起野獸心、習行野獸業、分別野獸意，以如是等種種熏修諸獸戒因，發起

行業，成就心意，眾因緣故，身壞命盡，即生如是諸雜獸中。復有眾生，熏修牛因、牛戒、牛業、牛心、牛意，略說如前，乃至分別以是緣故生於牛中。復有眾生，熏修雞因、雞戒、雞業、雞心、雞意，略說如前，乃至分別以是因緣生於雞中。復有眾生，修鵂鶹因、受鵂鶹戒、發鵂鶹心、行鵂鶹業、分別鵂鶹意，以是熏修鵂鶹之業、受鵂鶹戒、起鵂鶹心、分別鵂鶹意故，捨此身已生鵂鶹中。

「諸比丘！復有眾生，熏修月戒，或修日戒、星宿戒、大人戒，或有熏修默然戒、或有熏修大力天戒、或有熏修大丈夫戒、或有熏修入水戒、或有熏修供養日戒、或有熏修事行火戒、或修苦行諸穢濁處，既熏修已作如是念：『願我所修此等諸戒，謂月戒、日戒、星辰戒、默然戒、大力天戒、大丈夫戒、水戒、火戒、苦行穢濁如是等戒，令我因此當得作天，或得天報。』發如是等邪思惟願。諸比丘！此諸丈夫福伽羅等，起邪願者，我今當說彼所趣向，必生二處：若生地獄、若生畜生。

「諸比丘！或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常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無常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亦常無常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非常非無常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或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有邊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無邊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亦有邊亦無邊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或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命即是身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命異身異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有命有身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無命無身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有有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無有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亦有有亦無有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復有一種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非有有非無有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言『我及世間常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於諸行中當有我見、當有世見；離諸行中當有我見、當有世見。以是義故，彼等作如是見，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常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言『我及世間無常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於諸行中，當有無我見、無世間見；離諸行中，當有無我見、無世間見。以是義故，彼等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無常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言『我及世間亦常亦無常。此是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於諸行中，當有我見及世間見；離諸行中，當有我見及世間見。以是義故，彼等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亦常無常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言『我及世間非常非非常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於諸行中，當有我見及世間見；離諸行中，當有我見及世間見。是故彼等作是說言：『我及世間非常非非常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言『我及世間有邊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說：『命有邊、人有邊，從初託胎在母腹中名命，死後殯埋名人。上人從初出生受身四種，七返墮落、七度流轉、七走七行，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有邊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言『我及世間無邊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說：『命無有邊、人無有邊。從初託胎在母腹中名命，死後殯埋名人。上人從初出生受身四種，七返墮落、七度流轉、七走七行，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無邊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言『我及世間亦有邊亦無邊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說：『命亦有邊亦無邊。是人從初託胎在母腹中，死後殯埋。上人從初受身四種，七返墮落、七度流轉、七走七行，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說：『我及世間，亦有邊亦無邊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言『我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說：『世間非有邊非無邊。從初受身四種，七返墮落、七度

流轉、七走七行已，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言『命即是身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於身中見有我及見有命；於餘身中亦見有我及見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即命是身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言『命異身異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於身中見有我及見有命；於餘身中亦見有我及見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命異身異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言『有命有身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於身中見有我及見有命；於餘身中亦見有我及見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有命有身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言：『非命非身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於身中不見有我不見有命；於餘身中亦不見有我不見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非命非身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作如是說言『如來死後有有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於世作如是見：從壽命當至壽命，亦當趣向流轉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有有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言『如來死後無有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於世作如是見：此有壽命至彼，後有壽命即斷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無有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言『如來死後亦有有亦無有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於世作如是見：此處命斷，往至彼處，趣向流轉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亦有有亦無有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
「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門婆羅門等，作如是見、如是說言『如來死後非有有非無有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者，彼諸沙門婆羅門等，於世作如是見：人於此處命斷壞已，移至彼處命亦斷壞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來死後非有有非無有。此事實，餘虛妄。』」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諸比丘！我念往昔有一國王，名曰鏡面。彼鏡面王曾於一時，意欲觀諸生盲以為戲樂，即便宣勅普告國內生盲丈夫，皆令集會。既集會已，語彼群盲作如是言：『汝等生盲，頗亦能知象之形相？其狀云何？』彼諸生盲同聲答言：『天王！我

等生盲，實不能知象之形相。』王復告言：『汝等先來既未識象，今者欲知象形相不？』時，彼群盲復同答言：『天王！我實未識。若蒙王恩，我等或當知象形相。』時，鏡面王即時降勅，喚一象師，而告之言：『卿可速往我象廐內，取一象來，置於我前，示諸盲人。』時，調象師受王勅已，即將象來置王殿前，語眾盲言：『此即是象。』時，諸盲人各各以手摩觸其象。爾時，象師復語眾盲：『汝觸象已，以實報王。』時，眾盲人有觸鼻者、有觸牙者、有觸耳者、有觸頭項背脇尾脚諸身分者。

「時，王問言：『諸生盲輩，汝等已知象形相耶？』諸生盲人同答王言：『天王！我等已知象之形相。』爾時，彼王即復問言：『汝等諸盲，若知象者，象為何相？』時，群盲中有觸鼻者，即白王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繩。』觸其牙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橛。』觸其耳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箕。』觸其頭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甕。』觸其項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如屋栿。』觸其背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如屋脊。』觸其脇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篦。』觸其髀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樹。』觸其脚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臼。』觸其尾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如掃箒。』時，眾盲人各各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是』、『天王！象形如是』，作如是白已。時，王即告眾盲人言：『汝亦不知是象非象，況能得知象之形相？』時，彼眾盲各各自執，共相諍鬪，各各以手自遮其面，互相誼競，互相呰毀。各言已。是時，鏡面王見彼眾盲如是諍競，大笑歡樂。王於彼時即說偈言：

「『是等群盲生無目，　橫於此事互相諍，
曾無有人教語之，　云何能知象身分？』

「諸比丘！如是，如是。世間所有諸沙門婆羅門等，亦復如是，既不能知如實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聖諦。既不實知，當知彼等，方應長夜共生諍鬪，流轉生死，互相呰毀，互相罵辱。既生諍鬪，執競不休，各各以手，自遮其面，如彼群盲，共相惱亂。」於中有偈：

若不能知苦聖諦，　亦復不知苦集因，
所有世間諸苦法，　此苦滅盡無餘處。
於中是道尚不知，　況知滅苦所行行，
如是其心未解脫，　未得智慧解脫處。
彼既不能諦了觀，　但知趣向生老死，
未得免離諸魔縛，　豈能到於無有處。

「諸比丘！若有沙門婆羅門等，能知如實苦聖諦，苦集、苦滅、苦滅道聖諦，如實知者，應當如是隨順修學。彼等長夜和合共行，各各歡喜，無有諍競，同趣一學，猶如水乳共相和合，一處同住，示現教師所說聖法，安樂處住。」此中說偈：

若能知是諸有苦，　及有所生諸苦因，
既知一切悉皆苦，　應令盡滅無有餘。
若知此滅由於道，　便到苦滅所得處，
即能具足心解脫，　及得智慧解脫處。
則能到於諸有邊，　如是不至生老死，
長得免脫於魔縛，　永離世間諸有處。

起世經阿修羅品第六之一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比丘！須彌山王東面，去山過千由旬，大海之下，有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國土住處。其處縱廣八萬由旬，七重城壁周匝圍繞、七重欄楯，普遍莊嚴，乃至七重金銀鈴網，周圍挍飾。外有七重多羅行樹，雜色可觀，皆是七寶所共合成，謂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碑璩瑪瑙。一一城壁，高百由旬，厚五十由旬。城壁四面，各各相去五百由旬，則置一門，其門並高三十由旬、闊十二由旬。於一一門，悉有種種却敵樓櫓園苑陂池，諸園苑中各各皆有種種果樹。其樹各有種種葉、種種花、種種果，其果各有種種異香，其氣遠熏。復有種種雜類眾鳥，各各和鳴，出種種聲，其音哀雅。諸比丘！彼阿修羅大城之中，為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別立宮殿，其宮名曰設摩婆帝宮城，縱廣一萬由旬，七重城壁，並是七寶之所合成，高百由旬，厚五十由旬。於城四面各各相去五百由旬，便置一門，諸門並高三十由旬，闊十二由旬。其一一門，亦有樓櫓却敵臺閣、園苑陂池、諸花沼等。復有種種眾雜果樹，其樹各有種種葉、種種花、種種果、種種香，其香普熏。有種種鳥，各各和鳴，出種種聲，其音哀雅。

「諸比丘！設摩婆帝城內正處中央，為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置集會處，名曰七頭。其處縱廣五百由旬，七重欄楯，周圍校飾，亦有七重金銀鈴網。其外七重多羅行樹，四方圍繞，雜色莊嚴，甚可愛樂，悉是金銀頗梨、珊瑚赤珠、碑璩瑪瑙七寶所成。其處四面各有諸門，一一諸門樓櫓却敵，亦是七寶之所合成，雜色間錯，令人樂觀。其地皆是紺青琉璃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迦衣。
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七頭會處，當中自然有一寶柱，高二十由旬，於寶柱下，為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安立寶座。高一由旬，方半由旬，碑璩瑪瑙七寶所成，雜色間錯，甚可愛樂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

如迦旃隣提迦衣。其座兩邊，各有十六小阿修羅所坐之處，亦以七寶之所成就，所謂金銀乃至瑪瑙，雜色可觀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迦衣。
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七頭會處，東面有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宮，其處縱廣一千由旬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。外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四面周匝，莊嚴圍繞，雜色間錯，甚可愛樂，亦是七寶之所成就，所謂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碑璩瑪瑙。於四方面，各有諸門，一一諸門，皆有樓櫓却敵臺閣、園苑陂池、諸花沼等。復有諸樹，其樹各有種種葉，種種花、種種果、種種香，其香普熏。有種種鳥，各各和鳴，出種種聲，其音哀雅。
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七頭會處，南西北方，各有宮殿，皆是諸小阿修羅王所住之處，其處縱廣或九百由旬，或八百、七百、六百、五百、四百、三百、二百由旬，其最小者，猶尚縱廣一百由旬，七重垣牆，略說乃至種種眾鳥，各各和鳴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七頭會處四面，復有一切最小阿修羅等所住宮殿，其處縱廣或九十由旬，或八十七十、六十五十、四十三十、二十由旬，最極小者，猶尚縱廣十二由旬，七重垣牆，略說乃至有種種鳥，各各和鳴。
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七頭會處東面，有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苑，名娑羅林。其林縱廣一千由旬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皆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四方面，各有諸門，一一諸門，樓櫓却敵，雜色可觀，亦是七寶之所成就，所謂金銀乃至瑪瑙。
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七頭會處南面，復有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苑，名奢摩梨林。其林縱廣亦千由旬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並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四方面，各有諸門，一一諸門，皆有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亦為七寶之所成就，所謂金銀乃至瑪瑙。
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七頭會處北面，亦有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苑，名難陀那林。其林縱廣亦千由旬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皆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四方面，各有諸門，一一諸門，並皆具有樓櫓却敵，雜色可觀，乃至悉是碑璩瑪瑙，諸珍寶物之所成就。然此諸門，唯無臺閣，自餘莊嚴，與前同等。

「諸比丘！其娑羅林、奢摩梨林，二林之間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有一大池，名曰難陀。其池縱廣五百由旬，水甚涼冷，澄潔輕美，常不渾濁。七種寶塼，廁填間錯，七重板砌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周匝懸垂。其外七重多羅行樹，四面圍繞，雜色可觀，皆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四方面，各有階道，雜色間錯，令人樂觀，亦為七寶之所成就。復有諸花，遍生池中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究牟陀花、奔荼利花。形如火者，火色火光；形如金者，金色金

光；其形青者，青色青光；其形赤者，赤色赤光；其形白者，白色白光；其形綠者，綠色綠光。團如車輪，其花光明，照一由旬。香氣所熏，亦一由旬。池中又出無量藕根，大如車軸，割之汁出，色白如乳，其味甘美，猶如上蜜。

「諸比丘！其俱毘陀羅及難陀那，二林中間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有一大樹，名蘇質怛邏波吒羅。其本周圍滿七由旬，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，其身上出高百由旬，枝葉蔭覆五十由旬，其院周迴五百由旬，其外亦有七重垣牆，略說乃至周匝圍繞，雜色可觀，及硨磲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四方面亦有諸門，並皆七寶之所成就，一一諸門亦有樓櫓却敵，略說乃至種種眾鳥，各各和鳴。

起世經卷第五

起世經卷第六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

阿修羅品第六之餘
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七頭會處，有二岐道，為通彼王往來遊戲故；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宮殿之處，有二岐道，亦復如是。諸小阿修羅王宮殿之處，亦二岐道；諸小阿修羅住止之處，亦二岐道；娑羅園林，亦二岐道；奢摩梨園林，亦二岐道；俱毘陀羅園林，亦二岐道；難陀那園林，亦二岐道；難陀池側，亦二岐道；蘇質怛邏波吒羅大樹之下，亦二岐道。悉皆如前，與七頭會處，相通來往。

「諸比丘！若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意欲向彼娑羅園林，奢摩梨、俱毘陀羅、難陀那等園林，澡浴嬉戲，遊行受樂者，爾時，彼王即便心念諸小阿修羅王，及念諸小阿修羅眾。是時，諸小阿修羅王，并及諸小阿修羅等，亦生是念：『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心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即以種種眾寶瓔珞，莊嚴其身，各嚴飾已，乘種種乘，俱共來詣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宮門之外，到已下乘，至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殿前而住。

「爾時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見此諸小阿修羅王，及諸小阿修羅眾，來在殿前，亦即自以種種瓔珞，莊嚴其身，既莊嚴已，便起就乘。是時，諸小阿修羅王，及諸小阿修羅眾等，左右侍衛，周匝圍繞，前後導從，相將往詣娑羅園林，及奢摩梨園林、俱毘陀羅園林、難陀那園林，到其處已，先在難陀園林前，駐駕而息。

「諸比丘！難陀園內，有三風輪，自然吹動，莊嚴彼園。何名為三？謂開、淨、吹。何者名開？有風輪來，開彼諸門，名之為開；何者為淨？有風輪來，掃彼園林，令地清淨，名之為淨；何者為吹？有風輪來，吹動彼園，林樹眾花，飄零四散，名之為吹。諸比丘！難陀園中，風散種種上妙眾花，積至于膝。有種種香，其香氛馥，遍滿園林。當於是時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即與諸小阿修羅王及小阿修羅眾圍繞，共入難陀園林，隨意洗浴，觀看遊戲。諸阿修羅等，於此園林，或經一月，或二三月，澡浴嬉戲，各隨所欲，住止遊行，恣情受樂。

「諸比丘！有五阿修羅，恒常住在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側，為欲防遏諸惡事故。何者為五？一名隨喜、二名常有、三名常醉、四名牟真隣陀、五名鞞呵多羅。諸比丘！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有如是等五阿修羅，恒常在側，守衛防護。諸比丘！彼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宮殿之上，有大海水，深萬由旬，住在其上。然彼水聚，有四

種風輪，自然持之。何等為四？一名為住、二名安住、三名不墮、四名牢固。由此風持，常住不動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王南面，過千由旬，大海之下，有踊躍阿修羅王宮殿住處。其處縱廣八萬由旬，七重城壁，略說猶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住處，一切所有，此中一一亦如彼說，汝應當知。乃至此王宮殿之上，所有大水聚，亦為四風輪之所住持，所謂住及安住、不墮、牢固等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王西面，亦千由旬，大海水下，有奢婆羅阿修羅王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八萬由旬，七重城壁，略說亦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住處，一切所有，此中一一亦如彼說，汝應當知。乃至此王宮殿之上，所有水聚，亦為四種風輪之所住持，住及安住、不墮、牢固等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王北面，亦千由旬，大海水下，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八萬由旬，七重城壁，諸門、臺閣、樓櫓、却敵，園苑、花池，乃至種種樹、種種葉、種種花、種種果、種種香熏，有種種鳥，各各和鳴，皆如上說。

「諸比丘！於彼城內，有羅睺羅阿修羅王所住之城，其城名曰摩婆帝，縱廣莊嚴亦如前說。七重城壁、七重欄楯。外有七重多羅行樹，七重鈴網，周匝圍繞，雜色可觀，皆是硨磲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此之城壁，高下縱廣亦如前說。城壁四面亦有諸門，一一諸門，高下縱廣，並亦如前。彼一一門，皆有樓櫓却敵臺閣、園苑諸池及花沼等，亦有諸樹。其樹各有種種葉、種種花、種種果、種種香熏。亦有種種諸雜類鳥，各各和鳴。

「諸比丘！摩婆帝城王所住處，有羅睺羅阿修羅王聚會之所，亦各七頭，其處縱廣如上所說。欄楯七重及諸鈴網，多羅行樹周匝圍繞，雜色可觀，乃至亦是硨磲瑪瑙等七寶之所莊嚴。於四方面各有諸門，彼一一門亦有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乃至硨磲瑪瑙等七寶所成。以天硨磲，遍布其地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。當處中央，有一寶柱，高下縱廣如上所說；於其柱下，為羅睺羅阿修羅王置一高座，其座高下，縱廣莊挍一一如前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所謂硨磲瑪瑙等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；其座左邊，為十六小阿修羅王，亦各別置諸妙高座，七寶所成，雜色可觀；右邊亦為十六小阿修羅王，置諸高座，如上所說，柔軟細滑，觸之如迦旃隣提衣。
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東面，為羅睺羅阿修羅王別置宮殿，其處縱廣一一如前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乃至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繞，雜色可觀，乃至硨磲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四方面各有諸門，彼一一門，悉有樓櫓臺觀、却敵重閣、園苑諸

池、眾花泉沼，有種種樹，其樹各有種種葉、種種花、種種果、種種香熏。復有種種異類眾鳥，各各和鳴，其音哀雅，甚可愛樂。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西南北面，有諸小阿修羅王宮殿住處，其諸宮殿，或有縱廣九百由旬，或有八百，或有七百，乃至六百、五百、四百、三百、二百由旬，其最小者，尚百由旬。各各皆有七重垣牆七重欄楯，略說乃至種種眾鳥，各各和鳴。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，四面復有小阿修羅眾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或九十由旬，或八十、七十、六十、五十、四十、三十、二十由旬，極最小者，猶尚縱廣十二由旬。七重垣牆，略說乃至種種眾鳥，各各和鳴。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東面，復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園苑，名娑羅林，其林縱廣，一一如前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，乃至馬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四方面各有諸門，彼一一門皆有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乃至亦為硨磲瑪瑙等七寶所成，甚可愛樂。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南面，亦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園苑，名奢摩梨林，縱廣莊嚴皆如上說，七重垣牆，乃至七重多羅行樹，雜色可觀，亦為七寶之所成就，所謂硨磲瑪瑙等。於四方面各有諸門，彼一一門皆有樓櫓，亦瑪瑙等七寶所成。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西面，亦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園苑，名俱毘陀羅林，縱廣一一皆如上說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四方面各有諸門，彼一一門皆有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乃至亦是硨磲瑪瑙等寶之所成就，甚可愛樂。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北面，有羅睺羅阿修羅王園苑，名難陀那林，其林縱廣如上所說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四方面各有諸門，彼一一門，亦有樓櫓，種種校飾，雜色可觀，乃至硨磲瑪瑙等寶之所莊嚴，甚可愛樂。
「諸比丘！奢摩梨及娑羅林，二苑之間，為羅睺羅阿修羅王出一池水，名曰難陀，其池縱廣如上所說，其水涼冷，柔軟輕甘，清淨不濁。以七寶塼七重砌累，七重寶板間錯莊嚴，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。亦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繞，雜色可觀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池四方，各有階道，甚可愛樂，亦為七寶之所莊嚴。池生諸花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頭花、奔荼利花，其花火形火色火光，略說如上，乃至水形水色水光，明照四方，香氣氛氳，普熏一切。又有藕根，汁白味甘，食之香美，猶如上蜜。
「諸比丘！俱毘陀羅及難陀那，二苑之間，為羅睺羅阿修羅王出一大樹，其樹亦名蘇質怛邏波吒羅，樹形縱廣種種莊嚴，皆如上說。乃至七重牆院、七重欄楯，皆是硨磲瑪瑙等七寶所成，甚可愛樂。略說乃至種種眾鳥，各各和鳴，其音哀雅，聽者歡喜。

「諸比丘！彼阿修羅王七頭會處，一切莊嚴如上所說。亦有岐道，去來徑路，為通羅睺羅阿修羅王遊宮殿故。又為諸小阿修羅王，及諸小阿修羅眾，亦有岐道通其往來。向奢摩梨及俱毘陀羅，亦有岐道；向難陀那及難陀池，蘇質怛邏波吒羅樹等，皆有岐道，通其往來，遊戲受樂。

「諸比丘！羅睺羅阿修羅王，若欲往詣娑羅林苑及難陀那林等，澡浴遊戲，遍觀看時，爾時即念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。時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便作是念：『羅睺羅阿修羅王，心念於我，欲俱遊戲。』爾時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作是念已，復自念其諸小阿修羅王，及其諸小阿修羅眾。時，彼諸小阿修羅王，并其諸小阿修羅眾，咸生是心：『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垂念我等，我等當往。』便以種種眾寶瓔珞，莊嚴其身，既莊嚴已，各乘騎乘，共詣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，到已在宮門外齊行而立。爾時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既見諸小阿修羅王，及小阿修羅眾，皆已集會。即自嚴身，服諸瓔珞，御種種乘，與諸小王及阿修羅眾，左右侍衛前後圍繞，往詣羅睺羅阿修羅王所，到已止住。爾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復更起心，念踊躍、奢婆羅二阿修羅王。時，踊躍、奢婆羅二阿修羅王，亦作是念：『羅睺羅阿修羅王，今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即各念其諸小阿修羅王，并其諸小阿修羅眾。如是念時，彼等各知咸亦嚴飾，聚集來詣，踊躍、奢婆羅二大王所。到已亦復嚴身瓔珞，乘騎將從前後圍繞，來向羅睺羅阿修羅王住處，各隨所安，住在一面。

「爾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見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等，並已雲集，即自念其諸小阿修羅王，及其諸小阿修羅眾。其眾知已，亦各嚴飾，服乘而來，至羅睺羅阿修羅王前，儼然住立。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見眾集已，便著種種妙寶瓔珞，莊嚴其身，駕種種乘，前後圍繞，與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、踊躍阿修羅王、奢婆羅阿修羅王，并諸小王及阿修羅眾，一切雲集，前後導從，往詣娑羅林、奢摩梨林、俱毘陀羅林、難陀那林等，到已少時逡巡而住。

「諸比丘！難陀苑中，自然而有三種風輪。何者為三？謂開、淨、吹。是中開者，有風輪來開苑諸門，名之為開；淨者有風輪來掃除其地，令皆清淨，名之為淨；吹者有風輪來吹諸花樹，令花布散，名之為吹。諸比丘！難陀苑中上妙好花，遍散地上，積至于膝，其花香氣，普熏園林，莊嚴具足，種種可樂。

「爾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及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、踊躍阿修羅王、奢婆羅阿修羅王等，并諸小王群眾眷屬、小修羅等，圍繞共入難陀那園。入已澡浴，遊戲受樂，種種觀看，或行、或住、或臥、或坐，隨所欲樂，恣意遊行。諸比丘！羅睺羅阿修羅王，亦有五阿

修羅，常隨侍衛，護諸惡事，名字如前。宮上海水，縱廣厚薄，四種風持令不墮墜，並如上說。

起世經四天王品第七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王，東面半腹有山，名曰由乾陀，山頂去地，四萬二千由旬。其山頂上，有提頭賴吒天王城郭住處，城名賢上，縱廣正等六百由旬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。復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雜色可觀，悉以七寶而為莊飾，所謂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硨磲瑪瑙等之所成就。於四方面，各有諸門，一一諸門，皆有樓櫓却敵臺觀、園苑諸池，有諸花林種種異樹，其樹各有種種葉、種種花、種種果、種種香，其香普熏。有種種鳥，各各和鳴，其音哀雅，甚可愛樂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王，南面半腹，下去地際，四萬二千由旬，於由乾陀山頂之上，有毘樓勒迦天王城郭住處，城名善現，縱廣莊嚴，皆如提頭賴吒天王住處所說。乃至種種諸鳥，各各和鳴，其音哀雅，甚可愛樂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王西面半腹，下去地際，四萬二千由旬，由乾陀山頂，有毘婁博叉天王城郭住處，城名善觀，縱廣莊嚴，一一皆如提頭賴吒天王住處所說。乃至種種諸鳥，各各和鳴，其音哀雅，甚可愛樂。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王北面半腹，下去地際，亦四萬二千由旬，由乾陀山頂，有毘沙門天王住止之處，三大城郭。其三者何？一名毘舍羅婆、二名伽婆鉢帝、三名阿荼槃多。咸各縱廣六百由旬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，略說乃至種種眾鳥，各各和鳴。

「諸比丘！唯除月天子宮殿、日天子七大宮殿已，自餘官屬，及四天王天中諸天子宮，其間或有縱廣正等四十由旬，或有三十、或有二十，乃至十二由旬，其最小者，猶尚縱廣六由旬。所居亦各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，略說如前。乃至眾鳥，各各和鳴。

「諸比丘！毘舍羅婆、伽婆鉢帝二宮之間，為毘沙門天王出生一池，名那稚尼，縱廣正等四十由旬。其水調和，清涼輕軟，其味甘美，香潔不濁。其池四邊七重塼砌，七重寶板間錯分明。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亦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乃至硨磲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四方面，各有階道，亦以七寶之所莊飾。池中多有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花等，自然出生，其花火形、火色、火光，乃至水形水色水光。花量大小，皆如車輪。光明所照，至半由旬。香氣所熏，滿一由旬。有諸藕根，大如車軸。割之汁出，色白如乳，食之甘美，味如上蜜。

「諸比丘！伽婆鉢帝、阿荼槃多二宮之間，為毘沙門天王立一園苑，其園名曰迦毘延多，縱廣正等四十由旬。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，乃至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略說如前，乃至七寶之所成就。

「諸比丘！提頭賴吒天王賢上住處，城郭往來，有二岐道；毘樓勒迦天王善現住處，城郭往來，亦二岐道；毘樓博叉天王善觀住處，城郭往來，亦二岐道；毘沙門天王，阿荼般多城郭住處，亦二岐道；毘舍羅婆及伽婆鉢帝城郭住處，亦二岐道；四天王天所有眷屬，諸小天眾宮殿住處，亦各往來有二岐道；那稚尼池，及迦毘延多苑等，亦各往來有二岐道。

「諸比丘！毘沙門天王若欲往至迦毘延多苑中，遊戲澡浴者，爾時即念提頭賴吒天王。時，提頭賴吒天王，心亦生念：『毘沙門天王，意念於我。』如是知已，即復自念其界所屬諸小天王及小天眾。是時，東面眷屬諸王，及其天眾，咸作是念：『提頭賴吒天王，心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各各嚴身，著諸瓔珞，乘諸騎乘，詣提頭賴吒大天王所，到已在前一面而住。爾時，提頭賴吒天王，亦自莊飾，服諸瓔珞，嚴駕騎乘，與諸小王天眾眷屬，前後圍遶，相與俱詣毘沙門大天王所，到已在前一面而住。

「爾時，毘沙門天王，心復更念毘樓勒迦、毘樓博叉二大天王。時彼二王，亦作是念：『毘沙門王，意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即各自念已所統領諸小天王，并諸天眾。時，彼小王及諸天眾，亦皆作念：『我大天王，心念我等，宜時速往。』如是知已，各以瓔珞，嚴飾其身，俱共往詣毘樓勒迦、毘樓博叉二大王所。時，二天王，知諸小王及餘天眾皆集會已，亦自嚴身，服眾瓔珞，前就騎乘，與眾圍遶，咸共往詣毘沙門大天王所，到已在前隨便停住。

「爾時，毘沙門大天王，見二天王及其天眾皆已集會，亦自念其所領小王及諸天眾。爾時，北方諸小天王及其天眾，即作是念：『毘沙門大天王今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各著種種眾寶瓔珞，莊嚴其身，俱共往詣毘沙門大天王前，默然而住。

「爾時，毘沙門大天王，即亦自著眾寶瓔珞莊嚴其身，駕種種乘，與提頭賴吒、毘樓勒迦、毗樓博叉等，四大天王，各將所屬諸天王眾，前後圍遶，皆共往詣迦毘延多園苑。到已在苑門前，暫時停住。諸比丘！其迦毘延多苑中，自然而有三種風輪，謂開、淨、吹。開者開彼園門；淨者淨其園地；吹者吹其園樹，令花飄颺。諸比丘！迦毘延多苑中所散眾花，積至于膝，種種香氣，周遍普熏。

「爾時，毘沙門大天王、提頭賴吒天王、毘樓勒迦天王、毗樓博叉天王等，與諸小王及眾眷屬圍遶，共入迦毘延多苑中，澡浴遊戲，

種種受樂。在彼園中澡浴訖已，或復一月二月三月，遊戲受樂，隨心所欲，恣意遊行。
「諸比丘！毘沙門王，有五夜叉，恒常隨逐，侍衛左右，為防護故。何者為五？一名五丈、二名曠野、三名金山、四名長身、五名針毛。諸比丘！毗沙門天王，遊戲去來，常為此等五夜叉神之所守護。

起世經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一

「諸比丘！須彌山王頂上，有三十三天宮殿住處，其處縱廣八萬由旬，七重城壁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。外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所成，所謂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硨磲瑪瑙等。其城舉高四百由旬，厚五十由旬，城壁四面相去，各各五百由旬。於其中間，乃開一門，一一城門，悉皆舉高三十由旬，闊十由旬。其門兩邊，並有樓櫓却敵臺閣、軒檻輦輿。又有諸池花林果樹，其樹各各有種種葉、種種花、種種果、種種香，其香普熏。有種種鳥，各各和鳴，其音調雅，甚可愛樂。又彼諸門，一一門處，各有五百夜叉，為三十三天晝夜守護。
「諸比丘！於彼城內，為三十三天王更立一城，名曰善見，其城縱廣六萬由旬，七重城壁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。外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繞，雜色可觀，亦以七寶之所成就，所謂金銀乃至瑪瑙。其城亦高四百由旬，厚五十由旬，城之四面，亦各相去五百由旬。於其中間，便開一門，諸門亦高三十由旬，闊十由旬，一一諸門亦有樓櫓却敵臺閣、水池花林種種奇樹。其樹各有種種葉、種種花、種種果、種種香，其香普熏。種種眾鳥，各各和鳴。如是諸門，門門皆有五百夜叉，為三十三天晝夜守護。
「諸比丘！三十三天善見城側，為伊羅鉢那大龍象王，立一宮殿，其宮縱廣六百由旬，七重牆壁，七重欄楯，略說乃至種種眾鳥，各各和鳴。
「諸比丘！善見城內，有三十三天聚會之處，名善法堂，其處縱廣五百由旬，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。外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四方面，各有諸門，一一諸門，皆有樓櫓却敵臺觀，種種雜色，七寶所成。其地純是青琉璃寶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若迦旃隣提衣。當其中央有一寶柱，高二十由旬。於寶柱下，為天帝釋別置一座，高一由旬，方半由旬，雜色可觀，乃至硨磲等七寶成就，柔軟細滑，觸之如前。其座兩邊，各有十六小天王座，夾侍左右，七寶所成，雜色可觀，柔軟細滑，觸

之如前。諸比丘！此善法堂，諸天集處，有帝釋宮，其宮縱廣一千由旬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眾鳥，各各和鳴。

「諸比丘！此善法堂諸天集處，東西南北，四面皆有諸小天王宮殿住處。其宮或廣九百由旬，或復縱廣八百由旬，或復七百、六百、五百、四百、三百、二百由旬，其最小者，猶尚縱廣一百由旬。七重垣牆，乃至眾鳥，各各和鳴。又善法堂諸天會處，東西南北，各有三十三天諸小天眾宮殿住處，其宮或廣九十由旬，或復縱廣八十由旬，或復七十、六十、五十、四十、三十、二十由旬，其最小者，猶尚縱廣十二由旬。七重垣牆，乃至眾鳥，各各和鳴。

「諸比丘！此善法堂諸天會處，東面有三十三天王苑，名波婁沙，縱廣正等一千由旬，略說乃至七重垣牆，皆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四方面各有諸門，一一諸門各有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乃至瑪瑙七寶所成。諸比丘！波婁沙苑中，有二大石，一名賢、二名善賢，皆天瑪瑙之所成就，並各縱廣五十由旬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。

「諸比丘！此善法堂諸天集處，南面亦有三十三天王苑，名雜色車，其苑縱廣亦千由旬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瑪瑙之所成就。於四方面各有諸門，一一諸門皆有樓櫓，雜色可觀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於彼苑中，亦有二石，一名雜色、二名善雜色，天青琉璃之所成就，並各縱廣五十由旬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。

「諸比丘！此善法堂諸天集處，西面復有三十三天王苑，名曰雜亂，其苑縱廣亦千由旬，七重垣牆，乃至七寶之所成就。四方諸門，皆有樓櫓却敵臺閣，並七寶成。此雜亂苑中，亦有二石，一名善現、二名小善現，皆天頗梨之所成就，亦各縱廣五十由旬，柔軟細滑，觸之猶如迦旃隣提衣。

「諸比丘！此善法堂諸天集處，北面復有三十三天王苑，名曰歡喜，其苑縱廣亦千由旬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瑪瑙等七寶所成。四方諸門各有樓櫓却敵臺閣，亦為七寶之所莊嚴。

「諸比丘！歡喜園中，亦有二石，一名歡喜、二名善歡喜，天銀所成，亦各縱廣五十由旬，柔軟潤澤，觸之如觸迦旃隣提衣。

「諸比丘！於波婁沙及雜色車二園之間，為三十三天王故，有一大池，名曰歡喜，縱廣正等五百由旬。其水涼冷，輕軟甘美，清潔不濁。以七寶塼，四面砌累，七重寶板，莊嚴間錯。七重欄楯，乃至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遶，雜色可觀。於池四方，各有階道，並是七寶之所莊挍。中有諸花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花，其花火形、火色、火光，乃至水形、水色、水光。縱廣大小，皆如車輪。光明所照，至一由旬。風吹香氣，熏一由旬。有諸藕根，大如車軸，割之汁流，色白如乳，其味甘美，如最上蜜。

「諸比丘！雜亂、歡喜二園之間，為三十三天王故，有一大樹，名波利夜怛邏俱毗陀羅，其樹本下，周七由旬，略說乃至枝葉遍覆牆院，縱廣五百由旬，七重垣牆，乃至眾鳥，各各和鳴。
「諸比丘！此波利夜怛邏俱毗陀羅樹下有一石，名般荼甘婆羅，天金所成。其石縱廣五十由旬，柔軟潤澤，觸之如觸迦旃隣提衣。
「諸比丘！以何因緣此善法堂諸天會處，名為善法？諸比丘！其善法堂諸天會處，三十三天王集會坐時，於中唯論微妙細密善語深義，審諦思惟，稱量觀察，皆是世間諸勝要法，真實正理。是以諸天，稱此會處，為善法堂。又何因緣，名波婁沙迦苑(波婁沙迦隋言麁澁)？諸比丘！麤澁園中，三十三天王入已，坐於賢及善賢二石之上，唯論世間麤澁不善戲謔之語，是故稱為波婁沙迦。又何因緣，名雜色車苑？諸比丘！雜色車園，三十三天王入已，坐於雜色善雜色二石之上，唯論世間種種雜類色相語言。是故稱為雜色車苑；又何因緣，名雜亂苑？諸比丘！此雜亂園，三十三天王，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於其宮內一切婇女，入此園中，令與三十三天眾合雜嬉戲，不生障隔，恣其歡娛，受天五欲具足功德，遊行受樂。是故諸天共稱此園，為雜亂苑。
起世經卷第六

起世經卷第七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

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二

「諸比丘！又何因緣，彼天有園，名為歡喜？諸比丘！彼歡喜園，三十三天王入其中已，坐於歡喜、善歡喜二石之上，心受歡喜，意念歡喜，念已復念，受諸快樂，受悅樂已，復受極樂，是故諸天、共稱彼園，以為歡樂。諸比丘！又彼天樹，有何因緣，名波利夜怛邏拘毘陀羅？諸比丘！彼波利夜怛邏拘毘陀羅樹下，有天子住，名曰末多，日夜常以彼天種種五欲功德，具足和合遊戲受樂。是故諸天，遂稱彼樹，以為波利夜怛邏拘毘陀羅。復次，諸比丘！三十三天，縱有急疾，未曾肯捨般荼甘婆石，必設供養尊重恭敬，然後乃復隨意而去。所以者何？此石乃是如來昔日所住之處。是故諸天，以為支提，一切世間，天人魔梵、沙門婆羅門等，應供養故。諸比丘！有三十三天，唯得眼見波婁沙迦園，身不能入，身不入故，不得彼處五欲功德受具足樂。何以故？彼業勝故，以其前世善根微劣，不能得入。有三十三天、得見波婁沙迦園，身亦能入，既得入已，具得彼處種種五欲和合功德而受快樂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增上勝故。諸比丘！有三十三天，眼不得見雜色車園，身亦不入，亦不得以彼園五欲和合功德而受快樂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有別異故。有三十三天，眼雖得見雜色車園，身不得入，亦不得以彼園五欲和合功德而受快樂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有優劣故。有三十三天，眼既得見雜色車園，身亦得入，既得入已具足得彼種種五欲，同體和合而受快樂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增上勝故。諸比丘！凡是一切三十三天，無不悉見雜亂之園，亦皆得入；既得入已，悉亦同得彼園苑中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具足同體而受快樂。何以故？修業等故。彼中無有別異善根故。

「諸比丘！有三十三天，身不得見歡喜之園，亦不得入，不得入故，不得彼中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具足而受快樂。何以故？彼處果勝，前世造業，有別異故。有三十三天，見歡喜園，而不得入，亦不能得歡喜園中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具足而受快樂。何以故？以彼諸天業別異故。有三十三天，見歡喜園，身亦得入，既得入已，具足得彼種種五欲和合功德同體快樂，並皆受之。何以故？彼天往昔所修善業，無別異故。

「諸比丘！其善法堂，三十三天聚會之處，有二岐道；帝釋天王宮殿住處，亦二岐道；諸小天王并餘官屬三十二天宮殿之處，亦二岐

道；伊羅婆那大龍象王宮殿處所，亦二岐道；波婁沙迦園，亦二岐道；雜色車園、雜亂園、歡喜園，歡喜池等一一處所，各有二道；波利夜怛邏拘毘陀羅樹下，亦二岐道。諸比丘！帝釋天王，若欲往詣波婁沙迦園、雜色車園、歡喜園等，澡浴遊戲受歡樂時，爾時即念伊羅婆那大龍象王。時，伊羅婆那大龍象王，亦生是念：『帝釋天王，心念於我。』如是知已，從其宮出，即自化作三十三頭，其一一頭具有六牙，一一牙上化作七池，一一池中各有七花，一一花上各七玉女，一一玉女，各復自有七女為侍。

「爾時，伊羅婆那大龍象王，作如是等諸神變已，即時往詣帝釋王所，到已在前儼然而住。爾時，帝釋天王，復更心念三十二天諸小王等，并三十二諸小天眾。時，彼小王及諸天眾，亦生是心：『帝釋天王，今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各以種種眾妙瓔珞莊嚴其身，各乘車乘，俱共往詣天帝釋所，到已各各在前而住。時，天帝釋見諸天已，亦自種種莊嚴其身，服眾瓔珞。諸天大眾，前後左右，周匝圍遶，與諸小王，共昇伊羅婆那龍象王上。帝釋天王正當中央，坐其頭上。左右兩邊，各有十六諸小天王，坐彼伊羅婆那龍象王化頭之上。各各坐已，時天帝釋將諸天眾，向波婁沙迦及雜色車、雜亂、歡喜等園，到已停住。其歡喜等四園之中，各各皆有三種風輪，謂開、淨、吹，略說如前，開、淨地及吹花等。諸比丘！彼諸園中，吹花分散，遍布地上，深至于膝，其花香氣處處普熏。時，天帝釋，與諸小天王及三十二天眾，前後圍繞，入雜色車、歡喜等園，嬉戲受樂，隨意遊行，或坐或臥。時，釋天王，欲得瓔珞，即念毘守羯磨天子。時，彼天子，即便化作眾寶瓔珞，奉上天王。若三十三天諸眷屬等，須瓔珞者，毘守羯磨亦皆化出而供給之。欲聞音聲及伎樂者，則有諸鳥出種種聲，其聲和雅令天樂聞。諸天爾時如是受樂，一日乃至七日，一月乃至三月種種歡娛，澡浴嬉戲，行住坐臥，隨意東西。

「諸比丘！帝釋天王，有十天子常為守護。何等為十？一名因陀羅迦、二名瞿波迦、三名頻頭迦、四名頻頭婆迦、五名阿俱吒迦、六名吒都多迦、七名時婆迦、八名胡盧祇那、九名難茶迦、十名胡盧婆迦。諸比丘！帝釋天王，有如是等十天子眾，恒隨左右，不曾捨離，為守衛故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提地，為一切人故，有水生諸花，最上精勝，極可樂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此諸花等，芬芳軟美；有陸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吒羅花、蘇摩那花、婆利師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地迦花、搔揵地迦花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膩迦花等。

「諸比丘！瞿陀尼人，有水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香氣芬馥，處處普熏；有陸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吒羅花、蘇摩那花、婆利師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地迦花、搔揵地迦花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膩迦花等。

「諸比丘！弗婆提人，有水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色甚光鮮，香氣芬馥；有陸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吒羅花、蘇摩那花、婆利師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地迦花、搔揵地迦花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膩迦花等。

「諸比丘！鬱單越人，有水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香氣柔軟，處處普熏；有陸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吒羅花、蘇摩那花、婆利師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地迦花、搔揵地迦花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膩迦花等。

「諸比丘！一切諸龍及金翅鳥住處，各有水生眾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香氣氛氳，柔軟美妙；有陸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吒羅花、蘇摩那花、婆利師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地迦花、搔揵地迦花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羯迦羅利迦花、摩訶羯迦羅利迦花等。

「諸比丘！阿修羅等，亦各具有水生諸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香氣普熏，甚可愛樂；有陸生花，最極好者，所謂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吒羅花、蘇摩那花、婆利師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地迦花、搔揵地迦花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師迦花、羯迦羅利迦花、摩訶羯迦羅利迦花、頻隣曇花、摩訶頻隣曇花、曼陀羅梵花、摩訶曼陀羅梵花等。

「諸比丘！四天王天，所有諸天，有水生花，極妙端正，可愛樂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其氣甚香，質極柔軟；有陸生花，最勝好者，所謂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吒羅花、蘇摩那花、婆利師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地迦花、搔揵地迦花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花、羯迦羅利迦花、摩訶羯迦羅利迦花、頻隣曇花、摩訶頻隣曇花等。

「諸比丘！三十三天、有水生花，極妙端正，可愛樂者，所謂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等，其氣極香，形甚柔軟；有陸生花，最勝好者，所謂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吒羅花、蘇摩那花、婆利師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頭揵地迦花、搔揵地迦

花、遊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膩迦花、羯迦羅利迦花、摩訶羯迦羅利迦花、頻隣曇花、摩訶頻隣曇花、曼陀羅梵花、摩訶曼陀羅梵花等。如三十三天所有諸花，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自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等，如是次第一一具有，更無別異。

「諸比丘！人間眾花有七種色。何等為七？所謂火色火光、金色金光、青色青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、黃色黃光、黑色黑光。譬如魔梵常所現色，諸比丘！人間有此七種色花，諸阿修羅亦復如是，有此七色。一切天眾亦復有此七種光色，譬如魔梵常所現色。

「諸比丘！一切諸天有十種別法。何等為十？諸比丘！一諸天行時，來去無邊；二諸天行時，來去無礙；三諸天行時，無有遲疾；四諸天行時，足無蹤跡；五諸天身力，無患疲勞；六諸天之身有形無影；七一切諸天、無大小便；八一切諸天、無有涕唾；九諸天之身，清淨微妙，無皮肉筋脈脂血髓骨；十諸天之身，欲現長短青黃赤白大小麤細，隨意悉能，並皆美妙，端嚴殊絕，令人愛樂。一切天身，有此十種不可思議。諸比丘！又諸天身，充實洪滿，齒白方密，髮青齊整，柔軟潤澤。身有光明，及有神力。騰虛飛逝，眼視無瞬。瓔珞自然，衣無垢膩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提人，壽命百年，中有夭逝；瞿陀尼人，壽命二百，亦有夭逝；弗婆提人，壽命三百，亦有中夭；鬱單越人，定壽千年，無有夭殤；閻魔羅世諸眾生等，壽七萬二千歲，亦有中夭；諸龍及金翅鳥等，壽命一劫，亦有中夭；諸阿修羅，壽命千歲，同三十三天，然亦中夭；四天王天壽五百歲，亦有中夭；三十三天，壽一千歲；夜摩諸天，壽二千歲；兜率陀天，壽四千歲；化樂諸天，壽八千歲；他化自在天，壽萬六千歲；魔身天，壽三萬二千歲；梵身天，壽命一劫；光憶念天，壽命二劫；遍淨諸天，壽命四劫；廣果諸天，壽命八劫；無想諸天，壽十六劫；不麤諸天，壽命千劫；無惱諸天，壽二千劫；善見諸天，壽三千劫；善現諸天，壽四千劫；色究竟天，壽五千劫；虛空處天，壽十千劫；識處天，壽二萬一千劫；無所有處天，壽四萬二千劫；非想非非想處天，壽八萬四千劫。此等諸天，皆有中夭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提人，身長三肘半，衣長七肘，闊三肘半；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身量及衣，與閻浮等；鬱單越人，身長七肘，衣長十四肘，上下七肘；阿修羅身，長一由旬，衣長二由旬，闊一由旬，重半迦利沙(隋言半兩也)；四天王天，身長半由旬，衣長一由旬，闊半由旬，重一迦利沙；三十三天，身長一由旬，衣長二由旬，闊一由旬，重半迦利沙；夜摩天，身長二由旬，衣長四由旬，闊二由旬，重一迦利沙四分之一；兜率陀天，身長四由旬，衣長八由旬，闊四由旬，重一迦利沙八分之一；化樂天，身長八由旬，衣

長十六由旬，闊八由旬，重一迦利沙十六分之一；他化自在天，身長十六由旬，衣長三十二由旬，闊十六由旬，重一迦利沙三十二分之一；魔身諸天，身長三十二由旬，衣長六十四由旬，闊三十二由旬，重一迦利沙六十四分之一。自此已上諸天，身量長短，與衣正等無差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提人，所有市易，或以錢寶，或以穀帛，或以眾生；瞿陀尼人，所有市易，或以牛羊，或摩尼寶；弗婆提人，所作市易，或以財帛，或以五穀，或摩尼寶；欝單越人，無復市易，所欲自然故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提人、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悉有男女婚嫁之法；欝單越人，無我我所，樹枝若垂，男女便合，無復婚嫁。諸比丘！諸龍、金翅鳥、阿修羅等，皆有婚嫁，男女法式，略如人間；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等，皆有婚娶，略說如前。從此已上所有諸天，不復婚嫁，以無男女異故。諸比丘！閻浮提人，若行欲時，二根相到，流出不淨；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、欝單越人，並亦如是；一切諸龍、金翅鳥等，若行欲時，亦二根相到，但出風氣，即得暢適，無有不淨；諸阿修羅、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，行欲之時，根到暢適，亦出風氣，猶如諸龍及金翅鳥，無有差異；夜摩諸天，執手成欲；兜率陀天，憶念成欲；化樂諸天，熟視成欲；他化自在天，共語成欲；魔身諸天，相看成欲，並得暢適，成其欲事。

「諸比丘！人間所有螢火之明，則復不如燈焰光明；燈焰光明，又復不如炬火之明；炬火之明，不如火聚；火聚之明，不如諸天星宿光明；星宿之明，不如月宮殿明；月宮殿明，又復不如日宮殿明；日宮殿明，光焰照曜，猶尚不如四天王天牆壁宮殿、身瓔珞明；四天王天所有光明，則又不如三十三天所有光明；三十三天所有光明，則又不如夜摩諸天牆壁宮殿、瓔珞光明；夜摩天中所有諸光，則又不如兜率陀天所有光明；兜率陀天所有諸光，則又不如化樂天光明；化樂天中所有光明，則又不如他化自在諸天光明；他化自在所有光明，則又不如魔身天光明；魔身諸天牆壁宮殿、瓔珞光明，比於下天，最勝最妙，殊特無過。諸比丘！雖然此魔身天光，比梵身天光，轉更不及；彼梵身天，比光憶念天則又不及；光憶念天，比遍淨天，則又不及；遍淨諸天，比廣果天，則又不及。如是略說，無惱熱天、善見天、善現天、阿迦膩吒天等，唯除瓔珞，餘如上說，應如是知。

「諸比丘！若天世界，若魔若梵沙門婆羅門人等，世間所有光明，欲比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光明，百千萬億恒河沙數，不可為比。此如來光，最勝最妙，殊特第一。所以者何？諸比丘！如來之身，

戒行無量故，三摩提、般若、解脫、解脫知見、神通及神通行、教化及教化輪、說處及說處輪等，皆無量故。諸比丘！如來如是無量功德，一切諸法皆悉具足，以是義故，如來光明最勝無上，當如是持。

「諸比丘！一切眾生，有四種食，以資諸大，得自住持、得成諸有、得相攝受。何等為四？一者麤段及微細食、二者觸食、三意思食、四者識食。何等眾生應食麤段及微細食？諸比丘！閻浮提人，飯食麨豆及魚肉等，此等名為麤段之食；覆蓋按摩，澡浴揩拭，脂膏塗摩，此等名為微細之食。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麤段微細，與閻浮提略皆齊等。鬱單越人，身不耕種，自然而有成熟粳米，為麤段食；覆蓋澡浴，及按摩等，為微細食。諸比丘！一切諸龍、金翅鳥等，以諸魚鼈黿鼉、蝦蟇虬螭、虵獺金毗羅等，為麤段食；覆蓋澡浴等，為微細食。諸阿修羅，以天須陀妙好之味，以為麤段；諸覆蓋等，以為微細。四天王天并諸天眾，皆用彼天須陀之味，以為麤段；諸覆蓋等，以為微細。三十三天，還以彼天須陀之味，以為麤段；諸覆蓋等，以為微細。如三十三天，乃至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等，並用彼天須陀之味，以為麤段；諸覆蓋等，以為微細。自此以上，所有諸天，並以禪悅法喜為食、三摩提為食、三摩跋提為食，無復麤段及微細食。

「諸比丘！何等眾生，以觸為食？諸比丘！一切眾生，受卵生者，所謂鵝鴈鴻鶴、鷄鴨孔雀、鸚鵡鸜鵒、鳩鴿鸐雀、雉鵲烏等，及餘種種雜類眾生，從卵生者，以彼從卵而得身故，一切皆以觸為其食。何等眾生，以思為食？若有眾生，以意思惟，資潤諸根，增長身命，所謂魚鼈龜虵、蝦蟇伽羅瞿陀等，及餘眾生，以意思惟，潤益諸根，增長壽命者，此等皆用思為其食。何等眾生，以識為食？所謂地獄眾生，及無邊識處天等，此諸眾生，皆用識持以為其食。諸比丘！此四種食，為諸眾生，住持諸大，攝受生分。」此中有優陀那偈：

花色與諸法，　壽命衣第五，
市易及嫁娶，　根光食為十。

「諸比丘！世間眾生皆悉共有三種惡行。何等為三？所謂身惡行、口惡行、意惡行。比丘！有諸眾生，作身惡行、作口惡行、作意惡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墮於惡趣，生地獄中。彼於此處，最後識滅，地獄之識，初相續生。彼識共生，即有名色，緣名色故，即有六入。

「諸比丘！復有眾生，作身惡行、作口惡行、作意惡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墮於惡趣，生畜生中。彼於此處，最後識滅，畜生之識，初相續生。當於彼識共生之時，即有名色，緣名色故，即有

六入。諸比丘！復有眾生，作身惡行、作口惡行、作意惡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墮於惡趣，生閻摩世。彼於此處，最後識滅，閻摩世識，初相續生。當於彼識初生之時，即共名色一時俱生，緣名色故即有六入。諸比丘！此等名為三種惡行，應當遠離。

「諸比丘！世間復有三種善行。何等為三？所謂身善行、口善行、意善行。諸比丘！或有眾生，身作善行、口作善行、意作善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生於人道。彼於此處，最後識滅，人道之識，初相續生。彼識生時，即共名色一時同生，緣名色故，即有六入。

「諸比丘！復有眾生，身作善行、口作善行、意作善行，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天上。此處識滅，彼天上識，初相續生。彼識生時，即共名色一時俱生，有名色故，即生六入。諸比丘！彼於天中，或在天子、或在天女、或於坐處、或兩膝內、或兩股間，忽然而生，初出生時，即如人間十二歲兒。若是天男，即在天子坐處膝邊，隨一處生。若是天女，即在天女兩股內生。既出生已，彼天即稱是我兒女。如是應知。

「諸比丘！修善生天，有如是法，所謂天子天女等，初生之時，以自業因所熏習故，得三種念：一者自知從某處死，二者自知今此處生，三知彼生是此業果、是此福報。又作是念：『以我彼處身命壞已來生此間，緣我有是三種業果，三業果熟，得來生此。何者為三？所謂身善行、口善行、意善行。此等三業，果報熟故，身壞命終，來生此處。』復作是念：『願我若於此處死已，當生人間。我於人間，既受生已，還修身口意等善行。以身口意修善行故，身壞已後，還來此生。』作是念已，次便思食。念欲食時，即於其前，有眾寶器，自然盛滿天須陀味，種種異色。諸天子中，有勝業者，其須陀味，色最白淨；若彼天子，果報中者，其須陀味，色則稍赤；若彼天子，福德下者，其須陀味，色則稍黑。時，彼天子，以手把取天須陀味，內其口中，此須陀味，既入口已，即自漸漸消融變化。譬如酥及生酥擲置火中，即自消融無復形影。如是如是，天須陀味，置於口中，自然消化，亦復如是。食此味已，若有渴時，即於其前，有天寶器，盛滿天酒。福上中下，白赤黑色，略說如前。入其口中，消融亦爾。時，彼天子，食飲既訖，身遂長大，麤細高下，與彼舊生天子天女等無有異。

「諸比丘！此諸天子天女等，身既充足，各隨其意，有所趣向，或詣池水，入彼池中，澡浴清淨，歡喜受樂。既出池已，復詣香樹，彼香樹枝，自然低屈，從枝中出種種妙香，流入其手，諸天子等，取以塗身。塗身訖已，復詣衣樹，爾時衣樹，亦為低枝，於其枝間，又出種種微妙好衣，垂至其手，取而著之。著衣既訖，詣瓔珞樹，低垂入手，亦復如前，上下縈繫，莊嚴身已。復詣鬘樹，其樹

低垂，流出種種上妙花鬘，其天取之，嚴飾頭已。復詣器樹，樹出種種眾寶雜器，隨意入手，將詣果林，盛種種果或便噉食，或取汁飲。如是復詣諸音樂樹，樹亦低垂，自然化出種種樂器，隨意取之，或彈或擊、或歌或舞，音聲微妙，令人樂聞。於是復詣諸林苑中，既入苑已，即見無量百數、無量千數、無量無邊百千億數諸天玉女。此諸天等，未見女時，所有知見前世業報，謂：『我從某處來生此間，我身今受如是報果。』以業熟故，當於是時，了了分明，憶宿世事，如視掌中。由見天女迷諸色故，正念覺智此心即滅。既失如是前生念已，著現在欲，口唯唱言：『此等皆是天玉女耶！天玉女耶！』此則名為欲愛所縛。諸比丘！此等名為三種善行，應當修習。

「諸比丘！一一月中，有六烏晡沙他(隋言增長，謂受持齋法增長善根)，白月半分有十五日，黑月半分亦十五日，白黑二月各有三齋。何者白月半分三受齋日？所謂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；黑月亦有三受齋日，如白月數。何故白黑二月各於三日受持齋戒？諸比丘！白黑二月，各有八日，當於是日，四天大王，集其眷屬，普告之言：『汝等各往遍觀四方，於世間中，頗亦有人修行孝順供養父母，恭敬沙門婆羅門不？於諸尊長崇重以不？修行布施受禁戒不？守攝八關持六齋不？』時，四天王如是勅已，彼諸使者，奉天王命，即下遍觀一切人世，誰修孝行供養父母？何族姓子恭敬沙門及婆羅門？復有誰家男子女人，敬事尊長，敦崇禮讓？誰行布施？誰受六齋？誰持八禁？誰守戒行？爾時使者，次第遍歷觀察世間，若見人中少能孝順供養父母，少能承事尊重沙門，少能祇敬耆舊有德諸婆羅門，於諸長老少能崇敬，布施微薄，受齋稀踈，護戒不全，禁守多缺，是時天使，具足見已，即日還詣四天王所，啟言：『大王當知，世間一切人眾，無多孝養奉事父母，亦復無多恭敬沙門及婆羅門，無多敬重耆舊有德師傅尊長，亦無多人修行布施受持六齋，亦無多人奉行禁戒守護八關。』爾時，四大天王，聞諸天使如是語已，心意慘然甚不歡悅，報使者言：『世間諸人若實爾者，甚為不善。所以者何？人間壽命，極成短促，少時在世，宜修諸善，轉至後世便得安樂。云何今者彼諸人等，無有多行孝養父母，乃至不能修持六齋受行八禁守攝身口？此大損減我諸天眾，轉更增加阿修羅種。』

「諸比丘！若世間人多行孝順供養父母，尊重沙門及婆羅門，敬事耆舊，敦修禮讓，好行布施，樂受六齋，勤崇福業，恒守八禁，如是修行相續不絕。爾時天使，巡察見已，白四王言：『大王當知，世間眾人，多有孝順供養父母，多有恭敬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，樂行布施，勤修齋戒。』爾時，四大天王，從諸天使聞此語已，心大

歡喜踊躍無量，作如是言：『甚善甚善！諸世間人，能如是修極大賢善。何以故？彼諸人等，壽命短少，不久便當移至他世。今者乃能於彼人間孝養父母，奉事沙門及婆羅門，尊敬耆舊，修行禮讓，多樂布施，持戒守齋，如是便當增長諸天無量眷屬，損減修羅所有種類。』

「諸比丘！何故黑白二月各十四日，是烏晡沙他？諸比丘！此黑白二月十四日時，四大天王，亦各如前召其太子，使下世間觀察善惡，善少則愁，善多則喜，具足皆如天使所說，唯以太子自下為異。

「諸比丘！黑白二月各十五日，何故復是烏晡沙他？諸比丘！今日四大天王，自下世間，躬察善惡，知多少已，即時自往詣善法堂諸天聚集議論之處，在其堂前，面向帝釋，具說人間善惡多少違順之事。爾時帝釋，若聞人間修福者少，便復慘然悵怏不樂，云何如是？天眾減少，阿修羅眾轉更增多。若聞人間如法者多，心則歡喜踊躍無量，作如是言：『我諸天眾漸當增長，阿修羅眾漸當損耗。』諸比丘！由此六日諸天下觀人間善惡，應修齋戒，故名此日為烏晡沙他。

起世經卷第七

起世經卷第八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

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三

「諸比丘！若復有時，諸外道等，或波利婆羅闍迦，或更餘者，來詣汝所，問汝等言：『是諸長老，何因何緣，有一色人，為諸非人之所恐怖？有一色人，不為非人之所恐怖？』彼諸外道，若作是問，汝等應當如是報言：『諸長老等，此有因緣。何以故？於世間中，有一色人，習行非法，內有邪見及顛倒見，彼等專行十不善法、說不善法、念不善法，邪見顛倒，以作如是十不善故，護生諸神，漸漸捨離如是等人，若百若千，唯留一神，惣守護之。如牛群羊群，或百或千，其傍唯置一人守視。此亦如是，以護神少故，恒為非人之所恐怖。有一色人，習行正法，不行邪見，不顛倒見，彼人既行如是十善，正見正語，修善業故，是一一人，皆有無量，若百若千，諸神守視，以是因緣，此人不被非人恐怖。譬如國王、若王大臣，隨一一人，則有百千護生諸神之所守護。』

「諸比丘！人間若有如是姓字，非人之中亦有如是一切姓字。諸比丘！人間所有山林川澤、國邑城隍、村塢聚落居住之處，於非人中，亦有如是山林城邑舍宅之名。諸王大臣，坐起處所，諸比丘！一切街衢，四交道中，屈曲巷陌，屠膾之坊，及諸巖窟，並無空虛，皆有眾神，及諸非人之所依止；又棄死尸林塚間丘壑，一切惡獸所行之道，悉有非人在中居住；一切林樹，高至一尋，圍滿一尺，即有神祇，在上依住，以為舍宅。

「諸比丘！一切世間男子女人，從生已後，即有諸神，常隨逐行，不曾捨離，唯習行諸惡，及命欲終時，方乃捨去，如前所說。

「諸比丘！閻浮提洲，有五種事，勝瞿陀尼。何等為五？一者勇健、二者正念、三者佛出世處、四者是修業地、五者行梵行處。瞿陀尼洲，有三種事，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饒牛、二者饒羊、三者饒摩尼寶。閻浮提有五種事，勝弗婆提，略說如前。弗婆提洲，有三種事，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洲最寬大、二者普含諸渚、三者洲甚勝妙。閻浮提洲，有五種事，勝欝單越，如上所說。欝單越洲，有三種事，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彼人無我我所、二者壽命最長、三者彼人有勝上行。閻浮提洲，有五種事，勝閻摩世，亦如上說。閻摩世中，有三種事，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壽命長、二者身形大、三者有自然衣食。閻浮提人，有五種事，勝一切龍、金翅鳥等，如前所說。諸龍及金翅鳥，有三種事，勝閻浮

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壽命長、二者身形大、三者宮殿寬博。閻浮提中，有五種事，勝阿修羅，如前所說。阿修羅中，有三種事，勝閻浮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壽命長、二者形色勝、三者受樂多，如是三事，最為殊勝。

「諸比丘！四天王天，有三事勝：一者宮殿高、二者宮殿妙、三者宮殿有勝光明。三十三天、有三事勝。何等為三？一者長壽、二者色勝、三者多樂。如是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等，應知皆有三種勝事，如三十三天勝閻浮提中所說。閻浮提洲，有五種事，勝諸天龍，如上所說。汝等應知。

「諸比丘！於三界中，有三十八種眾生種類。何等名為三十八種？諸比丘！欲界中有十二種，色界中有二十二種，無色界中復有四種。諸比丘！何者欲界十二種類？謂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人、阿修羅、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等，此名十二。何者色界二十二種？謂梵身天、梵輔天、梵眾天、大梵天、光天、少光天、無量光天、光音天、淨天、少淨天、無量淨天、遍淨天、廣天、少廣天、無量廣天、廣果天、無想天、無煩天、無惱天、善見天、善現天、阿迦膩吒天等，此等名為二十二種。無色界中，有四種者，謂空無邊天、識無邊天、無所有天、非想非非想天，此名四種。

「諸比丘！於世間中有四種雲，謂白雲、黑雲、赤雲、黃雲。諸比丘！此四雲中，若白色者，多有地界；若黑色者，多有水界；若赤色者，多有火界；若黃色者，多有風界；汝等應當如是識知。

「諸比丘！世間復有四種大神。何等為四？所謂地大大神、水大大神、火大大神、風大大神。諸比丘！曾於一時，地大大神，發是惡見，心自念言：『於地界中，無水、火、風界。』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詣彼神所，而告之言：『大神！汝心實有如是惡見，云地界中無水、火、風三大界也？』彼答我言：『實爾。世尊！』我復告言：『大神！汝今莫起如是惡見。何以故？此地界中，實皆具有水、火、風界，但於其中，地界偏多，以是因緣，得地大名。』諸比丘！我能知彼地大大神發如是念，斷其惡見，令生歡喜，於諸垢中得法眼淨，證果覺道，無有結惑，度疑彼岸，無復煩惱，不隨他教，隨順法行。而白我言：『大德世尊！我今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。大德世尊！我從今後，常當奉持優婆夷戒，乃至命盡，更不殺盜及非法等，歸佛法僧，清淨護持。』

「諸比丘！復於一時，水大大神，生於惡見，亦如是念：『於水界中，無有地界、火界、風界。』我知其意，往詣彼所，而問之言：『汝實爾不？』答言：『實爾。』我復告言：『汝今莫作如是惡見，此水界中，具有地界及火、風界，以偏多故，得水界名。』如

是乃至火神、風神，俱有此見，佛既知已，悉往詰問，並答佛言：『實爾世尊。』佛開其意，皆得悟解，歸依三寶，悉隨順行，略說如前。地大大神，斷除疑惑，來詣我所。諸比丘！此等名為四大大神。

「諸比丘！世間有雲，從地上昇在虛空中，或有至一俱盧奢住，或二或三俱盧奢住，乃至六七俱盧奢住。諸比丘！或復有雲，上虛空中一由旬住，或二三四五六七由旬住。諸比丘！或復有雲，上虛空中百由旬住，乃至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住。或復有雲，從地上空千由旬住，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住，乃至劫盡。諸比丘！或時外道波利婆羅闍迦，來詣汝所，作如是問：『諸長老等，何因緣故，虛空雲中有是音聲？』汝諸比丘！應如是答：『有三因緣，更相觸故，於雲聚中，有音聲出。何者為三？諸長老等，或復一時，雲中風界，與其地界相觸著故，便有聲出。所以者何？譬如樹枝相揩相磨即有火出。如是如是，諸長老等，此是第一出聲因緣。復次，長老，或於一時，雲中風界，與彼水界相觸著故，即便出聲，亦如上說，此是第二出聲因緣。復次，長老，或於一時，雲中風界，與彼火界相觸著故，即便出聲，略說乃至譬如兩樹相揩火出，此是第三出聲因緣。』應如是答。諸比丘！亦應如是廣分別知。

「諸比丘！或時外道波利婆羅闍迦，來詣汝所，作如是問：『諸長老等，何因緣故，虛空雲中，忽生電光？』諸比丘！汝等應當作如是答：『諸長老等，有二因緣，虛空雲中，出生電光。何等為二？一者東方有電，名曰亢厚，南方有電，名曰順流，西方有電，名墮光明，北方有電，名百生樹。諸長老等，或有一時，東方所出亢厚大電，與彼西方墮光明電，相觸相對相磨相打，以如是故，從彼虛空雲聚之中，出生大明，名曰電光，此是第一電光因緣。復次，諸長老等，二者或復南方順流大電，與彼北方百生大電，相觸相對相磨相打，以如是故，出生電光，譬如兩木風吹相著，忽然火出，還歸本處，此是第二電光因緣，從雲聚中有光明出。』

「諸比丘！於虛空中，有五因緣，能障礙雨，令占候師不測不知，增長迷惑，記天必雨而更不雨。何者為五？諸比丘！或有一時，於虛空中雲興雷動，作伽茶伽茶、瞿廚瞿廚等聲，或出電光，或復有風吹冷氣至，如是種種，皆是雨相。諸占察人及天文師等，悉剋此時，必當降雨。爾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從其宮出，便以兩手，撮彼雨雲，擲置海中。諸比丘！此是第一雨障因緣。而天文師及占候者，不見不知，心生疑惑，記天必雨而竟不雨。

「諸比丘！或復有時，虛空起雲，雲中亦作伽茶伽茶等聲，亦出電光，亦復有風吹冷氣來。時，天文師及占候者，見是相已，剋天此時必當降雨。爾時，火界增上力生，即於其時，雲自燒滅，此名第

二雨障因緣。彼天文師及占候者，不見不知，心生迷惑，記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諸比丘！或復有時，虛空起雲，雲中亦作伽荼伽荼等聲，亦出電光，亦復有風吹冷氣來。時，天文人及占候者，見是相已，記天此時必當作雨。時以風界增上力生，則能吹雲，擲置於彼伽陵伽磧中，或復擲置壇荼迦磧中，或復擲置摩登伽磧中，或復擲置諸曠野中，或復擲置摩連那磧地，此名第三雨障因緣。彼天文人及占候者，不見不知，心生迷惑，記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諸比丘！或復有時，虛空起雲，於彼雲中，亦作伽荼伽荼等聲，亦出電光，及有風起吹冷氣來。諸占候者，記天必雨。然行雨諸神，有時放逸，以放逸故，彼雲不得依時降雨，既不時雨，雲自消散，此是第四雨障因緣。以是義故，諸天文人，心生迷惑，記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諸比丘！或復有時，空中起雲，雲中亦作伽荼伽荼等聲，出大電光，吹冷氣來。諸天文人，記必當雨。然此閻浮一切人民，其中多有不如法行，躭樂諸欲，慳貪嫉妒，邪見所纏，彼諸人等，以惡行故，習非法故，樂著欲故，貪嫉競故，天則不雨。諸比丘！此名第五雨障因緣。諸天文人及占候者，不見不知，心生迷惑，記天必雨而遂不雨。諸比丘！是名五種雨障因緣。」此中有優陀那偈：

花法色壽命，　衣服及賣買，
嫁娶三摩提，　并四種飲食。
二行晡沙他，　上下名三界，
雲色諸天等，　俱盧舍鳴電。

起世經鬪戰品第九

「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有時諸天與阿修羅起大鬪戰。爾時，帝釋告其所領三十三天言：『諸仁者，汝等諸天，若與修羅共為戰鬪，宜好莊嚴善持器仗。若諸天勝，修羅不如，汝等可共生捉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以五繫縛之，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。』三十三天聞帝釋命，依教奉行。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亦復如是告諸修羅言：『若諸天眾共阿修羅鬪戰之時，天若不如，即當生捉帝釋天王，以五繫縛之，將詣諸阿修羅七頭會處，立置我前。』諸修羅眾，亦受教行。諸比丘！當於彼時，帝釋天王，戰鬪得勝，即便生捉阿修羅王，以五繫縛之，將詣善法堂前諸天集處，向帝釋立。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若作是念：『願諸修羅各自安善，我今不用諸阿修羅。我當在此，與三十三天一處共居，同受娛樂，甚適我意。』其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興此念時，即見自身，五縛悉

解，諸天種種五欲功德，皆現其前。或復有時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今不用三十三天，願諸天等，各自安善。我願還歸阿修羅宮。』起此念時，其身五繫，即還縛之，五欲功德，忽即散滅。

「諸比丘！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有如是等微細結縛，諸魔結縛復細於此。所以者何？諸比丘！邪思惟時，即被結縛；正憶念時，即便解脫。何以故？諸比丘！思惟有我，是為邪思；思惟無我，亦是邪思；乃至思惟我是有常、我是無常、有色無色、有想無想，及非有想非無想等，並是邪思。諸比丘！此邪思惟，是癰是瘡，猶如毒箭。其中若有多聞聖達智慧之人，知是邪思如病、如瘡、如癰、如箭，如是念已，繫心正憶，不隨心行，令心不動，多所利益。諸比丘！若念有我，則是邪念，則是有為，則是戲論；若念無我，亦是戲論，乃至有色無色、有想無想、非有想非無想，悉是戲論。諸比丘！所有戲論，皆悉是病，如癰如瘡，猶如毒箭。其中所有多聞聖達智慧之人，知此戲論諸過患已，樂無戲論，守心寂靜，多所修行。

「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有釋天王，與阿修羅欲興戰鬪。時，天帝釋告其四面三十三天，作如是言：『諸仁者，宜善莊嚴身及器仗，今諸修羅欲來戰鬪。若諸天勝，可生捉取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以五繫縛之，將詣諸天善法堂前集會之處，令其見我。』時，三十三天受帝釋命，依教奉行。阿修羅王，亦如是教。諸比丘！當爾戰時，諸天得勝，即以五繫縛阿修羅王，將詣善法堂前。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既被五繫，在天眾前，見天帝釋，入善法堂就座而坐，即出惡言，種種罵詈毀辱天主。時，天帝釋有執御者，名摩多離，見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對眾惡言，毀罵天主，即便以偈白帝釋言：

「『帝釋天王為羞畏，　為無勢力故懷忍，
聞如是等麤惡罵，　含受耐之都不言。』

「爾時，帝釋，還以偈答摩多離言：

「『我非羞畏故懷忍，　亦非無力於修羅，
誰能如我神策謀，　豈得同於彼無智？』

「時，摩多離，復更以偈白天主言：

「『若不嚴加重訶責，　愚癡熾盛轉更增，
若當折伏無智人，　猶如畏杖牛奔走。

今若縱之令得樂，　至其本處更自高，
是故明智當以威，　示現勇健制愚騃。』

「爾時，帝釋，復以偈答摩多離言：

「『如此等事我久知，　為伏眾人愚癡故，
彼以瞋嫌而罵詈，　我聞堪忍自制心。』

「時，摩多離，更復以偈白帝釋言：

「『帝釋天王願善思，　如是含忍有一患，
彼愚癡者作是罵，　謂生怯畏不敢酬。』

「爾時，帝釋，重復偈答摩多離言：

「『彼愚癡輩隨其意，　謂我畏之而默然，
若求益身永利安，　宜於彼等常懷忍。
如我意者見彼罵，　不應於瞋復起瞋，
若於瞋處報以瞋，　如是戰鬪難得勝。
若為他人所嬈惱，　有志能忍極為難，
當知此忍為強力，　如是忍者應讚美。
若我若他凡起心，　皆求遠離大畏處，
他人既已瞋罵我，　不應於彼復起怨。
若於自己若他人，　二處皆應作利益，
既知已被他瞋罵，　當使自瞋轉得消。
如是二處利益心，　若自若他皆成就，
彼人意念是愚癡，　此皆因於不知法。
若有大力諸丈夫，　能為無力故含忍，
於無力人忍不瞋，　如是忍者他所讚。
彼人無有智慧力，　唯以愚癡力為力，
愚癡心故棄捨法，　如是等人無正行。
彼以愚癡求我勝，　瞋恚罵詈出麤言，
能忍彼惡則常勝，　是忍增上難具說。
勝人出語畏不論，　於等恐生怨故忍，
聞下人言能忍者，　此忍為諸智所讚。』

「諸比丘！汝等當知，爾時帝釋則我身是。我於彼時，身作三十三天王，自在治化，受勝福報，縱任快樂而常懷忍，亦讚歎忍，樂行

調柔，無復瞋恚，亦恒讚歎無瞋恚者。諸比丘！汝等自說，於修行中，有信解心，捨俗出家，精勤不懈。汝等若欲於餘眾生，身行忍辱，讚歎忍辱，調順慈悲，常行安樂，滅除瞋恚讚不瞋者，汝亦應作如是修學。

「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諸天眾等與阿修羅，各嚴器仗欲與鬪戰。爾時，帝釋告天眾言：『諸仁者！若阿修羅與諸天鬪，天得勝時，汝等可以五繫縛之。』如前所說，諸天奉教。阿修羅王，亦復如是，勑其軍眾。諸比丘！爾時鬪戰，阿修羅勝，帝釋天王不如退還。是時馭者，迴千輻輪賢調御車，欲向天宮。有一居吒奢摩梨樹，金翅鳥王巢於其上，已生諸卵。帝釋見已，告摩多離執馭者言：

「『樹上有卵摩多離，　為我迴轅遠避護，
寧為修羅失身命，　勿令毀破此鳥巢。』

「時，摩多離善執馭者，聞釋天王如是勑已，即便右迴天千輻輪賢調御車，還復直指阿修羅宮。諸比丘！爾時，諸阿修羅眾見帝釋車忽然迴還，咸謂帝釋別有奇策，更來合戰；阿修羅眾，因即大退，各趣本宮。諸比丘！爾時，帝釋以慈因緣，諸天還勝，修羅不如。諸比丘！欲知爾時天帝釋者，即我身是。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為大天主王，領三十三天，自在治化，受勝福報，猶能憐愍一切眾生，為其壽命而作利益，起慈悲心。汝等比丘，以信捨家，應當利益一切眾生。

「諸比丘！我憶往昔，天、阿修羅欲共戰鬪。爾時，帝釋告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：『仁者！我等且攝種種器仗。天及修羅，其中各有明智慧者，彼悉能知我等二家所說法義，若善若惡，但以善言長者取勝。』於是天主與阿修羅相推前說。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即便在先，向天帝釋而說偈言：

「『愚癡猛盛者，　必須重訶責，
折伏於無智，　猶牛畏鞭走。
愚癡無有智，　所在難調制，
是故用嚴杖，　速斷其癡慢。』

「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向天帝釋說此偈已，阿修羅眾并諸眷屬，皆大歡喜，稱歎踊躍；帝釋諸天及其眷屬，默然而住。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告帝釋言：『汝大天王！便可說偈。』爾時，天王，向阿修羅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明見此事，　不欲共癡同，
愚者自起瞋，　智者誰與諍？』

「爾時，帝釋天王說此偈已，三十三天并諸眷屬，皆亦稱歎，踊躍歡喜；諸阿修羅及其眷屬，默然而住。
「爾時，帝釋，告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：『仁者！更說善言。』時，阿修羅，復向天主說如是偈：

「『寂然忍辱意，　帝釋我亦知，
愚癡若勝時，　言我畏故忍。』

「爾時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說此偈已，諸阿修羅及其眷屬，皆悉踊躍，稱歎歡喜；帝釋諸天并其眷屬，默然而住。時，阿修羅王，亦告帝釋言：『仁者天主！可更辯說如法善言。』爾時，天帝釋向阿修羅眾。復說偈言：

「『愚者自隨意，　謂忍為畏彼，
以此求自益，　於彼則無利。
我謂彼作惡，　不應瞋其瞋，
於瞋能默然，　此鬪則常勝。
若為他所惱，　有力能忍之，
當知此忍者，　忍中最為上。
無問自與他，　皆求離畏處，
若知他嫌己，　於彼不應瞋。
二處作利益，　所謂若自他，
他若瞋罵者，　自瞋能消滅。
若自若於他，　二皆成其利，
他意念愚癡，　斯由不知法。
若有強力人，　為彼無力忍，
此忍為最勝，　餘忍更無過。
彼無智慧性，　惟有愚癡力，
愚癡捨法故，　自然失正行。
愚癡自矜勝，　瞋恚出惡言，
若能忍其惱，　此則常有勝。
勝者畏而忍，　等者恐生怨，
於下能忍之，　斯忍智所讚。』

「爾時，帝釋天王說此偈已，三十三天及諸眷屬，稱歎歡喜，踊躍無量；阿修羅眾，咸各默然。時，諸天中有智慧者，阿修羅中有智慧者，各集一處，皆共量議此等諸偈，詳審思念，觀察推尋，同稱讚已，作如是言：『諸仁者等，今天帝釋善說言義，其所治化，一切無有刀杖鞭撻，亦無諍鬪毀辱怨讎，亦無言訟及求報。復於生死中，有所厭患，求離於欲，為寂滅故、為寂靜故、為得神通故、為得沙門果故、為成就正覺得涅槃故。諸仁者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說之偈，無有如是善妙之語。彼等一切，唯有刀杖鞭打楚毒、毀辱諍鬪、言訟怨讎、求於報復，長養生死無有厭患，貪著諸欲。不念寂靜寂滅之行，不悕神通及沙門果，不求正覺及大涅槃。諸仁者，帝釋天王所說之偈，名為善說；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說之偈，非是善說。諸仁者，帝釋天王所說之偈，善說善說；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說之偈，非是善說非是善說。』諸比丘！汝等應知，爾時帝釋即我身是。諸比丘！我於彼時，為忉利天王，自在治化，受於福樂，尚說善言，以為戰具，由善言故，鬪戰常勝。汝等比丘，既能於我善說教中，淨心離俗，捨家出家，修精進行。汝等若求善說惡說於教法中，欲取義者，應如是知。

「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諸天王等，與阿修羅共相戰鬪。時，釋天王摧破修羅，戰既勝已，造立勝殿，東西五百由旬，南北二百五十由旬。諸比丘！勝殿之外，有一百却敵。一一敵間，各有七樓，皆七寶成。一一樓內，各置七房。一一房中，安施七榻。一一榻上，有七玉女。一一玉女，復各別有七女為侍。帝釋天王，與諸玉女并侍女等，更無所為唯受勝樂。所須食飲香花服玩一切樂具，皆隨往業，受其福報。諸比丘！三千大千世界之內，所有天宮，更無有此帝釋天王勝殿比類。

「爾時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作如是念：『我有如是威神德力，日月宮殿及三十三天，雖在我上運轉周行，我力能取以為耳璫，處處遊行不為妨礙。』曾於一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內心瞋忿，熾盛煩毒，意不歡喜，便念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。爾時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即作是念：『羅睺羅阿修羅王，今念於我。』便復自念其所統領小阿修羅王及諸眷屬小阿修羅等。時，彼小王及諸修羅，知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念已，即各嚴備種種器仗，往詣其所，到已在前，默然而住。爾時，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，自服鎧甲，持仗嚴駕，與其小王并諸軍眾，前後圍遶，往詣羅睺羅阿修羅王所。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復念踊躍、幻化二阿修羅王。爾時二王知其念已，還如鞞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所念，念其小王并諸所部，亦各知已，嚴備器仗，向其王所，到已皆共來詣羅睺羅阿修羅王處。爾時，羅睺羅阿修羅王，自服種種嚴身器仗，與鞞摩質多羅、踊躍、

幻化三阿修羅王，并彼三王小王眷屬，前後圍遶，從阿修羅城，導從而出，欲共忉利諸天興大戰鬪。

「爾時，難陀、優波難陀二大龍王，從其宮出，各各以身遶須彌山，周迴七匝，一時動之，動已復動，大動遍動，震已復震，大震遍震，涌已復涌，大涌遍涌，以尾打海，令一段水上於虛空，在須彌頂上。諸比丘！即於是時，天主帝釋告諸天眾，作如是言：『汝等諸仁，見此大地如是動不？空中霺靆，猶如雲雨，又似重霧，我今定知，諸阿修羅欲與天鬪。』於是海內所住諸龍，各從自宮，持種種仗，嚴備而出，當阿修羅前，與其戰鬪。勝則逐退，直至其宮；若其不如，恐怖背走。復共往見地居夜叉，到已告言：『汝等當知，諸阿修羅欲與天鬪，汝等今可共我詣彼相助打破。』夜叉聞已，復嚴器仗，與龍相隨，共修羅戰。勝則逐之；不如便退，恐怖而走。復共往見鉢手夜叉，到已告言：『鉢手夜叉，仁等知不？諸阿修羅欲與天鬪。汝等可來共我相助，逆往打之。』鉢手聞已，亦嚴器仗，相隨而去，乃至退走。復共往告持鬘夜叉，具說如前退走。往告常醉夜叉，亦復嚴仗，共持鬘等，併力合鬪。若得勝者，逐到其宮；若不如者，恐怖退走。復共往見四大天王，到已諮白四天王言：『四王當知，諸阿修羅，今者欲來與諸天鬪，王等應當與我相助打令破散。』時，四天王，聞常醉言，即各嚴持種種器仗，駕馭而往，乃至退走，不能降伏。是時，四王便共上昇詣善法堂諸天集會議論之處，啟白帝釋，說如是言：『天王當知，諸阿修羅，今者聚集欲與天鬪，宜應往彼與其合戰。』時，天帝釋從四天王聞是語已，開意許之，即召一天摩那婆告言：『汝天子來，汝今可往須夜摩天、珊兜率陀天、化自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至已為我白諸天王，作如是言：「仁等諸天，自當知之，今阿修羅欲與天鬪。仁等天王，宜應相助俱詣其所與其戰鬪。」』時，摩那婆聞釋語已，即便往詣須夜摩天，具白是事。

「爾時，須夜摩天王，從釋天使摩那婆所，聞是語已，即起心念須夜摩中一切天眾。時，彼天眾，知其天王心所念已，各嚴種種鎧甲器仗，乘彼天中種種騎乘，並共來詣彼天王所，到已在前，儼然而立。時，須夜摩天王，亦自身著天中種種寶莊嚴鎧，持眾寶仗，與其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子俱，圍遶來下，至須彌山王頂上，在山東面，竪純青色難降伏幡，依峯而立。爾時，天使摩那婆復更上詣兜率陀天，到已還白兜率天王，作如是言：『天王當知，帝釋天王有如是啟：「諸阿修羅，欲共天鬪。唯願諸天咸來相助，併力鬪戰，令其退走。」』兜率陀天、聞是語已，即自念其諸天大眾。彼天知已，悉來集會大天王所，到已即各嚴持器仗，乘諸騎乘，相率來

下，與無量百千萬眾，一時雲集須彌山頂，在其南面，竪純黃色難降伏幡，依峯而立。
「爾時，天使摩那婆，復更往詣化樂天中，白彼天言：『天王當知，帝釋使來，有如是語：「諸阿修羅，欲共天鬪。」』具說如前，乃至彼天，與其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子眾，各嚴器仗，乘種種乘，咸共來下，至須彌山頂，在其西面，竪純赤色難降伏幡，依峯而立。如是上白他化自在天王，亦如前說。時，彼天眾，嚴持器仗，倍化樂天，與其無量百天子、無量千天子、無量百千天子，圍遶來下，至須彌山，在其北面，竪純白色難降伏幡，依峯而立。
「爾時，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，復起心念虛空夜叉。爾時，虛空諸夜叉眾咸作是言：『帝釋天王，意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已，即相誡勑，著甲持仗，莊嚴身具，皆各服之，乘種種乘，詣帝釋前，一面而立。時，天帝釋又復念其諸小天王并三十三天所有眷屬。如是念時，並各著鎧甲，嚴持器仗，乘種種乘，詣天王前。於是帝釋，自著種種鎧甲器仗，乘種種乘，與空夜叉及諸小王三十三天，前後圍遶，從天宮出，欲共修羅興大戰鬪。
「諸比丘！是諸天眾，與阿修羅戰鬪之時，有如是等諸色器仗，所謂刀箭矟棓、椎杵金剛、鈹箭面箭、鑿箭鏃箭、犢齒箭迦陵伽葉鏃箭、微細鏃箭努箭，如是等器，雜色可愛，皆是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[王*車]璩瑪瑙等七寶所成。以此刀仗，遙擲阿修羅身，莫不洞徹，而不為害，於其身上，亦復不見瘡痕之迹，唯以觸因緣故受於苦痛。諸比丘！諸阿修羅所有器仗，與天鬪時，色類相似，亦是七寶之所成就，穿諸天身，亦皆徹過，而無瘢痕，唯以觸因緣故，受於痛苦。諸比丘！欲界諸天與阿修羅戰鬪之時，尚有如是種種器仗，況復世間諸人器仗。
起世經卷第八

起世經卷第九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

劫住品第十

「諸比丘！世間別有三種中劫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刀兵、二者飢饉、三者疾疫。云何名為刀兵中劫？諸比丘！刀兵劫者，爾時眾人，無有正行，不如法說，邪見顛倒，具足同行十不善業。是時眾生唯壽十歲。諸比丘！其人如是壽十歲時，女生五月，即便行嫁，猶如今日年十五六，嫁向夫家。今時地力所生酥油、生酥石蜜、沙糖粳米，至於彼時，一切滅沒，不復出現。又彼人民壽十歲時，純以羖羊毛褐為衣，猶如今日迦尸迦嬌奢耶衣、芻摩繒衣、度究邏衣、句路摩娑衣、劫貝衣、甘婆羅寶衣，最為勝妙，彼毛褐衣，亦復如是。當於爾時，唯食稗子，猶如今人食粳米等，以為美食。又為父母之所憐愛，願其十歲，以為上壽，亦如今人願壽百歲。諸比丘！彼十歲時，所有眾生不孝父母、不敬沙門及婆羅門、不敬耆舊，然亦得他供養承事讚歎尊重，猶如今時行法教人，名譽無異。何以故？其業爾故。又諸比丘！十歲時人，無有善名，亦不修行十善業道，一切多行不善之業。眾生相見，各生毒害殺戮之心，無慈愍意，如今獵師在空山澤見諸禽獸，唯起毒害屠殺之心。又諸比丘！當於彼時，一切人民嚴身之具，皆是刀仗，亦如今人花鬘耳璫、頸瓔臂釧、指環釵鐲，以莊嚴身；彼用刀仗，亦復如是。又諸比丘！當於彼時，中劫將末，七日之內，一切人民，手所當觸，若草若木，土塊瓦石，悉成刀仗，其鋒甚利，勝人所造，各各競捉，共相屠害，七日之間，相殺略盡，因此命終，並墮惡趣，受地獄苦。何以故？以其相向各生殺心濁心、惡心無利益心、無慈悲心無淨心故。諸比丘！此等名為刀仗中劫。

「諸比丘！云何名為飢饉中劫？諸比丘！飢饉劫時，一切人民，無有法行，邪見顛倒，具足皆行十不善業。以是因緣天不降雨，以無雨故，世便飢饉，無復種子，白骨為業，諸皮活命。云何名為白骨為業？諸比丘！飢饉之時，彼諸人民，若於四衢，若於街巷城郭行路，處處悉往，收拾白骨，水煎取汁，飲以活命，是故名為白骨為業。云何名為諸皮活命？諸比丘！飢饉劫時，彼諸人民，以飢急故，取諸樹皮，煮飲其汁，以自活命，是故名為諸皮活命。諸比丘！彼時眾生，飢餓死已，皆當下生惡趣之中，所謂墮在閻摩羅世，受餓鬼身，以彼眾生慳貪嫉妒，畏食物盡，爭取藏故。諸比丘！此等名為飢饉中劫。

「諸比丘！云何名為疾疫中劫？諸比丘！彼時人民，欲行正法，欲說如法，亦欲行於無顛倒見，亦欲具行十善業道。但於是時，諸如法人，以其過去無十善業勝果報故，遂令非人放其災氣，流行癘疫，致使多人得病命終。諸比丘！又於如是疾疫劫時，更有他方世界無量非人，來為此間一切人民作諸疫病。何以故？以其放逸行非法故。彼諸非人奪其精魂，與其惡觸，令心悶亂，其中多有薄福之人，因病命終。譬如國王，若王大臣，守護民故，於其界首，安置戍邏，有時他方盜賊忽來，由彼戍邏不謹慎故、有放逸故，被諸群賊一時誅戮，或滅其家、或破村落、或屠聚邑、或毀國城。如是如是，以放逸故，他方非人來行疾疫，命終皆盡，亦復如是。或復彼時，他方非人，來行疾病。時，諸眾生無放逸行，但彼鬼大力強相逼惱，奪其精魂，與其惡觸，令心悶亂，於中多有遇病命終。譬如國王或王大臣，為諸聚落作守護故，安置鎮防，或於後時，他方劫賊來相侵擾，而是鎮防無有放逸，勤謹遮護。但彼賊大力強相逼惱，亦能一時，誅戮諸人，或滅其家村舍聚落，略說如上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於疾疫劫，眾人遇病，逼切命終，亦復如是。其身死已，皆得上昇，生諸天中。所以者何？為彼眾人，無相害心、無惱亂心，有利益心慈心淨心故，當命終時，又各相問：『汝病可忍，得少損不？頗有脫者、頗有起者、頗有疾病全差者不？』諸比丘！以是因緣得生天上。此等名為疾疫中劫。諸比丘！是名世間三種中劫。

起世經世住品第十一

「諸比丘！於世界中，有四無量，不可量、不可稱、不可思議。若天若人，世中算數，欲取其量，經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，終不能得。何等為四？諸比丘！若世界住，此不可得算計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諸比丘！若世界住已壞，亦不可得算計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諸比丘！若世界壞已復起，此亦不可算計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諸比丘！若世界成已住，此亦不可算計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諸比

丘！此等名為四種無量，不可量、不可稱、不可思議。若天若人，無有算計而能數知，若干百千萬年、若干百千萬俱致年者。

「諸比丘！於此東方所有世界，轉住轉壞，無有間時，或有轉成，或有轉壞。諸比丘！南西北方，所有世界，轉成轉住轉壞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如五段輪，除其軸已，旋轉不住，無暫閑時，略說世界，亦復如是。又如夏雨，其滴麤大，相續下注，亦無休間。如是東方、南西北方成住壞轉，無停住時，亦復如是。

「諸比丘！於其中間，復有三災。何等為三？一者火災、二者水災、三者風災。於火災時，光音諸天首免其災；水災之時，遍淨諸天首免其災；風災之時，廣果諸天首免其災。云何火災？諸比丘！火災起時，諸眾生等，皆有善行，所說如法，正見成就，無有顛倒，具足修行十善業道，無覺觀禪，不用功修，自然而得。時彼眾生，以神通力，住於虛空，住諸仙道，住諸天道，住梵行道，如是住已，受第二禪無覺觀樂。如是證知，成就具足，身壞即生光音天中。地獄眾生、畜生眾生，閻摩羅世、阿修羅世、四天王世、三十三天、須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自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及魔身天，乃至梵世一切眾生，於人間生，悉皆成就無覺無觀，快樂證知，身壞即生光音天處，一切六道皆悉斷絕，此則名為世間轉盡。

「諸比丘！云何世間住已轉壞。諸比丘！當於彼時，無量時長遠時，天下亢旱無復雨澤，所有草木，一切乾枯，無復遺餘。譬如葦荻乘青刈之，不得雨水，乾枯朽壞，無復遺餘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天久不雨，一切草木，悉皆乾枯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諸行亦爾，一切無常，不久住、不堅牢、不自在，破壞之法，應當厭離，速求解脫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爾時有迦梨迦大風，吹八萬四千由旬大海之水，皆令四散，於下即有日大宮殿，便吹一日，出在海上，置於須彌山王半腹之間，去地四萬二千由旬日行道中。諸比丘！此名世間第二日出世間。諸小陂池溝河，一切乾竭，無復遺餘。諸比丘！一切諸行，悉皆無常，略說如上，當求免脫。復次，諸比丘！略說如前，迦梨迦風吹大海水，復出日宮殿，置日道中，是名世間第三日出世間。所有大陂大池、大溝大河，及恒河等，一切諸河，悉皆乾竭，無復遺餘。諸行亦爾，一切無常。如是次第，世間復有第四日出。爾時，一切大水大池，所謂善現大池、阿那婆達多大池、曼陀祇尼大池、蛇滿大池等，悉皆乾竭，無復遺餘。諸行亦爾，一切無常。如是次第，世間復有第五日出，當於是時，此大海水，漸漸乾竭，初少減損，如齊脚踝，乃至轉減，如至脚膝，乃至半身，乃至一身，二三四五六七人身，齊此乾竭。諸比丘！五日出時，大海之水，漸更損減半多羅樹，乃至一多羅樹，或二三四五六七多羅樹，

漸復乃至半俱盧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俱盧奢，減損乾竭乃至半由旬，一由旬，二三四五六七由旬，以漸而減，乃至一百由旬，二百由旬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，以漸而減。諸比丘！五日出時，大海之水，漸復損減一千由旬，二千由旬，乃至三四五六七千由旬。諸比丘！當於世間五日出時，彼大海水，所餘殘者，略說乃至，七千由旬，或至六千五四三二一千由旬，如是乃至七百由旬，六百由旬，五四三二一百由旬，餘水殘在，如是乃至或七由旬，或六由旬，五四三二一由旬在，或復減至七俱盧奢，六拘盧奢，五四三二一俱盧奢，餘水殘在。諸比丘！於世間中，五日出時，彼大海水，餘殘在者，深七多羅樹，或六多羅樹，五四三二一多羅樹；或復餘水，深如七人，或如六人，五四三二一，或復一人，乃至半人，或膝已下，或至於踝，水殘齊此。又五日出時，於大海中，或時少分有餘殘水，如秋雨時，牛跡之中，少分有水。如是如是，五日出時，大海之中，少水亦爾。又諸比丘！五日出時，彼大海中，於一切處，乃至乾竭，無復餘水，如塗脂者。諸比丘！一切諸行，亦復如是，無常不久，須臾暫時，略說乃至可厭可離，應求免脫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略說如前，乃至六日出現世時，彼四大洲，及八萬四千小洲，一切大山乃至須彌山王，並皆烟起，起已復起，猶如瓦師燒器物時，器上火焰一時俱起，起已復起，其火遂盛，充塞遍滿。如是如是，彼四大洲，及諸大山，烟起猛壯，亦復如是，略說乃至諸行無常，應求免脫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略說如前，七日出時，彼四大洲，及八萬四千小洲，一切大山乃至須彌山王，普皆洞然，地下水際，亦悉乾竭。水聚既盡，風聚亦消，如是火焰熾盛之時，須彌山王頂際上分，七百由旬，一時崩落，其火轉熾，風吹上燒梵天宮殿，唯不能至光音天中。爾時，彼天所有後生光音天子，未知世間劫有轉壞，轉壞已成，及轉住故，皆生恐怖，驚愕顫悚，咸相謂言：『將無火焰延來燒此光音宮殿？』是時彼中舊住光音諸天子輩，善知世間劫壞成住，慰喻後生諸天子言：『汝諸仁等，莫驚莫畏！汝諸仁等，莫驚莫畏！所以者何？諸仁當知，昔有光焰亦至於此。』時，諸天眾聞此語已，即便憶念往昔火光，憶念彼光不離於心，故得此名，所謂光天。彼火如是，極大熾燃猛焰洪赫，焚其灰燼，無復遺餘，而可記識。諸比丘！諸行如是，略說乃至可求免脫。

「諸比丘！云何世間壞已復成？諸比丘！爾時復經無量久遠不可計數日月時節，起大重雲，乃至遍覆梵天世界，既遍覆已，注大洪雨，其滴甚麤，或如車軸，或復如杵，經歷多年，百千萬年，彼雨水聚，漸漸增長，乃至梵天所住世界，其水遍滿。然彼水聚，有四風輪之所住持。何等為四？一名為住，二名安住，三名不墮，四名

牢主。時，彼水聚雨斷已後，還自退下無量百千萬億由旬。當於爾時，四方一時有大風起，其風名為阿那毘羅，吹彼水聚，波濤沸涌混亂不停，水中自然生大沫聚。時，阿那毘羅大風，吹彼沫聚擲置空中，從上造作諸梵宮殿，微妙可愛，七寶間成，所謂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車璩瑪瑙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有斯上妙宮殿牆壁，梵身諸天、世間出生。

「諸比丘！如是作已，彼大水聚，復更退下無量百千萬億由旬，略說如前，四方風起名阿那毘羅，由此大風，吹擲水沫，復成宮殿，名魔身天、牆壁住處，如梵身天無有異也，唯有寶色麁細差降少殊異耳。如是造作他化自在諸天宮殿、化樂諸天宮殿，次後造作刪兜率陀諸天宮殿，次造夜摩諸天宮殿，如是次第具足出生，皆如梵身諸天宮殿，但其寶色漸少麤異。諸比丘！時彼水聚，轉復減少，乃至退下無量百千萬億由旬，湛然停住。於水聚中，周匝四方，自然起沫，浮在水上，厚六十八億由旬，周闊無量。譬如泉池及陂泊中，普遍四方，皆有浮沫，彌覆水上，凝然而住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彼水聚中，普四方面，浮沫在上，厚六十八億由旬，周闊無量，亦復如是。

「諸比丘！時阿那毘羅大風吹彼水沫，即復造作須彌山王，次作城郭，雜色可愛，四寶所成，謂金銀琉璃頗梨等寶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世間便有須彌山王，出生顯現。諸比丘！又於是時，毘羅大風吹彼水沫，於須彌山王上分四方造作山峰，其峰各高七百由旬，雜色殊妙，七寶合成，所謂金銀乃至硨磲瑪瑙，以是因緣，世間出生四大山峰。彼風如是次第，又吹水上浮沫，為三十三天造作宮殿，次復更於須彌山王東西南北半腹之間，四萬二千由旬處所，為四大天王造作宮殿，城壁垣牆，皆是七寶，端嚴殊妙，雜色可觀。如是訖已，爾時彼風又吹水沫，於須彌山王半腹之間，四萬二千由旬，為月天子造作宮殿，高大城壁，七寶成就雜色莊嚴。如是作已，復吹水沫，為日天子，具足造作七大宮殿，城郭樓櫓皆七寶成，種種莊嚴，雜色可觀。以是因緣，世間便有七日宮殿，安住現在。又諸比丘！其風吹彼水聚沫，於須彌山上，更復造作三處城郭，七寶莊嚴，雜色殊妙，所謂金銀乃至硨磲瑪瑙等寶，以此因緣，如是城郭世間出生。復次，諸比丘！時阿那毘羅大風，又吹此沫，於海水上，高萬由旬，為空居夜叉造頗梨宮殿，城郭樓櫓皆亦頗梨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世間便有空居夜叉宮殿城壁，具足出生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時阿那毘羅大風又吹水沫，於須彌山王東西南北，各各去山一千由旬，大海之下造作四面阿修羅城，七寶莊嚴，微妙可愛，乃至世間，有此四面阿修羅城，如是出生。

「復次，阿那毘羅大風吹彼水沫，擲置須彌山王之外，即於彼處，復造大山，名曰佉提羅迦，其山高廣，各四萬二千由旬，皆是七寶莊嚴成就，殊妙可觀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世間復有佉提羅迦山，如是出生。

「復次，阿那毘羅大風吹彼水沫，又擲置於佉提羅迦山外，更於彼處造作一山，名曰伊沙陀羅，其山高廣各二萬一千由旬，雜色可愛，七寶所成，乃至硨磲瑪瑙等寶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世間便有伊沙陀羅山，如是出生。復次，阿那毘羅大風吹彼水沫，又更擲置伊沙陀羅山外，亦於彼處造作一山，名曰由乾陀羅，其山高廣一萬二千由旬，雜色可愛，乃至硨磲瑪瑙七寶所成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世間便有由乾陀羅山王，顯現出生。如是次第，作善現山，高廣正等六千由旬。次復造作馬片頭山(舊云半頭)，高廣正等三千由旬。次復造作尼民陀羅山，高廣正等一千二百由旬。次復造作毘那耶迦山，高廣正等六百由旬。次復造作斫迦羅山，高廣正等三百由旬，雜色可愛，皆是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硨磲瑪瑙等，七種妙寶之所成就，具說如上，造佉提羅迦山無有異也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世間便有斫迦羅山等，如是出生。

「復次，阿那毘羅大風吹彼水沫，又散擲置斫迦羅山外，於四方面作四大洲，及八萬小洲，并餘大山，如是展轉，造作成就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世間便有四大洲、八萬小洲、諸大山等，次第出現。復次，阿那毘羅大風吹彼水沫，過四大洲、八萬小洲、須彌山王并餘一切大山之外，周匝安置，名曰大輪圍山，高廣正等六百八十萬億由旬，牢固真實，金剛所成，難可破壞。諸比丘！以是因緣，大輪圍山，世間出現。

「復次，阿那毘羅大風吹掘大地，漸漸深入，乃於其中，置大水聚，湛然停積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於世間中復有大海，如是出生。復何因緣此大海水，如是鹹苦不堪飲食？諸比丘！當知此事有三因緣。何等為三？一者從火災後，經無量時長遠時，起大重雲，彌覆凝住，乃至梵天，然後降雨，其滴甚大，廣說如前。彼大雨汁，洗梵身天一切宮殿，次復遍洗魔天宮殿、他化自在天宮殿、化樂天宮殿、兜率陀天宮殿、夜摩天宮殿，洗已復洗，如是大洗，洗彼宮時，所有鹹辛苦味，悉皆流下。次復遍洗須彌山王及四大洲、八萬小洲、諸餘大山、輪圍山等，如是洗時，浸漬流盪，其中所有鹹辛苦味，一時併下入大海中。諸比丘！此第一因緣，令大海水鹹不堪食。復次，此大海水，為諸大神大身眾生之所居住。何者大身？所謂魚鼈虬獺、黿鼉蝦蟇、宮毘羅、低摩耶、低寐彌羅、低寐兜羅、兜羅祁羅等，其中或有百由旬身，二百由旬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，有如是等大身眾生，在其中住。彼之所有屎尿流出，皆在海

中，以是因緣，其水鹹苦，不堪飲食。諸比丘！此為第二鹹苦因緣。復次，此大海水，古昔諸仙曾所祝故。諸仙祝言：『願汝成鹽味不堪飲，願汝成鹽味不堪飲。』諸比丘！此是第三鹹苦因緣，令大海水鹹不堪飲。

「復次，有何因緣，大熱沃燋世間出也？諸比丘！當此世界劫初轉時始成就時，阿那毘羅大風吹彼日天六大宮殿，悉皆置於大海水下，所安置處，其地分中，彼大水聚，並即消盡，不得流汎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世間有是大熱沃燋，示現出生，是名世間轉壞已住。

「復次，何名世間轉壞成住？諸比丘！猶如今者，世間成已，如是住立，而有火災。云何復有水災出也？諸比丘！水災劫時，一切人民，有如法行，說如法語，正見成就，無有顛倒，持十善行，彼諸人等，當得無喜第三禪處，不勞功力，無有疲倦，自然得之。時，彼眾生得住虛空諸仙諸天梵行道中，得住中已離喜快樂，即自稱言：『諸仁者，快樂快樂，此第三禪如是快樂。』爾時，彼處一切眾生皆共問此得禪眾生，彼便答言：『善哉仁者，此是無喜第三禪道，應如是知。』彼諸眾生既得知已，便復成就如是無喜第三禪道，成就已證，證已思惟，思惟已住，身壞命終生遍淨天。如是下從地獄、閻摩羅世、阿修羅世、四天王天，乃至梵世、光音諸天，自此已下，一切眾生、一切處、一切有，皆悉斷盡。諸比丘！是名世轉。

「復次，云何世間轉已而壞？諸比丘！經無量久遠三摩耶時，大雲遍覆，乃至充滿光音諸天。自是已下雨沸灰水，無量多年，略說乃至百千億年。諸比丘！彼沸灰水雨下之時，消光音天所有宮殿悉皆滅盡，無有形相微塵影像可得識知。譬如以酥擲置火中，消燃都盡，無有形相可得驗知。如是如是，彼沸灰水雨下之時，消光音天諸宮殿等，亦復如是無相可知。諸比丘！諸行無常，破壞離散，流轉磨滅，須臾不停，亦復如是，可厭可患，應求免脫。諸比丘！如是梵身諸天、魔身、化樂、他化自在、兜率、夜摩諸宮殿等，為沸灰雨澆洗消滅，略說同前，如酥投火融消散失無有形相，亦復如是，乃至一切諸行無常，應求免離。諸比丘！彼沸灰水雨下之時，雨四大洲、八萬小洲，并餘大小須彌山王，消磨滅盡無有形相，可得記識，廣說如前，應可患厭。如是變化，唯除見者，乃能信之。此名世間轉已而壞。

「復次，云何轉壞已成？諸比丘！爾時起雲注大水雨，經歷多年，起風吹沫，上作天宮，廣說乃至，如火災事，是為水災。復次，云何有於風災？諸比丘！欲風災時，一切眾生，如法修行，成就正念，生第四禪中廣果天處。地獄眾生捨地獄身，來生人間，修清淨

行，成就四禪，亦復如是。諸畜生道、閻摩羅世、阿修羅世，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、梵世、光音，遍淨諸天等，皆修行成就四禪，廣說如上。諸比丘！是名世轉。云何轉壞？諸比丘！經於無量久遠三摩耶時，有大風起，其風名曰僧伽多。諸比丘！彼風先吹遍淨諸天一切宮殿，令相揩磨，遂至壞滅，無有餘殘而可記識。譬如壯士取二銅器，兩手執之，相揩不已，破壞消滅，無有形相，餘殘可識。彼和合風，吹遍淨天宮殿磨滅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諸行無常，破壞離散，須臾不久，乃至可厭，應求免脫。

「如是次第，吹光音天所有宮殿，梵身諸天所有宮殿，魔身天、他化自在天、化樂天、夜摩天一切宮殿，相撐相觸，相揩相磨，一一皆令無形，無相無影無塵，而可記識。諸比丘！一切諸行，亦復如是，敗壞不牢，無有真實，應當厭離早求免脫。諸比丘！彼風又吹四大洲、八萬小洲，并餘大山須彌山王。或令舉高一拘盧奢分散破壞，或二或三四五六七拘盧奢已分散破壞。或吹令高一由旬，二三四五六七由旬，或吹令高百由旬，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，分散破壞。或吹令高千由旬，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，或吹令高百千由旬，分散破壞。彼風如是，吹破散壞，一切皆令無形無相，無有微塵餘殘可見。譬如壯健丈夫，手把麥麨，末令粉碎，向空擲之分散，飄風蕩颺，無形無影。如是如是，彼風吹破諸洲諸山，亦復如是。唯除見者，乃能信之。此名世間轉住已壞。

「復次，世間云何壞已轉成？諸比丘！如是復經無量年歲，極大長遠三摩耶時，起大黑雲，普覆世界，乃至遍淨天宮。既遍覆已，便降大雨，其滴麤大，或如車軸、或復如杵，相續注下。經歷多年，百千萬年，水聚深積，至遍淨天，悉皆盈滿。四種風輪之所住持，如前所說，乃至吹沫，造遍淨宮，七寶雜色，顯現出生，一一皆如火災、水災次第而說。諸比丘！是名世間壞已轉成。

「云何世間轉成已住？諸比丘！猶如今者，天人世間，轉成已住。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皆以風吹，此等名為世間三災。

起世經最勝品第十二之一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世間轉已，如是成時，諸眾生等，多得生於光音天上。是諸眾生生彼天時，身心歡豫，喜悅為食，自然光明，又有神通，乘空而行，得最勝色，年壽長遠，安樂而住。諸比丘！爾時，世間轉壞已成，空無有物，諸梵宮中，未有眾生。光音天上福業盡者，乃復下生梵宮殿中，不從胎生，忽然化出，此初梵天名娑訶波帝(娑訶者世界名，波帝者主也)，為如是故有此名生。諸比丘！爾

時復有諸餘眾生福壽盡者，從光音天捨身命已亦於此生，身形端正，喜悅住持以為飲食，自然光明，有神通力，騰空而行，身色最勝，即於其間，長時久住。彼諸眾生於是住時，無有男女、無有良賤，唯有此名，名曰眾生眾生也。復次，諸比丘！當於如是三摩耶時，此大地上出生地肥，周遍凝住。譬如有人熟煎乳汁，其上便有薄膜停住，亦如水膜，停住水上。如是如是，諸比丘！復於後時，此大地上，所生地肥，凝然停住，漸如鑽酪，成就生酥，有如是等形色相貌，其味甘美，猶如上蜜。爾時，眾生其中忽有性貪嗜者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今亦可以指取此，試復嘗之，令我得知，此是何物？』時，彼眾生作是念已，即以其指深齊一節，沾取地味，吮而嘗之。嘗已意喜，如是一沾一吮，乃至再三，即生貪著。次以手抄，漸漸手摑，後遂多摑，恣意食之。時，彼眾生如是抄摑恣意食時，復有無量其餘諸人，見彼眾生如是食噉，亦即相學，競取而食。諸比丘！彼諸眾生取此地味，食之不已，其身自然漸漸澁惡，皮膚麤厚，顏色濁暗，形貌改異，無復光明，亦更不能飛騰虛空。以地肥故，神通滅沒。諸比丘！如前所說，後亦如是。爾時，世間便成黑暗。諸比丘！為如是故，世間始有大暗出生。復次，云何於如是時，世間忽然出生日月及諸星宿，便有晝夜、一月半月、年歲時節等名字生也。諸比丘！爾時日天勝大宮殿，從東方出，繞須彌山半腹而行，於西方沒。西方沒已，還從東方出。爾時，眾生復見日天勝大宮殿，從東方出，各相告言：『諸仁者，還是日天光明宮殿，再從東出，右繞須彌，當於西沒。』第三見已，亦相謂言：『諸仁者，此是彼天光明流行，此是彼天光明流行也。』是故稱日為修梨耶修梨耶(修梨耶者隋言此是彼也)，故有如是名字出生。

起世經卷第九

起世經卷第十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

最勝品第十二之餘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汝等應知，日天宮殿，縱廣正等五十一由旬，上下亦爾，七重牆壁、七重欄楯。多羅行樹，亦有七重，周匝圍繞，雜色間錯，以為莊嚴。彼諸垣牆，皆為金銀琉璃、頗梨赤珠、硨磲瑪瑙等之所成就。於四方面並有諸門，一一諸門皆有樓櫓却敵臺觀，及諸樹林池沼園苑。其中皆生種種雜樹，其樹皆有種種葉、種種花、種種菓、種種香，隨風遍熏，復有種種諸鳥和鳴。諸比丘！然彼日天以二種物，成其宮殿，正方如宅，遙看似圓。諸比丘！何等為二？所謂金及頗梨。此日宮殿，眾多天金及天頗梨，合而成就。一面兩分，皆是天金，清淨無垢，離諸穢濁，皎潔光明。一面一分，天頗梨成，淨潔光明，善磨善瑩，無垢無穢。諸比丘！又彼日天勝大宮殿，有五種風吹轉而行。何等為五？一名為持、二名為住、三名隨順轉、四名波羅呵迦、五名將行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於彼日天宮殿之前，別有無量諸天先行，無量百天、無量千天、無量百千天，於前而行，行時各各常受安樂，皆名牢行，牢行諸天從此得名。又諸比丘！日宮殿中，閻浮檀金以為妙輦輿，高十六由旬，方八由旬，莊嚴殊勝，日天子身，及內眷屬。在彼輦中，以天五欲功德，和合具足受樂歡喜。諸比丘！日天子身壽五百歲，子孫相承，皆於彼治，宮殿住持滿足一劫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日天子身支節分中，光明出照閻浮檀輦，閻浮檀輦光明復出照彼宮殿。從彼日天大宮殿中，光明相接出已照曜，遍四大洲及諸世界。諸比丘！日天子身輦及宮殿，具足皆有一千光明，五百光明傍行而照，五百光明向下而照。復次，以何因緣，日天子所居勝大宮殿，照四大洲及諸世界？諸比丘！有一種人，能行布施。彼布施時，施於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獨遠來求者，所謂飲食騎乘衣裳、花鬘瓔珞塗香、床敷房舍燈油，凡是資須養身命者，於布施時速疾而施，不諂曲施。或復供養諸持戒仙、功德具足行善法者，種種承事，以是因故，受無量種身心安樂。譬如大澤空閑山林廣遠磧地，忽有池水，其水涼冷清淨輕甘。有諸壯夫，遠行疲頓熱惱渴乏，不得飲食已經多時。至彼池所，飲已澡浴，除斷一切渴乏熱惱，出於池外，身意怡悅，受無量樂，多生歡喜。如是如是，彼布施時，心清淨故，身壞命終，於日宮殿中，生為天子。生其中

已，報得如是速疾稱心飛行宮殿。以此因緣，日天宮殿，照四大洲及餘世界。

「諸比丘！復一種人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、不放逸，供養持戒功德具足諸仙諸賢，親近純直善法行人，廣說如前。身壞命終，隨願往生日天宮殿。於彼即受速疾果報，是故名為諸善業道。以是因緣，此日宮殿，照四大洲并餘世界。復一種人，修不殺生乃至正見，亦曾供養諸仙持戒功德具者，亦曾親近純直善行。以值遇彼清淨因緣，便得報生日天宮殿，受速疾果。以是因緣，日天宮殿，照四大洲及餘世界，廣說如上。

「諸比丘！六十剎那，名一羅婆，三十羅婆，名牟休多。諸比丘！若干剎那、若干羅婆、若干牟休多，日天宮殿，常行不息。六月北行，於一日中，漸移北向六俱盧奢，未曾暫時離於日道；六月南行，亦一日中，漸移南向六俱盧奢，不差日道。諸比丘！日天宮殿，六月行時，月天宮殿，十五日中，亦行爾許。復次，有何因緣，常於夏時生諸熱惱？諸比丘！日天宮殿，六月之間，向北行時，一日常行六俱盧奢，未曾捨離日所行道。但於其中，有十因緣，故生熱惱。何等為十？諸比丘！須彌山外，次復有山，名佉提羅迦，高廣正等四萬二千由旬，雜色可觀，七寶成就。於其時間，日天宮殿，所有光明，照觸彼山，令其生熱，故於彼時，有是熱惱，此為第一熱惱生緣。復次，諸比丘！佉提羅迦山外，次復有山，名伊沙陀羅，高廣正等二萬一千由旬。於其時間，日天宮殿，所有光明照觸彼山，令生熱觸，此為第二熱惱生緣。次有由乾陀山，高廣正等一萬二千由旬，是第三緣。次有善現山，高廣正等六千由旬，是第四緣。次有馬片頭山，高廣正等三千由旬，是第五緣。次有尼民陀羅山，高廣正等一千二百由旬，是第六緣。次有毗那耶迦山，高廣正等六百由旬，是第七緣。次有輪圍山，高廣正等三百由旬，是第八緣。次有從此大地已上高萬由旬，彼虛空中，有諸夜叉宮殿住處，頗梨所成，是第九緣。次有四種大洲、八萬小洲，彼等洲中諸餘大山、須彌山王等，是第十緣。具足應如佉提羅迦中說，是為十種，日天宮殿，六月之中，向北道行，熱惱因緣。

「復次，於中何因緣故，有諸寒冷？諸比丘！日天宮殿，六月已後，漸向南行。爾時，復有十二因緣能生寒冷。何者十二？諸比丘！於須彌山、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，有須彌留海，闊八萬四千由旬，周迴無量。其中多有優鉢羅花、鉢頭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梨迦花等，悉皆遍滿，香氣甚盛。日天宮殿，所有光明，經於其間，照觸彼海，此是第一寒冷因緣；如是次第，伊沙陀羅山，是第二緣；由乾陀山，是第三緣；善現山，是第四緣；馬片頭山，是第五緣；尼民陀羅山，是第六緣；毘那耶迦山，是第七緣；輪圍大山，

是第八緣。彼諸海中，所有諸花，具足次第，應如佉提羅迦山中廣說。

「復次，閻浮洲中，所有諸河流行之處，日天宮殿，光明照觸，故有寒冷，略說乃至此是第九寒冷因緣。復次，如閻浮洲諸河流行，瞿陀尼洲，諸河流行倍多。於此日天宮殿，光明照觸，寒冷更多，此是第十寒冷因緣。復次，如瞿陀尼洲諸河流行，弗婆提洲，諸河流行倍多於此，是第十一寒冷因緣。復次，如弗婆提洲諸河流行，鬱單越洲，諸河流行又倍於此。日天宮殿，光明照觸，而生寒冷，是第十二寒冷因緣。諸比丘！日天宮殿，六月之間，向南行時，每於一日，行六俱盧奢，不違其道。有如是等十二因緣，所以寒冷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有何因緣，於冬分時，夜長晝短？諸比丘！日天宮殿，過六月已，漸向南行，每於一日，移六俱盧奢，無有差失。當於是時，日天宮殿，在閻浮洲最極南陲，地形狹小，日過速疾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於冬分時，晝短夜長。復次，比丘！有何因緣，於春夏時，晝長夜短？諸比丘！日天宮殿，過六月已，漸向北行，每一日中，移六俱盧奢，無有差失，異於常道。當於是時，在閻浮洲處中而行，地寬行久，所以晝長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春夏晝長，夜分短促。

「復次，諸比丘！若閻浮洲，日正中時。弗婆提洲，日則始沒；瞿陀尼洲，日則初出。鬱單越洲，正當半夜；若瞿陀尼洲日正中時，此閻浮洲日則始沒，鬱單越洲日則初出，弗婆提洲正當半夜；若鬱單越洲日正中時，瞿陀尼洲日則始沒，弗婆提洲日則初出，閻浮洲中正當半夜；若弗婆提洲日正中時，鬱單越洲日則始沒，閻浮洲中日則初出，瞿陀尼洲正當半夜。諸比丘！若閻浮洲人所謂西方，瞿陀尼人以為東方；瞿陀尼人所謂西方，鬱單越人以為東方；鬱單越人所謂西方，弗婆提人以為東方；弗婆提人所謂西方，閻浮洲人以為東方。南北二方，亦復如是。」世尊於此說優陀那偈：

「轉住及轉壞，　天出及薄覆，
十二重風吹，　於前諸天行。
樓櫓及風吹，　身體光明照，
布施持戒業，　剎那羅婆過。
熱則有十緣，　寒有十二種，
晝夜及日中，　東西說四方。

「諸比丘！月天子宮，縱廣正等四十九由旬，四面周圍，七重垣牆、七重欄楯、七重鈴網，復有七重多羅行樹，周匝圍繞，雜色可觀。彼諸牆壁，皆以金銀乃至瑪瑙，七寶所成。四面諸門，各有樓

櫓種種莊挍，乃至眾鳥，各各和鳴，廣說如前日天宮殿。諸比丘！月天宮殿，純以天銀天青琉璃，而相間錯，二分天銀，清淨無垢，無諸滓穢。其體皎潔，光甚明曜；餘之一分天青琉璃，亦甚清淨，表裏映徹，光明遠照。

「諸比丘！彼月天子，最勝宮殿，為五種風，攝持而行。何等為五？一持、二住、三順、四攝、五行。以此五風，所攝持故，月天宮殿，依空而行。諸比丘！月宮殿前，亦有無量諸天宮殿，引前而行，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子等，亦在前行，於前行時，恒受無量種種快樂，彼諸天子，皆有名字。諸比丘！於此月天大宮殿中，有一大輦，青琉璃成，其輦輿高十六由旬，廣八由旬，月天子身與諸天女，在此輦中，以天種種五欲功德，和合受樂，歡娛悅豫，隨意而行。諸比丘！彼月天子，如天年月，壽五百歲，子孫相承，皆於彼治，然其宮殿，住於一劫。諸比丘！月天子身支節分中光明出已，周遍照彼青琉璃輦，其輦光明照月宮殿，月宮殿光照四大洲。諸比丘！彼月天子，有五百光，向下而照，有五百光，傍行而照，是故月天名千光明，亦復名為涼冷光明。

「諸比丘！何因緣故，月天宮殿，照四大洲？以於過去布施沙門及婆羅門、貧窮孤獨遠來乞者，所謂飲食騎乘衣服花鬘、諸香床鋪房舍諸資生等。於布施時，應時疾與，無諂曲心。或復供養諸仙持戒具功德者，正直純善。以此因緣，受無量種身心快樂。譬如空閑山澤曠野磧中，有一池水，涼冷輕美，無諸濁穢。是時有人，遠行疲乏，飢渴熱逼，入此池中澡浴飲水，除一切苦，受無量樂。如是如是，以上因緣，生在月天宮殿之中，受樂果報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或復有人，斷於殺生，乃至斷酒及放逸行，供養承事諸仙有德，則得生月宮殿中，照四洲界；或復有人，斷於殺生，乃至正見故，得速疾空行宮殿。此等名為諸善業道。又何因緣，月天宮殿，漸漸現也？諸比丘！此有三因緣。何等為三？一者背相轉出；二者青身諸天，形服瓔珞，一切悉青，常半月中隱覆其宮，以隱覆故，彼時月形漸漸而現；三者從日天宮殿，有六十光明一時流出，障彼月輪，以是因緣漸漸而現。復次，以何因緣，是月宮殿圓淨滿足，如是顯現？諸比丘！亦三因緣故令如是。一者爾時月天宮殿，面相轉出，以是義故，圓滿而現。復次，青色諸天，衣服瓔珞，一切皆青，常半月中隱月宮殿，然此月宮，於逋沙他十五日時，形最圓滿，光明熾盛。譬如於多油中然大熾炬，諸小燈明悉皆隱翳。如是如是，月天宮殿，十五日時，能覆諸光，亦復如是。復次，日天宮殿，六十光明一時流出，障月輪者，此月宮殿，於逋沙他十五日時，圓滿具足，於一切處，皆離翳障，是時日光不能隱覆。復次，有何因緣，月天宮殿，於黑月分第十五日，一切不現？諸比丘！此

月宮殿，於黑月分第十五日，最近日宮，由彼日光所覆翳故，一切不現。復次，有何因緣，月天宮殿，名為月也？諸比丘！此月宮殿，於黑月分，一日已去，乃至月盡，光明威德，漸漸減少，以此因緣，名之為月。復次，以何因緣，月宮殿中，有諸影現？諸比丘！此大洲中，有閻浮樹，因此樹故，名閻浮洲。其樹高大，影現月輪，以此因緣，有諸影現。

「復次，以何因緣，有諸河水流於世間？諸比丘！以有日故有熱，有熱故有炙，有炙故有蒸，有蒸故有汗濕，以汗濕故，一切山中，汁流為水，以成諸河。諸比丘！此因緣故，河流世間。復次，有何因緣，五種種子，世間出現？諸比丘！若於東方，有諸世界，或成已壞、或壞已成、或成已住，南西北方，成壞及住，亦復如是。爾時，阿那毘羅大風，別於他方成住世界，吹五種子，散此界中，散已復散，乃至大散，所謂根子、莖子、節子、接子、子子，此為五子。諸比丘！閻浮樹果大如摩伽陀國一斛之瓮，摘其果時，汁隨流出，色白如乳，味甘如蜜。諸比丘！閻浮樹果，隨所出生，有五分利益，謂東、南、西方，上下二方。東分生者，諸乾闥婆皆共食之。南分生者，為七大聚落人民所食。何者為七？一名不正叫、二名叫喚、三不正體、四賢、五善、六牢、七勝。於此七種大聚落中，有七黑山，一名偏廂、二名一搏、三小棗、四何髮、五百偏頭、六能勝、七最勝。彼七山中，有七梵仙所居之窟，一善眼、二善賢、三小、四百偏頭、五爛物池、六黑入、七增長。時，西分生者，金翅鳥等所共食之。上分生者，虛空夜叉皆共食之。下分生者，海中諸虫皆來取食。」

於中有優陀那偈：

初說雨多少，　宮殿中示現，
二事多有風，　於前諸天行。
輦輿及壽命，　身體光明照，
布施持戒業，　遍及滿足輪。
月翳及不見，　有影何因緣，
諸河諸種子，　閻浮樹最後。

「諸比丘！劫初眾生，食地味時，多所資益，久住於世。而彼諸人，若多食者，顏色即劣；若少食者，光相便勝。當於是時，形色現故，眾各相欺，共諍勝劣，勝者生慢；以我慢故，地味便沒。續生地皮，色味具足，譬如成就羯尼迦羅花，有如是色；又如淳蜜煎除滓蠟，有如是味。彼諸眾生，皆共聚集，憂愁苦惱，椎胸叫喚，迷悶困乏，作是唱言：『嗚呼！我地味，嗚呼我地味。』譬如今者，有諸勝味，既嘗知已，唱言：『嗚呼！此是我味。』執著舊名，不知真義。彼諸眾生，亦復如是。時，彼眾生食於地皮，亦久

住世。多食色麤，少食形勝，以勝劣故，我慢相凌，地皮復沒。便生林蔓，形色成就，香味具足，譬如成就迦藍婆迦花，有如是色，割之汁流，猶如淳蜜，乃至如前，聚共愁惱。如是次第，林蔓沒已，有粳米出，不耕不種，自然而生。無芒無[禾*會]，米粒清淨，香味具足。彼時眾生，食是米已，身分即有脂髓皮肉、筋骨膿血、泉脈流布，及男女根相貌彰顯。根相既生，染心即起。以有染故，數相視瞻，既數相看，遂生愛欲。以欲愛故，便於屏處，行非梵行不淨欲法。是時復有諸餘眾生，未行此者，見已告言：『咄！汝眾生所作甚惡，云何如此？』時，彼眾生，即生慚愧，墮在不善諸惡法中，便得如是波帝名字(波帝隋言墮，即是夫主)。時，彼眾生，以墮如是諸惡法故，同行欲者將飯食來，共餉遺之，語彼女言：『汝有墮也！汝有墮也！』因此立名為婆梨耶(隋言飯食，即是婦也)。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先舊下生諸勝人等，見於世間夫妻事出，心生惡賤，左手捉取，右手推之，令離其處。時，彼夫妻，或復二月、或復三月，去已還來，即以杖木土塊瓦石而打擲之，作如是言：『汝善隱藏！汝善隱藏！』是故，今者諸女嫁時，或擲諸花，或擲金銀衣服羅闍(羅闍梵語，即是熬稻穀為花者)，作如是呪願之言：『願汝新婦，安隱快樂。』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往昔眾人，用之為惡；今時諸人亦如是作，用之為好。以是因緣，諸眾生等，於世法中，行於惡行。如是次第，乃至起作種種舍宅，為彼惡業，作覆藏故。」偈言：

初作占婆城，　後作波羅奈，
過劫殘末際，　規度王舍城。

「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先舊勝人，造作村城聚落、國邑王都宮室、諸餘住處，莊嚴世間，次第出生。諸比丘！如是眾生，更漸增長非法行時，有餘眾生，福命業盡，從光音天捨身來下，於母腹中，受胎生身。以此因緣，世人漸多，非法漸增。諸比丘！諸舊勝人，先生世間，彼諸眾生，餘福力故，不須耕種而有粳米，自然出生。若有須者，日初分取，於日後分尋復還生；日後分取，日初還生，成熟無異；若未取者，依舊常在。後時眾生，福漸薄故，嬾墮懈怠，貪恪心生，作如是念：『今此粳米，非耕種得，何用辛苦，日初日後，時別往取？徒自困乏。我今寧可一時頓取。』遂即併取二時粳米。有餘眾生，喚彼人言：『食時方至，可共相隨收粳米也。』彼人報言：『我已頓取，日初後分一時將來。汝欲去者可自知時。』彼人作是念：『此人善作，快自安樂，日初後分一時頓取，我今亦可一時併取兩三日食。』即頓取之。爾時，更有諸餘眾生，喚彼人言：『我等可共收取粳米。』彼即報言：『我前已取三日食分。汝自知時。』彼人聞已，復作是念：『此人甚善，我今亦宜一時併取

四五日分，以為貯積。』以此因緣，爾時，粳米漸生皮糠，盛裹其米，又被刈者，即更不生，未刈之處依舊猶在，於是稻穀便有分段，叢聚而生。

「是時眾生方共聚集，愁憂悲哭，自相謂言：『我憶往昔所生之身，以喜為食，自然光明，騰空自在，神色最勝，壽命遐長。而為我等忽生地味，色香味具，食亦久壽。若多食者，色形則麤；能少食者，顏色猶勝。爭勝劣故，起憍慢心，則成差別。由於此故地味滅沒，次生地皮，次生林蔓，次生粳米，乃至皮糠。刈者不生，不刈如舊，以如是故，成此段別，叢聚而生。我等今者，宜應分境，結為壃畔。彼是汝分，此是我分，并立要契，侵者罰之。』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世間便有界畔謫罰名字出生。

「爾時，眾中有一眾生，自惜己稻，盜取他稻。餘人見已，即告之言：『咄！汝眾生所作甚惡，所作甚惡。云何自有，更盜他物！』呵已放去，而語之言：『莫復如此。』然是眾生更復重作，亦且呵放，如是再三，猶不改悔。麤言呵罵，手打其頭，牽臂將詣眾人之中，告眾人言：『此人偷盜！』而此盜者，對於眾前，拒諱諍鬪，語眾人言：『今此眾生，以麤惡言，見相罵辱，手打我頭。』時，彼眾人便共聚集，憂愁悲哭，自相謂言：『我等今日，相與至此，困惡處也。我等已生惡不善法，起諸煩惱，增長未來生老苦果，當向惡趣。而今現見以手相擊，牽排駈遣呵責罵辱。我等今應推求正人，共立為主，以為守護。應呵責者正作呵責、應謫罰者正作謫罰、應駈遣者正作駈遣，我等田分，所有稻穀，各自收取。若守護主，有所須者，我等眾人，共斂供給。』大眾如是，善平量已，於是即共推求正人，為守護主。爾時，於彼大眾之中，獨有一人，身最長大，圓滿端嚴，容儀特勝，殊妙可觀，形色威光，無不具足。於是大眾，至彼人所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仁者，汝為我等作正守護。我等諸人各有田畔，汝當經理，勿令相侵。應呵正呵、應責正責、應謫罰者正作謫罰、應駈遣者正作駈遣。我等諸人所收稻穀，當分與汝，不令乏少。』彼人聞已，即相許可，為作守護，呵責謫罰，駈遣平正，無有侵凌。眾斂稻穀，而供給之，不令短闕。如是依法，為作正主，以從眾人稻田之中取地分故，因即名為剎帝利(隋言田主)。時，諸眾生歡喜依教奉行。彼剎帝利，於眾事中，智慧善巧，處於眾中，光相最勝，是故復名為曷囉闍(隋言王也)。大眾立為大平等王，是故復名摩訶三摩多(隋言大平等也)。諸比丘！彼摩訶三摩多作王之時，一切諸人，始復立名為薩多婆(隋言眾生)。諸比丘！摩訶三摩多王有息，名乎盧遮(隋言意喜)。諸比丘！彼乎盧遮作王之時，諸人共稱為訶夷摩迦(隋言舍者)。諸比丘！乎盧遮王有息，名迦梨耶那(隋言正真)。諸比丘！彼迦梨耶那作王之時，諸人共稱為帝羅

闍(隋言胡麻生也)。諸比丘！迦梨耶那王有息，名婆羅迦梨耶那(隋言最正真者)。諸比丘！彼婆羅迦梨耶那作王之時，諸人共稱為阿跋羅鬻陀(隋言雲片)。諸比丘！彼雲片王有息，名烏逋沙他(隋言齋戒)。諸比丘！其齋戒王在位之時，諸人共稱為多羅承伽(隋言木脛)。諸比丘！彼齋戒王頂上自然出一肉皰，其皰開張，生一童子，端正殊特，具三十二大人之相，生已唱言摩陀多(隋言持我)。其頂生王，具足神通，有大威力，統四大洲，自在治化。諸比丘！此等六王，壽命無量。諸比丘！其頂生王，右髀出皰，生一童子，端正殊特，身亦具足三十二相，名右髀生，有大威力，統四大洲。其右髀王左髀出皰，生一童子，身亦具足三十二相，名左髀生，有威德力，王三大洲。其左髀王，右膝肉皰，生一童子，威相如前，王二大洲。其右膝王，左髀肉皰，生一童子，威相如前，領一大洲。

「諸比丘！從是已來，有轉輪王，皆領一洲，汝等當知。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最初眾立大平等王，次意憙王，次正真王，次最正真王，次受齋戒王，次頂生王，次右髀王，次左髀王，次右膝王，次左膝王，次已脫王，次已已脫王，次體者王，次體味王，次果報車王，次海王，次大海王，次奢俱梨王，次大奢俱梨王，次茅草王，次別茅草王，次善賢王，次大善賢王，次相愛王，次大相愛王，次叫王，次大叫王，次尼梨迦王，次那瞿沙王，次狼王，次海分王，次金剛臂王，次牀王，次師子月王，次那耶坻王，次別者王，次善福水王，次熾熱王，次作光王，次曠野王，次小山王，次山者王，次焰者王，次熾焰王。諸比丘！其熾焰王，子孫相承，有一百一，並在逋多羅城治化天下。其最後王，名為降怨，以能降伏諸怨敵故，名曰降怨。

「諸比丘！其降怨王，子孫相承，在阿踰闍城治化，有五萬四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曰難勝。諸比丘！彼難勝王，子孫相承，在波羅奈城治化，有六萬三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難可意。諸比丘！彼難可意王，子孫相承，在迦毘羅城治化，有八萬四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曰梵德。諸比丘！彼梵德王，子孫相承，在白象城治化，有三萬二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曰象德。諸比丘！彼象德王，子孫相承，在拘尸那城治化，有三萬二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曰藿香。諸比丘！彼藿香王，子孫相承，在優羅奢城治化，有三萬二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那伽那嗜。諸比丘！彼那伽那嗜王，子孫相承，在難降伏城治化，有三萬二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曰降他。諸比丘！彼降他王，子孫相承，在葛那鳩遮城治化，有一萬二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曰勝軍。諸比丘！彼勝軍王，子孫相承，在彼波城治化，有一萬八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曰天龍。諸比丘！彼天龍王，子孫相承，在多摩梨奢城治化，有二萬五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曰海天。諸比丘！彼海天王，子

孫相承，還在多摩梨奢城治化，有一萬王，其最後王，亦名海天。諸比丘！彼海天王，子孫相承，在檀多富羅城治化，有一萬八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為善意，子孫相承，在王舍大城治化，有二萬五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善治化。諸比丘！善治化王，子孫相承，還在波羅奈城治化，有一千一百王，其最後王，名大帝君。諸比丘！大帝君王，子孫相承，在茅主大城治化，有八萬四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復名海天。諸比丘！彼海天王，子孫相承，還在逋多羅城治化，有一千五百王，其最後王，名曰苦行。諸比丘！彼苦行王，子孫相承，還在茅主大城治化，有八萬四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曰地面。諸比丘！彼地面王，子孫相承，還在阿踰闍城治化，有一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曰持地。諸比丘！彼持地王，子孫相承，還在波羅奈大城治化，有八萬王，其最後王，名曰地主。諸比丘！彼地主王，子孫相承，在寐鬚羅城治化，有八萬四千王，其最後王名曰大天。諸比丘！彼大天王，子孫相承，在寐鬚羅大城治化，有八萬四千王，此八萬四千王皆在寐鬚羅大城，菴婆羅林中，修行梵行。其最後者，名尼寐王，次沒王，次竪齊王，次訶奴王，次優波王，次奴摩王，次善見王，次月見王，次聞軍王，次法軍王，次降伏王，次大降伏王，次更降王，次無憂王，次除憂王，次肩節王，次節王，次摩羅王，次婁那王，次方主王，次塵者王，次迦羅王，次難陀王，次鏡面王，次生者王，次斛領王，次食飲王，次饒食王，次難降王，次難勝王，次安住王，次善住王，次大力王，次力德王，次竪行王。諸比丘！彼竪行王，子孫相承，在迦攝波城治化，有七萬五千王，其最後王，名菴婆梨沙。諸比丘！彼菴婆梨沙王有子，名曰善立。諸比丘！其善立王，子孫相承，在波羅大城治化，有一千一百王，其最後王，名雞梨祁。

「諸比丘！爾時有迦葉如來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出現世間，菩薩於彼修行梵行，生兜率天。雞梨祁王有子，名曰善生，子孫相承，還在逋多羅城治化，有一百一王，其最後王，名曰耳者。彼耳者王有二子，大名瞿曇，次名婆羅墮闍。彼瞿曇王有一子，名甘蔗種。諸比丘！甘蔗種王，子孫相承，還在逋多羅城治化，有一百一甘蔗種王，其最後王，名不善長。諸比丘！不善長王，復生四子，一名優牟佉、二名金色、三名似白象、四名足瞿。彼足瞿王有子，名曰天城；天城有子，名曰牛城。彼牛城王，子孫相承，在迦毘羅婆城治化，有七萬七千王，其最後者，名廣車王，次別車王，次堅車王，次住車王，次十車王，次百車王，次九十車王，次雜色車王，次智車王，次廣弓王，次多弓王，次兼弓王，次住弓王，次十弓王，次百弓王，次九十弓王，次雜色弓王，次智弓王。諸比丘！彼智弓王，復生二子，一名師子頰，二名師子足。師子頰王，紹繼

王位，復生四子，一名淨飯，二名白飯，三名斛飯，四甘露飯；又生一女，名為甘露。諸比丘！淨飯王生二子，一名悉達多，二名難陀；白飯二子，一名帝沙，二難提迦；斛飯二子，一阿泥婁馱，二跋提梨迦；甘露飯二子，一阿難陀，二提婆達多；其甘露女，唯有一子，名世婆羅。諸比丘！菩薩一子，名羅睺羅。

「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從大平等王已來，子孫相承，最勝種族，至羅睺羅童子身上成阿羅漢，斷諸煩惱，盡生死際，更無後有。

「諸比丘！以此因緣，於往昔時，有勝剎利，世間出生，依於如法，非不如法。諸比丘！有是法故，世間剎利，為最勝生。爾時，更有餘諸眾生，作如是念：『世間有為，是病是癰，是大毒箭。』熟思惟已，棄捨有為，於山澤中，造立草菴，靜坐修禪。若有所須，或日前分，或日後分，暫出草菴，入村乞食。眾人見已，隨須與之，并為造作，乃共稱言：『此等眾生，最修善業，棄捨世間有流不善諸惡之法，是婆羅門。』以此因緣，婆羅門種，世間出生。其中或有禪定不成，倚著村落，多教呪術，因此復名為教化者。又以其人入村舍故，名向聚落者。復為成就諸欲法故，名成就欲者。以此因緣，於往昔時，勝婆羅門，高行種姓，世間出生，依於如法，非不如法。復有其餘一類眾生，造作種種求利伎能工巧藝術諸生業事，以此因緣，名為毘舍。是故往昔毘舍種姓，現於世間，彼亦如法，非不如法。

「諸比丘！此三種姓，世間生已，於後復有第四種姓，世間出生。諸比丘！有一種人，各自毀呰其家本法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棄捨世間，出家修道，口自唱言：『我作沙門。』作是稱已，即成正願；婆羅門種，毘舍亦爾。有一種人，如前毀呰，亦捨出家，口自稱言：『我作沙門。』即成正願。為彼故有正願種類。諸比丘！有諸剎利，身口意業行於惡行，以惡行故，身壞命終，一向受苦；婆羅門、毘舍，亦復如是。復有剎利，身口意業行於善行，以善行故，身壞命終，一向受樂；婆羅門、毘舍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復有剎利，身口意業行二種行，以二行故，身壞命終，當受苦樂；婆羅門、毘舍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復有剎利，正信出家，修習三十七助道之法，能盡諸漏，心得解脫，智得解脫，現見證法，得諸神通。既作證已，口自唱言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』婆羅門、毘舍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此三種姓，於後生中，能成就明行足，得阿羅漢，名為最勝。

「諸比丘！梵王裟呵婆底，昔於我前，說如是偈：

「『剎利勝生者，　若出諸種姓，
明行足成就，　彼勝諸天人。』

「諸比丘！梵王娑呵波底，彼偈善頌，非為不善，我已印可。諸比丘！我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亦說此義。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我所具說，世間轉成，世間轉壞，世間轉住。諸比丘！其有教師，為諸聲聞，所應作處，哀愍利益，而行慈悲，我已作訖，汝等當依。

「諸比丘！若曠野空處、山林樹下、閑房靜室、窟穴崖龕、塚間露地，離諸村落，以草木等，結為菴舍。汝等比丘，應於是處修習禪定，勿墮放逸，致令後悔。是我教示汝諸比丘。」

佛說經已，諸比丘等，歡喜奉行。

起世經卷第十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